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郭在贻

训　诂　学

第一章　训诂和训诂学....4
一、什么是训诂....4
二、什么是训诂学....6
第二章　训诂学的内容....7
一、释词和解句....7
二、辨析古书异例....14
(一)倒文....14
(二)省文....15
(三)复文....16
(四)变文....18
第三章　训诂学的作用....19
一、指导语文教学....19
(一)训诂学可以指导我们确认古代词语的正确含义....20
(二)在遇到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时，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裁断，以决定取舍，避免盲从....23
(三)在遇到课本或选本中当注而未注的疑难问题时，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独立的研究，从而求得正确的答案，以弥补课本或选本在注释方面的不足....24
(四)课本或选本如有误注之处，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种错误，并加以匡正....25
二、指导古籍整理....27
(一)训诂与校勘....28
(二)训诂与标点....30
(三)训诂与注释....32
(四)训诂与翻译....37
三、指导辞书编纂....38
(一)纠正旧辞书在释义上的谬误....38
(二)考索和补充被漏略了的义项....39
第四章　训诂的条例、方式和术语....46
一、训诂的条例....46
(一)形训....46
(二)声训....47
(三)义训....47
二、训诂的方式....47
(一)互训....48
(二)推原....49
(三)义界....50

三、训诂的术语......51
(一) 释义的术语：曰、为、谓之、谓、貌、犹、之言、之为言......51
(二) 拟音的术语：读如、读若......53
(三) 改字的术语：读为、读曰......54
(四) 正误的术语：当作、当为......55
(五) 其它术语：互文见义、析言浑言、读破、反训、递训......55
第五章　训诂的方法......57
一、据古训......57
二、破假借......60
三、辨字形......61
四、考异文......63
五、通语法......64
六、审文例......66
(一)连文......66
(二)对文......67
(三)俪偶......69
(四)上下文......69
(五)整部书的用词......70
七、因声求义......71
八、探求语源......74
第六章　学习和研究训诂所应掌握的基本观点瀟......75
一、历史的观点◆......75
二、辩证的观点......77
(一) 训诂与音韵......77
(二)训诂与文字......78
(三) 训诂与校勘......79
(四) 训诂与语法......81
三、唯物的观点......82
第 7 章学习和研究训诂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83
一、务平实、忌好奇......83
二、重证据、戒臆断......87
三、宁阙疑、勿强解......89
第八章　训诂中常见的几种弊病......90
一、望文生训......90
(一)因昧於古义而望文生训......90
(二)因不明假借而望文生训......93
二、增文成义......95
三、误解联绵词◆......96
四、误解俗语词......99
五、误解虚词......100
第九章　训诂学的新领域......100
—— 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100
一、俗语词研究的意义......101
(一)俗语词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环节......101

(二)俗语词研究有助於古籍整理......101
二、俗语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10
三、俗语词研究的材料和方法......114
(一)俗语词研究的材料 115
(二)俗语词研究的方法......115
四、俗语词研究的展望......118
(一)继续编著各种俗语词专书......118
(二)介绍和整理历代俗语词著作......118
(三)编纂断代性质的俗语词辞典......118
(四)编著《俗语词研究概论》......119
第十章　训诂源流述略......119
一、先秦典籍中已出现萌芽状态的训诂......119
二、出现於秦汉之际的《尔雅》一书，......121
是第一部成系统的训诂专著......121
三、两汉时期，训诂学大兴◆......123
四、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训诂学摆脱经学......126
附庸的地位，而为一切古文献服务......126
五、宋代是训诂学的变革时期......129
六、元、明两代训诂学趋向衰落......132
七、清代训诂学发展到新的高峰，成为中国训诂学史上的黄金时代......133
(一)对前人所著训诂专书的研究......133
(二) 字典和工具书的编纂......134
(三) 古籍的注释◆......135
(四) 文集笔记的写作◆......138
(五) 几位杰出的训诂大师......139
附录一　训诂学参考文献要目......142
一、　通论之属......142
二、　专著之属......145
三、　专论之属......147
(一)关於通假、本义和引申义......147
(二)关於联绵词(又称连语、联绵字)......148
(三)关於音义关□、音近义通、右文说、词源学等等......149
(四) 关於同义复词......151
(五) 关於偏义复词......151
(六) 关於反训......152
(七)关於词类活用......152
(八)关於虚数谨......153
附录二　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要目......157
一、　有关俗语词研究的专著和论文......157
(一)专著......157
(二)论文......158
二、　为俗语词研究提供原始材料......166
或其中涉及俗语词问题的有关文献......166
(一)文集、笔记、小说、随笔、杂著之属......167

(二)诗、词、曲、诗话、词话、曲话、白话小说之属......174
(三)史地、碑帖之属......179
(四)释藏、道藏、禅宗语录之属......182
(五)字书、韵书、辞书、类书、会话书及俗语词杂著之属......185
(六)敦煌文书之属......189
(七)近人专著中涉及俗语词研究者......190
(八) 杂类......190
後　　记......191

训　诂　学

第一章　训诂和训诂学

一、什么是训诂

◆　学习和研究训诂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麽是训诂?从训诂学史的角度而言，要想对训诂二字作出恰当的解释，恐怕得花费很多的笔墨，因为前人对训诂这个术语理解和据以做出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要想梳理旧说，折衷己意，确实非三言两语所能了结。解放前的旧大学开设训诂学课，有的单是训诂二字就讲上几个月的时间，难免“粤若稽古三万言”之病。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可取的。我们是讲训诂学，而非训诂学史，从训诂学的角度而言，不妨采取截断众流的办法，即是从缴绕纷杂的旧说中，拣取最切要最易为读者所接受的一种说

法，加以交代即可。那麽，哪一种说法媜是最切要最易为读者所接受的呢?这个，也许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笔者认为，《说文解字》一书对训诂二字的说解以及清代学者段玉裁对《说文》训诂二字的注解，应该说是比较明白剀切而又能当理惬意的，我们不妨把这一说法加以介绍，相信读者对训诂这个术语自会有一个概略的了解。《说文》言部："训，说教也。从言，川声。"段玉裁注云："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伸之凡顺皆曰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说文解字注》页91）又《说文》言部："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段氏注云："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训者，说教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训故者，顺释其故言也。"（同上书页92）按照这样的解释，我们对训诂这一术语便能得到如下的印象：训就是解释疏通，诂(故)就是古代的语言，训诂就是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换言之，将古代的话加以解释，使之明白可晓，谓之训诂。今人齐佩瑢在《训诂学概论》中说："故为故旧，古字古言的古音古义谓之故，顺释疏解之便谓之训故。"（中华书局重印本《训诂学概论》页6）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陆宗达先生把训诂学叫做文献语言学，也是颇能得训诂二字之精髓的。

◆ 再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样解释训诂也是有根据的。《说文》："训，说教也。从]言，川声。"《尔雅·释诂》："训，道也。"道通导，导者疏导也。《广雅》："训，顺也。"《诗·大雅·抑》"四方其训之"，《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引作顺。《说文》："驯，马顺也。从 马，川声。"按：训、顺、驯三字都从川声，盖即川字之孳乳分化。贯穿通流者谓之川(《说文》十一下："川，贯穿通流水也。")，川不流则成灾，故灾字古写从一阻川(《说文》：" 有   ，害也，从一 川。")训、顺、驯三字均从川得声，因此都有疏通、顺从的意思。《说文》："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又："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按：故、诂二字都是古字的孳乳分化，诂是言之古，所以加言旁以别於一般的古。这样，训有顺释之意，诂有古言之意，所以，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训诂也正是顺释古代语言的意思。

二、什么是训诂学

◆ 懂得了什麽是训诂，则训诂学的意思也就可以思过半了。训诂学不过是在训诂二字之後加了一个“学”字而已。质言之，训诂只是感性的，个别分析的，训诂学则提高为理性的，综合整理的，它能使许多零碎的训诂知识带上条理性和系统性。正如近人黄侃所说：“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文字声音韵训诂笔记》页 181) 今人齐佩瑢也说：“研究前人的注疏，历代的训诂，分析归纳，明其源流，辨其指归，阐其枢要，述其方法，演为统系而条理之。更进而温故知新，评其优劣，根据我国语文的特质提出研究古语的新方法，新途径，这便是训诂学。”(《训诂学概论》页 11) 黄、齐两位先生的话，虽然还没有把训诂学这门学科所应包涵的全部内容概括无馀，但原则的问题都谈到了，特别是他们都提到了训诂学要有系统性，这是很要紧的，因为这正是训诂学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关键所在。不过，站在今天的高度，我们认为单是一个系统性还不够前人在训诂学方面已经写了不少的书，只要我们将前人的成果加以抄撮编排，也就庶几可以做到系统性了，但是这样的做法能否适应今天读者的需要、为今天的读者所欢迎呢?不见得。所以，我们认为今天的训诂学，应该在系统性之外再加上两个“性”，即独创性和实用性。所谓独创性，就是说不要照抄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要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为训诂学开□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总结新的理论和经验。所谓实用性，就是说要把训诂学从“经学附庸”的旧框子里解放出来，使之为今天的语文教学、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等工作服务并为今天的广大读者所欢迎。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训诂学时，不能像旧的训诂学那样老是在《十三经》中兜圈子，而是要密切联□今天大、中学校的语文教学，密切联□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和辞书编纂工作，使训诂学这一古奥艰深的学问成为一般读者也能掌握的锐利武器。同时，还要求我们在讲授这门学问时，不能单是讲抽象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运用大量的实际例证来印证这些理论，这样，才能使这门学问变得生动活泼，为广大读者所乐於接受和易於掌握。

第二章　训诂学的内容

训诂学的内容，主要的有如下两点：一、释词和解句，二、辨析古书异例。

一、释词和解句

所谓释词，就是解释古书中字和词的含意(在古汉语中，字和词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则并不一致，我们这裘所谓词，包括字和词两者而言，这两者有时是一回事，有时则不同)，这可以说是训诂学的核心内容。有人甚至称训诂学为词义学，这种称呼未必确当，但却反映了释词在训诂学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前代学者对於释词的重要性，曾有精[illegible]的论述，如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戴震集》卷九)按戴氏所谓词，等於我们今天所说的语言，戴氏所谓字，等於我们今天所说的词。戴氏的意思是说：要想明白古代圣贤的思想(即是道)，必须先弄明白表达这一思想的语言；要想弄明白表达古代圣贤思想的语言，首先得弄明白构成这一语言的单个词儿的含意。戴氏在《古经解钩沈序》中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戴震集》卷十)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戴氏最反对那种离开字、词、句的具体分析而空谈圣贤之道的浮　的学风。在《尔雅注疏笺补序》中，他说：“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戴震集》卷三)这意思即是说：不懂得每个词的含意，便不能懂得每句话的意思；不懂得每句话的意思，便不能懂得整篇文章的意思，因而也就不能真切地了解古人的思想。在《沈学子文集序》中戴氏以极其精粹的语言，总结出“离词”、“辨言”、“闻道”这样一个治

学的公式，他说：“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戴震集》卷十一）这裓所谓离词，就是解释词义，所谓辨言，就是辨析句意，所谓闻道，就是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而离词、辨言，正是训诂之事。戴氏的著名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便是实践他这一离词、辨言、闻道公式的好榜样。这部著作是借《孟子》一书来发挥作者自己的哲学观点，但它不同於一般的哲学著作，它是通过训诂的形式，来达到表述其哲学思想的目的。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一部训诂书，但就其内容而言，它又是一部哲学专著。乾嘉学派的另一位著名学者钱大昕，在《經籍纂詁序》一文中，也提出了跟戴震一样的观点，他说：“有文字而後有诂训，有诂训而後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按：钱氏所谓文字，指的就是字和词，所谓诂训，指的是用以表达思想的语言。他主张通过字和词的诠解，弄通作品的语言，进而弄通作品的思想内容即所谓义理。从上引戴震和钱大昕的话，可以看出训诂学的基本内容就是释词和解句，而在这二者之中，释词又是首要的，第一位的，正如黄侃所说：“训诂之事，在解明字义和词义。”（《文字声韻训诂笔记》页 195）因为解释句子正是建立在解释词义的基础上的，只有先弄懂了词义，然後婕能进一步弄通句意。举例来说：《诗经》开卷第一篇《关雎》第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要读懂这四句诗，首先必须懂得关关、雎鸠、洲、窈窕、淑、逑这些词儿的意思是什麽。但是单个词儿的意思懂得了，整句话的意思不一定也能够懂得，所以训诂学的内容除了释词而外，还要进一步去解句，即解释整个句子的含意。而为要弄通句意，还必须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对於某些特殊的修辞现象，也不能忽略，所以语法和修辞，也是训诂学所不能不过问的。例如：《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隐公元年》）中有这样一句话：“姜氏何厌之有?”这句话裓的词儿并没有什麽难懂，但其语法结构却跟现代汉语大不相同，要想清楚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不能不对其语法结构加以分析。根据古汉语的语法知识，我们知道在这句话中，“姜氏”是主语，“有”是谓语，“何厌”是“有”的宾语，古汉语中的宾语往往可以提到动词谓语前面去，为的是强调这个宾语。“之”是代词，用来③指提前的宾语“何厌”。全句大意是：“姜氏有什麽满足的?”（厌是厌足的意思，不是讨厌的意思。厌字後来写作餍。）这个解释，是通过语法分析而得出来的。又如《烛之武退秦师》（《左传·僖公三十年》）中有一句：“且君尝为

晋君赐矣。”这是一个双宾语句，晋君”是间接宾语，“赐”是直接宾语，“为”是动词谓语，“君”是主语。全句大意是：“并且君王曾经给晋君以恩惠。”如果对这句话的语法关系模糊不清，便不可能真正弄懂这句话的意思，❿管这里面并没有什麽难懂的词儿。

◆ 古汉语中有一些特殊的语法现象，是训诂学所不能不留意的，比如意动用法和使动用法，在古汉语中就出现得比较多，而又直接关到对句意的理解。如《後汉书·李膺传》：“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章怀注云：“以朝廷为污秽也。”不说“以朝廷为污秽”，而说“污秽朝廷”，这便是意动用法。又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须臾觉我”即“须臾使我觉”（觉是醒来之意），这是使动用法。又《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注引《云别传》：“兰是云乡里人，少小相知，云白先主活之。”“活之”即使之活，这也是使动用法。又如《中山狼传》：“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生死而肉骨”，即是使死者复生，使枯骨长出肉来，这也是使动用法。又如《太平广记》卷七一“葛玄”条：“玄谓诸少年曰：‘吾为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於水中，女便惊走。”“走此女”即“使此女走”的意思，这也是使动用法（“走”当训“跑”）。此外，古汉语中还常见到词类活用的现象，如汉·仲长统《昌言·理乱》：“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君长”本是名词，这裟则用作动词。明·张岱《陶庵梦忆·日月湖》：“宁波府城内，近南门有日月湖。日湖圆，故日之；月湖长，方广，故月之。”日、月本为名词，但在“故日之”、“故月之”中，却作为动词用。像这种词类活用的现象，古书中俯拾即是，古汉语语法学中将专门讨论这些问题，这裟举几个例子，不过是窥豹於一斑，意在说明训诂学对於古汉语中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也不能视而不见。

◆ 是不是弄懂了词汇和语法，古文阅读中的问题就可以全部解决了呢?不!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看，词汇和语法是古书训释中的主要问题所在，但并不是全部问题

所在。除了词汇和语法外，还有修辞方面的问题，也是训诂学所应留意的。特别是古典诗词，它的修辞手法千变万化，单从词汇的角度看，似乎没有什麽难解

之处，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词，不需要查字典，就可以懂得这些词儿的意思。然而单是懂得了这些词儿的表面意义，却绝对不能读懂整句诗，其原因即在於这些词儿被一定的修辞手法所制约，它的词汇意义业已被修辞意义所替代。李贺《上云乐》诗“飞香走红满天春”，这句诗所用的词儿是平常的，但是它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却很不平常，仅此一句诗中，就运用了借代(以香和红代指春天的景色)、拼字(飞、走两个动词与香、红两个形容词进行拼合)、比拟(红是一种色彩，代指花，而谓之走，实是一种比拟的说法)等多种修辞手法。而在炼字方面，尤具匠心：飞和走都是表动态的词，香和红都是表性状的词，作者错落有致地将它们集中使用在同一句诗里，不但写出了春天的瑰丽和浓艳，而且写出了春天的热烈和活跃。可见，即使很普通的字眼，由於修辞手法的巧妙，也可以取得惊人的艺术效果。而这些，如果不是从修辞方面加以评赏，而单是从词义上进行生硬的解释，那麽不是大杀风景，便是皮相之论。又如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其中的红、绿二字，从词义学的角度看，那是极普通的，人人都懂得的。但是却不能用这两个字的一般词❷意义去解释“应是绿肥红瘦”这句诗。须知绿和红在这里是属於修辞学上的借代格，绿代指叶，红代指花，“绿肥红瘦”指的是暮春时节花稀叶密的情景。由此可见，要弄通句意，就不能不懂得修辞。训诂学既然以解释古代文献语言为其职志，它也就不能只限於解释词义和分析语法，还必须同时对修辞予以应有的重视。

◆以上举例说明了解释词义、分析语法和注意修辞这三项阅读古籍中所必不可少的工作。三者之中，释词又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固然可以通过查找旧注和工具书来了解词义，但是单靠旧注和工具书远不能解决

所有的问题，遇到旧注和工具书中没有的该怎麽办呢?这就要求我们运用训诂学的知识、原理和方法，去进行独立的研究，以解决古书中的某些疑难词语，训诂学的妙用正在於此。以下试举十例，看一看训诂学家们是怎样解决古书中的疑难词语的。

◆ 例一，《庄辛谓楚襄王》(《战国策·楚策》)：黄雀“俯 白粒，仰棲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

乎十仞之上，以其类为招，昼　乎茂树，夕调乎酸　。倏忽之间，坠於公子之手”(按：这段话有错简。据金正炜《战国策补释》卷三，末句应移在“昼浼乎茂树”之前)。其中“以其类为招”一句颇费解，清人王念孙指出：“类当为颈，字之误也。招，的也，言以其颈为准的也。《文选》阮籍《咏怀诗》注，引此作‘以其颈为的’，《艺文类聚》鸟部《太平御览》羽族部并引此云：‘左挟弹，右摄丸以加其颈。’姚曰：‘《春秋後语》云：以其颈为的。’的或为招，招、的古声相近故字亦相通也。”按王氏在这里指出了类是颈之讹字，招是的之通借字，於是豁然贯通。(见《读书杂志》一《战国策第二》页 89，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下同)

- 例二，《荀子·天论》：“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唐·杨　注云：“党见，频见也，言如朋党之多。”王念孙曰：“杨说甚迂，且训党为频於古无据。惠氏定宇《九经古义》曰：‘党见，犹所见也。’训党为所，虽据《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见，殊为不词。余谓党古傥字，傥者，或然之词。怪星之党见与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对文，谓怪星之或见也。《庄子·缮性》：‘物之傥来，寄也。’《释文》：‘傥，崔本作党。’《史记·淮阴侯传》‘恐其党不就’，《汉书·伍被传》‘党可以侥幸’，并与傥同。”(《读书杂志》十一《荀子第五》页 62)按：杨　训党为频，於古无据，又谓“言如朋党之多”，显属望文生训；惠定宇训党为所，虽据古训，而於句意殊为　格，唯王氏训党为或，算是解决了这个难题。

- 例三，贾谊《过秦论》：“於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　，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浼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其中“陈利兵而谁何”一句不大好懂，关键在於“谁何”二字应作何解释。考《说文》三下攴部“敦”字下云：“怒也，诋也，一曰谁何也。”段玉裁注云：“皆责问之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说文解字注》页 125)又《说文》三上言部：“谁，谁何也。”段氏指出：“谁何有单言谁者，有单言何者，皆责问之意。”(同上书，页 101)按谁字属禅母三等，按照古音章系归端之例，可以读为敦(敦是端母)，敦有责问之意，故谁字亦有责问之意。何

则读为呵，呵亦责问也。由此可证：谁何即是责问，引申之可训为诘问督察，“陈利兵而谁何”，是说在关塞上布置了哨兵，以盘诘督察过往的行人。这是凭借古代字书以解释疑难词语的一个例子。

◆例四，《山海经》一书中常常写到某种东西“食之使人不眯”或“服之不眯”的话，眯字殊为费解。段玉裁指出这个眯字是 ？ 的借字，《说文》：“ ，寐而厌也。”（《说文》七下 ？ 部，段注本页347）段氏谓厌、魇是正俗字。寐而厌即是睡觉时做恶梦。使人不眯，即是使人不 ，也即是使人睡觉时不做恶梦。於是《山海经》中这句常见而又很费解的话，便得到了确诂。这是前代训诂家利用《说文》以注解疑难词语的一个例证。

◆ 例五，《史记·淮阴侯列传》：“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有的选本注释这句话道：“虽有舜、禹那样智慧的人，若光是呻吟而不发言，竟不如哑吧、聋子的会得指挥调度了。”（王伯祥《史记选》页3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这是以呻吟解释文字中的吟字，殊觉别扭。段玉裁指出，这个吟字乃是噤字的假借，《说文》口部：“噤，口闭也。”吟而不言，即闭着嘴巴不说话。照段氏的解释来理解《史记》这句话，便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之妙。

◆ 例六，宋玉《风赋》：“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中的“枳句”是什麽意思？段玉裁在《说文》六篇下禾部有NB026殉 字的注语中作出了精闢的解释，他说：“按有NB026殉有NB027殉 字或作枳椇，或作枳枸，或作枳句，或作枝拘，皆上字在十六部，下字在四部，皆诘诎不得伸之意……宋玉《风赋》：‘枳句来巢，空穴来风。’枳句、空穴皆连绵字，空穴即孔穴，枳句来巢，陆机诗疏作句曲来巢，谓树枝屈曲之处，鸟用为巢。”（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说文解字注》页275）这是用“即声求义”之法，对枳句一词作出的确诂。李善注《文选》，不懂得从声音出发来探索词义，注释“枳句”道：“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树多句也。《说文》曰：‘句，曲也。’”（《文选》上册，页191，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一版）今人亦有本之作注者（见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页271注⑧），实属望文生训，未为确诂。

◆ 例七，《荀子·王霸》：“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其中“觉跌”二字费解，杨倞注云：“半步曰蹞。跌，差也，此言歧路第过举半步，则知差而哭，况跌千里者乎？”观杨有倞殉此注，是以知字训觉字，又以“跌千里者

夫”为句，清人俞樾指出杨注是错的，俞氏云：“如注义，则以‘跌千里者夫’为句，不词甚矣！觉当为？？，《玉篇》引《声类》曰：‘？？ ，误也。’《广雅·释诂》同。？？训误，正与杨注跌训差，其义相近。言此歧路第过举蹞步，而其？？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误为觉，而义不可明矣。”（《诸子平议》卷十三《荀子二》，中华书局 1954 年 10 月第一版，页 253）按：俞氏以“觉跌”为同义连文，视杨注为优，但必欲读觉为？？？，则又失之於泥。考觉字古与校、较同音通假，因亦有校量、差异、误差之义（《广韵》去声三十效韵，觉与校、较皆音古孝切。入声四觉韵，觉、较、蓒斗皆古岳切，又古孝切）。如《孟子·尽心上》“彼善於此，则有之矣”，赵岐注：“彼此相觉，有善恶耳。”《离娄下》“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赵注“如此贤不肖相觉，何能分寸？”《告子上》“圣人与我同类者”，赵注：“圣人亦人也，其相觉者，以心知耳。”赵注三言“相觉”，《尽心》注之相觉，谓相较量，《离娄》、《告子》二注之相觉，谓相差异，盖差異浼形於较量，由较量而引申而有差異之义。差异义为不相值，又引申之，则为误差。《荀子》觉跌，亦以音同於校、较而其义通为误差。（以上参看蒋礼鸿《义府续貂》页 44，中华书局 1981 年 8 月第一版）

◆例八，《文心雕龙·正纬第四》：“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孝论昭晳，而有鉤讖葳蕤。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痲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擿千里，其伪一矣。……”其中“倍擿”一词，殊为晦涩。孙诒让释之云：“倍擿即下文倍摘，字并与适通。《方言》云：‘适，午吾也。’（《广雅·释诂》同）郭注云：‘相触迕也。’倍适犹言背迕也。”（《札迻》卷一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用之，见范书上册页 36）按：孙氏读摘为适，训背适为背迕，文乃可通。

◆ 例九，《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上有积财，则民臣必匮乏於下；宫中有怨女，则有老而无妻者。”文中怨字与上文积字相对成文，则亦当有积义，而非怨恨之义也。章太炎云：“怨与积同义，怨读为怨利生孽之怨。怨利，谓蕴利也。《荀子·哀公》云：‘富有天下而无怨财。’怨财，谓滞财也。惟女有蕴蓄於宫中者，而民乃无妻，不论女之情怨与不怨也……故知怨非怨恨谊也。下云：‘内无怨女

外无旷夫。’旷者，虚也，与怨相对。内过实则外虚，理势必然。”(《章太炎全集》册一页76《膏兰室札记》九五“怨女”条)按：章说至确。

◆ 例十，《论衡·自纪》：“杨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有遹出君山。”其中，“稽可”二字不可解。今人刘盼遂谓“稽可未详”，朱宗莱校元本“可”作“古”。蒋礼鸿先生则谓稽可、稽古皆非是，“可”当作“句”，形近之误也。稽句即有NB026逸有NB027逸 。又引用段玉裁说，谓NB026逸有NB027逸 (稽句)义为诘诎不得伸，义与“扬家不通”一律。(见《义府续貂》页49)按：蒋说甚允。这是用训诂法解决古书疑难词语的好例。

二、辨析古书异例

◆ 以上十例，均足证明训诂学的核心内容是释词。除此而外，训诂学的内容还包括辨析古书异例。什麽是古书异例呢?这是指古书中一些特殊的语法修辞现象以及古人行文中一些特殊的习惯，这些特殊的语法修辞现象和行文习惯，是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语法修辞现象和行文习惯来约束的。对这种古书异例，古代训诂家虽早就有所觉察，但并没有进行完整系统的论述。至清代训诂大师俞樾，始撰《古书疑义举例》一书，檃括古书异例凡88例，可谓集大成之作。尔後刘师培又作《古书疑义举例补》，杨树达作《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马叙伦作《古书疑义举例校录》，姚维锐作《古
书疑义举例增补》，对俞氏之书，各有所增益补苴。近人黄侃在所著《文心雕龙札记》一书中，亦曾檃括俞书，撰为《约论古书文句异例》一节。以下即根据俞、黄二书，将古书中一些主要的异例作一简略介绍：

(一)倒文

◆ 1.句中倒字：

◆ 《左传·昭公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谚所谓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谓矣，舍前之忿可也。’乃归蹶由。”其中“室於怒市於色”

顺言当云 “怒於室，色於市”。杜预注云：“言灵王怒吴子而执其弟，犹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御览》卷一七四正引作“怒於室而色於市”。

◆ 《孟子·尽心下》：“若崩，厥角稽首。”顺言当云 “厥角稽首，若崩”。按：此言武王伐纣时，殷商的百姓表示欢迎，把额角触地叩起头来，声音响得好像山陵崩塌一样。

2.倒字叶 ：

◆《诗经·小雅·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顺言当云 “无殆小人”，之所以倒言为“无小人殆”，是为了使殆字与上文的仕、子、已等字叶 。

◆《墨子·非乐上》引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顺言当云 “饮食于野”，之所以倒言为“野于饮食”，是为了使食字与下文力字叶 韵。

3.倒句：

◆《左传·闵公二年》：“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顺言当云：“与其及也，犹有令名。”杜预注此句云 ：“太伯，周太王之适子，知其父欲立季历，故让位而适吴。”又释“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二句云：“言虽去，犹有令名。”

◆《礼记·檀弓》：“盖殡也，问於耳邓 曼父之母。”清人孙护孙《檀弓论文》曰：“此二句乃倒句也。盖殡浅而葬深，孔子之父实殡於五父之衢，而见之者皆以为葬，孔子不敢轻启父墓而迁葬，乃其慎也。及问於耳邓曼父之母始得其实。当云：‘问於耳邓曼父之母，盖殡也。’作倒句以取曲折耳。”

◆ 4.倒序：

◆《周礼·大宗伯职》：“以肆 献 祼 享先王。”按：肆 献 祼飧 为祭祀之名，以次第言之，祼居先，献次之，肆又次之。此文肆居先，祼最後，乃倒序之例。

◆ 《尚书·立政》：“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按：此亦倒序。

(二)省文

◆ 1.蒙上省：

◆《左传·定公四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按：当云“楚人奔，吴人食而从之”。奔不言楚人，食而从之不言吴人，蒙上文省。

2.因下省:

◆《诗经·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三句之前，均省去主语蟋蟀，因已出现於下文，此乃因下而省。

◆ 3.语急省: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按:公子完、颛孙皆御寇之党)……齐侯使敬仲为卿(按：敬仲即公子完)。辞曰：‘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及於宽政，赦其不闲於教训，而免於罪戾……君之惠也。所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请以死告(以死自誓)。’”按：此言陈公子完逃到齐国，齐侯欲使公子完为卿，公子完辞之。“敢辱高位以速官谤”也者，意谓不敢处此高位以招致公众之议论也。敢字乃不敢二字之省，之所以省去不字，乃由於语急的缘故。

◆《公羊传·隐公元年》:“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注云：“如，即不如也。”此亦语急省。

4.以疏略而省:

◆ 《论语·乡党》:“沽酒市脯不食。”当云：“沽酒不饮，市脯不食。”

《左传·襄公二年》:“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乃还。”杜注：“夙沙卫，齐寺人。索，简拣好者。”按：当云“马百匹，牛百头”。

5.二人之辞而省曰字:

《论语·阳货》:“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按：“居，吾语女”乃孔子之语，其上当加“子曰”二字，此处则省去了。(按：由，仲由，孔子弟子。女，即汝，你，第二人称代词。六言六蔽，意谓六种品德便有六种流弊。)

(三)复文

1.同义字复用

◆ 有二字复用者，亦有三字复用者。二字复用者最多见，此即所谓同义复词，是古汉语中一种普遍而特别重要的修辞现象。由於字、词的古义在後代往往消失因而易造成对同义复词的误解，兹举例说明之：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哀思，哀念。”按：此以思念之义释思字，误。“哀思”与“哭泣”相对成文都是同义复词，思也是哀的意思。思字古有悲哀、忧愁之义，如《文选》卷十九张华《励志》诗“吉士思秋”，注云：“思，悲也。”

◆ 《九歌·东君》：“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闻一多云：“顾怀为古之恒语，顾，念也，怀亦念也。”按：顾怀亦为同义③词，有的注家把顾字拆开来另作解释，不妥。

◆ 关於同义③词，可参看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经传平列二字上下同义”条，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七“两字一义而误解例”。

◆ 也有三字一义而并列复用者，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缮完葺墙以待宾客。”缮、完、葺三字一义。《离骚》：“览相观於四极兮。”览、相、观三字一义。《汉书·王莽传》：“虽未能充裕，略颇稍给。”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云：“略、颇、稍三字连文。”乐府诗《妇病行》：“行当折摇，思复念之。”闻一多云：“复、念叠义连语，复亦念也。”（《闻一多全集》第二册《诗经通义》）则思、复、念亦三字一义。……

◆ 2.复句：

◆ 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3.两字义类相同牵连用之而③：

◆ 此即所谓偏义③词，如：《礼记·玉藻》：“大夫不得造车马。”按：马不能造，乃牵於车而言之。《史记·刺客列传》：“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按：此言刺客行刺之时，人不可太多，否则易泄漏机密。“生得失”实际仅指失得字乃牵於失而言之。《史记·仓公列传》：“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按：缓字乃牵於急而言之。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按：父字牵於兄而言之，兰芝之父已死。又“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作息单指

作，息字乃牵於作而言之。乐府诗中这类偏义词特多，可参看今人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汉魏六朝诗裟的偏义③词》一文。

4.语词叠用：

《诗经·大雅·绵》：“迺慰迺 止，迺 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四句叠用八“迺”字。

◆《诗经·大雅·荡》：“曾是沖禦 ，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四句叠用四“曾是”。

◆ 5.一人之辞加曰字：

◆《论语·阳货》：“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按：这段话是阳货对孔子说的，文中用了两个曰字，都是阳货自问自答。

(四)变文

1.用字错综：

◆《论语·乡党》：“迅雷风烈必变。”按：迅雷风烈即迅雷烈风，不言烈风而故意言风烈，为求用字错综而已。

◆《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按：辰良即是良辰。

◆《淮南子·主术》：“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按：木茂与疾风相俪偶，顺言当为茂木，不曰茂木而曰木茂，亦属错综之例。

◆ 韩愈《罗池庙碑》：“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按：当云 “秋与鹤飞”，为求错综，故言“秋鹤与飞”。

2.连类有并称：

◆《孟子·离娄下》：“禹 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按：此为禹事，而稷亦因之受名。

◆《孟子·告子下》：“华周 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按：此乃杞梁妻事，而华周之妻亦因之受名。

3.变文叶 韵：

◆ 《诗经·有鄘风·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传》曰：“天，谓父也。”《正义》曰：“先母後天，取其韵句耳。”按：依《传》和《正义》之说，此诗中之天指的是父，不曰父而曰天，为的是天与人可以叶 韵。(天、人古韵均在真部)

4.上下文变换虚字：

◆ 《论语·述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按：上用而，下用如，变换虚字以避重③。

◆《孟子·离娄下》：“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朱熹《集注》云：“而读为如。”按：此亦变换虚字之例。

5.句中或人名中用助字：

◆ 句中用助字，如《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王引之云：“按：轨，车轊头也，去地三尺有三寸，济盈无不濡轨之理。不，盖语词，不濡，濡也。言济盈则濡轨，此理之常也。”（《经传释词》卷十）

◆ 人名中用助字，如《左传·僖公廿四年》“介之推不言禄”，杜注：“之，语助。”按：此类人名中用助字之例，《左传》中特多。它如《孟子·公孙丑上》之“孟施舍”，赵岐注云：“孟，姓；舍，名。施，发音也。”亦其例。

第三章　训诂学的作用

◆ 关於训诂学的作用，大体上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指导语文教学，二、指导古籍整理，三、指导辞书编纂。

一、指导语文教学

◆ 我国的传统语言学(旧称小学)大体上包括三个部分，即：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四十一小学类一》云：“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音韵学的研究对象是字音，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是字形，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字义(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应该说是词义)，特别是先秦两汉的古字古词，尤为训诂学之所侧重。我们阅读和讲授古代的文言文，最大的难点在於词❷。(王力先生说：“学习古代汉语最重要的是词❷问题。”)既然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字义和词义，那麼它跟阅读和讲授文言文的关�也就可想而知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训诂知识(包括训诂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正是我们阅读和讲授古文的一个器，而且是一个有力的器。下面试从五点来看一看训诂学在这方面的作用。

(一)训诂学可以指导我们确认古代词语的正确含义

◆ 语言是发展的，词❷和词义也处於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语言中除了少数基本词汇的意义无多大变化外，其馀一些词的含义都有程度不等的变化。训诂学的妙用之一，就在於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这种变化(那怕是极细微的变化)，从而对古代作品中某一词儿的含意作出正确无误的解释，不至於用词的今义去误解词的古义。举例来看：

◆《触讋说赵太后》：“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在这几句话中，埋伏着两个钉子，一个是“少益”，一个是“和”。对於“少益”，有的注解说：“少，副词，稍稍。益，副词，更加。”(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册一，页 126)有的则意译为“稍微更加喜欢有NB147兔点东西”(《古代散文选》上册 48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对於“和於身”的“和”字，有的注解说：“和，使身体舒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335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 年 12 月第一版)按：以上的训解都不正确。先看“少益”，如果按照“少，稍稍；益，更加”的训释来串讲“少益耆食”这句话，便是“稍微更加喜欢有喫兔东西”。这是不合汉语的语言习惯的，稍微与更加相刺谬，二者不能有并立。问题出在对益字的词义缺乏正确的诠解，其实益字在这裟并非更加之意，而是稍的意思，“少益”是同

义有并列③合词，亦作稍益，益亦稍也。《史记·李将军列传》：“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汉书·苏武传》：“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这两例中的益字即作稍字解。杨树达《词诠》卷七：“益，副词。稍也，渐也。”这是训诂家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所总结出的可靠的结论。“少益耆食”的益字正应作稍解，“少益耆食”针对上文“殊不欲食”而言，是说稍稍喜欢喫浼点东西。(参看陈增杰同志《词语考释杂记》，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本)但在现代汉语中，益字已不复有稍义，於是便会引起误解。再看和字，注家训“和於身”为“使身体舒适”，似乎讲得通，但是根据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和字在这烡原是一个误字，帛书原文作“智於身”，智通知，《方言》三：“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谓之知。”“知於身”是说有益於身体。(参看《战国纵横家书》页77，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可见训和字为“使身体舒适”，实际上是据讹字而以意猜测之，可谓郢书而燕说了。

◆ 《鲁仲连义不帝秦》：“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则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则吾请以从矣，若乃梁，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耶?’”其中请字，有的注解说：“请，客气语，有请求允许的意思。以，以为，认为。”并译为：“燕国吗，那麼请您允许我认为它是会听从你的。”(《古代汉语》修订本册一页118)这个解释总感到别扭：一个请字，怎麼会有“请您允许我”这样③杂的意思?其实，请字在这烡应该训为诚，“则吾请以从矣”即是“则吾诚以从矣”，译为白话，即是：“那麼我诚然认为它是会听从你的。”这样解释，文从字顺，无增文成义之嫌。“请”能不能训为“诚”?回答是肯定的。训诂知识告诉我们：请、诚在先秦典籍中有通用之例，如《墨子》一书中即经常以请代诚，孙诒让《墨子间诂》即指出请、诚通用。

◆ 《韩非子·五蠹》：“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有的注解说：“国家给以利益的人不是国家要用的人。”(《古代汉语》修订本册二页409)这是把利字理解为利益之利。今按：这是以今义误解古义，利字在此应是养的意思。同是这几句话，在《韩非子·显学》中就写作：“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两相对勘，则知

利犹养也。利作养解，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有不少例证，详观《经籍籑诂》卷六三“利”字条，不赘引。

◆ 《冯谖客孟尝君》：“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有的注解说：“存，存在，这里指生活。”（《古代汉语》修订本册一页 99）按：无论训存为存在，还是生活，都显得生硬。存字在此应训为养，不能自存即是不能自养，也即是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存字古有养义，如《淮南子·时则》：“季夏，存视长老，行稃鬻；仲秋，养长老，行稃鬻饮食。”《淮南子·天文》：“戊子受制，则养老鳏寡（王念孙谓当作“养长老，存鳏寡”），行稃鬻，施恩泽。”《春秋繁露·治水五行》：“土用事，则养长老，存幼孤，矜寡独，施恩泽。”以上书证中的存字均与养字为对文，足证存有养义。（参看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三》“养老鳏寡”条）然则训存为养，不但文从字顺，而且有古训为依据。

白居易《琵琶行》：“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有的注解说：“声声思，一声声都含有哀怨的情思。”（十三校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页 375）这是以情思释思字，未为确诂。思字古有忧、悲、哀、愁之义，声声思即是声声悲、声声哀。《诗·大序》：“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文选》卷一九张华《励志》诗“吉士思秋”，李善注云：“思，悲也。”《淮南子·缪称》：“春女思，秋士悲。”思、悲对文，则思即是悲。《文选》卷一八成公绥《啸赋》：“情既思而能反，心虽哀而不伤。”思、哀对文，则思即是哀。陈子昂《宿空舲峡青树村浦》：“客思浩方乱，洲浦寂无喧。”思一作愁（《全唐诗》册二页 912，中华书局 1960 年版）。张说《南中别陈七李十》：“画鹢愁南海，离驹思北风。”（《全唐诗》册二页 952）愁、思对文，明思有愁义。李白

《天马歌》：“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悲一作思（《全唐诗》册三页 1684）。李群玉《长沙紫极宫雨夜愁坐》：“春灯含思静相伴，雨夜滴愁更向深。”（《全唐诗》册九页 6599）思、愁对文，明思有愁义。《洛阳伽蓝记》卷一引北魏庄帝五言诗：“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思、哀对文，则思即是哀。凡此，均足证明思字古有悲、哀、愁、忧之义。但是思字的这一古义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注家为思字的今义所惑，於是训“声声思”的思字为情思，又觉得未妥，复添哀怨二字以足其义，殊不知这样一来，却又犯了增字为释的毛病。究其致误之源，即在於训诂方面欠妥。

(二)在遇到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时，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裁断，以决定取舍，避免盲从

◆ 在古文教学中，有时会遇到一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问题。归根到底，不外乎两种情况：要麽各家说法都不对，要麽只有其中一种说法对，其馀的说法不对。但是要想判断各家说法的是非得失，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训诂修养，否则即会进退失据，无所依从。例如：

◆《史记·项羽本纪》：“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虏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微闻”二字，有的注为“略略听到”（王利器等选注《史记选注》页 83，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此处为顾学颉注），有的则注为“暗中听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注《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页 105），哪一种说法对呢?这是要有训诂知识嬗能作出裁断的。我们说後一种注解对。首先，从文章本身来看，後面的微闻与前面的窃言相呼应，窃言就是私下里议论，微闻就是暗中偷听。其次，训微字为暗中，有训诂上的根据。《尔雅·释诂》：“隐、匿，微也。”是微有隐匿之义，隐匿与暗中义相通。《汉书·景十三王传》：“淮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这个微闻也是暗中探听的意思。因是谋反，自不免偷偷摸摸，不欲人知；既是偷偷摸摸，不欲人知，则外人便非暗中探听而不能得知《说文》有一个“有贜浼 ”字，训为“司也”，司就是伺探、伺察之伺的本字。(《玉篇》即作：“有贜浼 ，伺也。”)则贜字当为微的後出专字，用以表示伺探、伺察之意《墨子·迎敌祠》：“谨微察之。”微察就是伺察，孙诒让用王念孙说读微为贜 ，自是确诂(孙说见《墨子间诂》)。微察、微闻，其中的微字都包含着“隐也，匿也”这样一个基本意思。所以我们能够判断：训微闻为暗中听到是正确的，训为略略听到则是以今义误解古义，是不正确的。

(三)在遇到课本或选本中当注而未注的疑难问题时，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独立的研究，从而求得正确的答案，以弥补课本或选本在注释方面的不足

◆ 古文选本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就是应该加以注释的地方，反而付之阙如，不予注释。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注不出，因而加以回避；二是把难的当成容易的，以为无需乎注释。不管哪种情况，对於我们阅读和理解古文都是不利的。而训诂知识则可以使我们敏锐地觉察这种当注而未注之处，并且通过撢凂研，觅得答案。例如：

◆ 《隆中对》："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其中"保其巖阻"一句，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注云："巖阻，险阻，指形势险要的地方。"这裻只注了巖阻，而未注保字，大概以为保就是保守，此义习闻惯见，因而无需乎注释的吧?其实，这裻首先应该加注的正是保字，保字在此是依恃、凭仗之义。这是说：依恃、凭仗着险要的地理形势，在搞好内政、外交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兵秦川，图霸业、兴汉室。保字若训为保守，便会变积极为消极，与原意大相径庭。训保为恃，於古有徵。《离骚》"保厥美以骄傲兮"，保就是恃(王逸《楚辞章句》训为保守，未当。清人林仲懿《离骚中正》、近人卫瑜章《离骚集释》训为恃，得之)。《左传·僖公二年》"保於逆旅"，《僖公二十三年》"保君父之命"，杜注有并训为恃。《吕氏春秋·诚廉》"阻兵而保威"，高诱注："保，恃也。"《庄子·列㓂》"人将保女矣"，司马彪注："保，附也。"附犹依也。《汉书·高帝纪上》"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高祖"，王念孙谓"保者依也"(见《读书杂志·汉书第一》"逾城保高祖"条)。《汉书·武五子传》"扬州保疆"，李奇曰："保，恃也。"《颜氏家训·勉学》："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依、保互文，则保犹依也。凡此，均足证明保有依恃、凭仗之意。

《屈原列传》：“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其中劳苦倦极的极字，高中课本第四册无注。有的教师在讲课中把极字解为极点，大误。在这段文章中，“劳苦倦极”与“疾痛惨怛”文相俪偶，劳苦、倦极、疾痛、惨怛都是并列结构，极字不能解释为极点、极尽，是灼然无疑的。训诂知识告诉我们：极有疲惫之义，倦极是同义③词，极犹倦也。《广雅·释诂》：“疲、惫，极也。”是极有疲、惫之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弊有策逸 而不进於行，胸喘肤汗，人极马倦。”(《文选》卷四十九)极、倦对文，则极亦倦也。殷芸《小说》：“晋明帝为太子，闻元帝沐，上启云：‘伏闻沐久劳极，不审尊体如何?’答云 ：‘去垢甚佳，身不极也。’”(《类说》第四十九引)其中“不极”的极字，一本作“劳”(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 292 页《殷芸 小说辑证》)。明极有劳义，而劳、倦义相通。又《世说新语》中习见“小极”一词，有时亦作“小倦”，可证极就是倦(参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页 95，中华书局 1983 年 8 月第一版)。再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说文》心部有一? ？ ？ 逸 字，训为“有? ？ ？ ？ 逸 也”(NB038逸 即惫)，这个字正是倦极之极的本字。就这样，通过训诂的推求，我们便弄清了课本中缺注的极字的含义及其所以得义之由，从而弥补了课本注释的不足。

(四)课本或选本如有误注之处，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种错误，并加以匡正

◆ 课本或某些古文选本中的注释一般说来是对的，但是误注的地方也不是没有，这就要求我们审慎地加以鉴别，进而匡正其疏失之处。例如：

《屈原列传》：“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高中课本第四册注：“意思是，绝没有受尘世的滋浊垢污。”细看此注，是用受字来对译获字，这又犯了以今义误解古义的毛病。获字在此是辱的意思，“不获世之滋垢”，即不为世之滋垢所辱《广雅·释诂》：“濩、辱，污也。”又：“获，辱也。”是获(濩)有辱义之证。(参看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五》“不获”条；又《广雅疏证》卷三上“濩、辱，污也”条，卷三下“获，辱也”条。)

《塞翁失马》：“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其中遽字，初中课本第一册注道：“遽，就。”《察今》：“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有游哉?”高中课本

第一册注：“岂遽……难道就……遽，遂，就。”观以上二注，都是训遽为就，未确。据王念孙考证，遽也是何的意思。“连言何遽者，古人自有③语耳。遽字或作讵、距、钜、巨，又作渠，……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岂遽，或言庸遽，或言宁渠，其义一也。”(《读书杂志·汉书九》“何遽不若汉”条，又《读书杂志·荀子六》“岂钜知”条)王氏的话是对的。颜师古注《汉书》，训遽为迫促，杨倞注《荀子》，训遽为速遽，都是被遽字的常义所惑，中学课本训遽为就，为遂，盖即源於颜师古、杨倞之误注。

瀈 (五) 训诂学能够使我们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 要想读懂读透一篇古文或一首古诗，不能满足於知道其中的字、词、句应该怎样解释，还要进一步研究为什麼可以这样解释，这就是所谓知其所以然。要想达到这一高标准的要求，需要凭借训诂知识，因为训诂学是解释古代书面语言并进一步阐明为什麼可以这样解释的一门学问。离开了训诂学的指导，缺乏必要的训诂知识，我们在古文的阅读和教学中便很难做到由表及羮、由浅入深，学生问一个为什麼，便往往无词以对。举例来看：

◆ 乐府诗《陌上桑》：“盈盈公子步，冉冉府中趋。”其中的“盈盈”和“冉冉”，一般都注为缓慢的样子，这是不错的。但是进一步问：为什麼盈盈和冉冉会有缓慢之义?恐怕就不是每位教师都能回答得出了。《说文》：“盈，满器也。”这跟缓慢之义不相涉，盈作缓慢讲，实是纟盈 的假借。《说文》：“纟盈 ，，缓也。从 糸，盈声，读与听同。”纟盈 从盈声，纟盈、盈殆可通假(此用闻一多说)。再看冉字，《说文》：“冉，毛冉冉也。”与缓义也不相干，段玉裁注云 ：“冉冉者，柔弱下垂之貌……《离骚》‘老冉冉其将至’，此借冉冉为冘冘。”(见《说文》九下冉字段氏注语)按：段说是。《说文》：“冘，冘冘，行貌。”段注：“古籍内冘豫义同犹豫，巴东滟有
灏浼堆亦曰犹豫，《坤元录》作冘豫，乐府作淫豫。然则冘是迟疑蹢躅之貌矣。”(《说文》五下冂部冘字下段氏注语)迟疑蹢躅之貌也正是缓慢之义。

◆《触讋说赵太后》：“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其中郄字，各种选本都注为疲惫、不舒适，是对的。但是何以郄字会有疲惫、不舒适之义?这就需要运用训诂知识加以考察：首先，我们知道郄是郤浼的异体字，而有郤浼作疲惫解，则又是有忄郤浼、俗卩有、？？？的假借。《说文》：“有俗卩，劳也。”《广雅·释诂》：

“困、疲、羸、浼券、俗卩有浼，极也。”《方言》：“？？？浼、？？？浼，倦也。”劳也，极也，倦也，都是疲惫之义。而疲倦之义与不舒适是相通的。

◆《孔雀东南飞》：“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高中课本第三册注云：“劳劳，怅惘若失的状态。”这是讲得通的。但是为什麽“劳劳”会有怅惘若失之义？这就有必要运用训诂知识加以探索。考劳字古有忧义，《诗·陈风·月出》“劳心悄兮”，《邶风·柏舟》“忧心悄悄”，两文相照，知劳即忧也。《汉书·谷永传》：“损燕私之闲以劳天下。”师古曰：“劳，忧也。”《淮南子·汜浼论》“以劳天下之民”，高诱注：“劳犹忧也。”此均证明劳字古有忧义，而忧义与怅惘若失之义是相通的，所以“劳劳”可以训为怅惘若失。

◆《冯婉贞》：“日暮，所击杀者无虑百十人。”其中“无虑”一词，初中课本第三册注道：“大概，大略。”这是对的。但是何以“无虑”会有大概、大略之义？这要有一定的训诂知识纔能回答。王念孙对这个词曾有专门考证，王氏徵引了很多语言材料，证明“无虑”就是大概、大略之义。《广雅·释训》：“无虑，都凡也。”《广雅·释诂》：“都，大也。”则都凡即是大凡，大凡也即是大概、大略。高诱注《淮南子·有俶浼真》曰：“无虑，大数名也。”也是大概、大略之义。《周髀算经》“无虑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赵爽注云：“无虑者，粗计也。”粗计亦犹大概、大略。《汉书·食货志》：“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颜师古注曰：“无虑，亦谓大率无小计虑耳。”师古以计虑训虑字，这就犯了望文生训之病。无虑又作勿虑（见《大戴礼·曾子立事》）、亡虑（见《汉书·李广传》张晏注）、摹略（见《墨子·小取》）、孟浪（见《庄子·齐物论》）、莫络（见左思《吴都赋》刘逵注）。无虑又单称虑（见《汉书·贾谊传》、《贾子·五美》）。总之，无虑是一个叠韵联绵词，凡属联绵词，“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参看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九《通说上》“无虑”条）。就这样，通过一番探本溯源的功夫，我们对於“无虑：大概、大略”这条注释，便能够做到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二、指导古籍整理

◆ 古籍整理，一般的说不外乎对古籍进行校勘、标点、注释和翻译，而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训诂知识。下面即从校勘、标点、注释和翻译四个方面，举例说明训诂知识在古籍整理中的具体运用。

(一)训诂与校勘

◆ 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在其《经韵楼集·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一文中，指出校书的困难不在照本改字不讹不漏，而在於难定是非。近人陈援庵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论校勘之法有四，其四曰“理校”，即“不凭本而凭理也”。按段氏所谓的定其是非，陈氏所谓的理校，都必须在精通训诂的基础上方能办到，换言之，通训诂乃是校读古籍的先决条件，否则即谬误百出，无以进行正确的校勘。且看下列实例：

◆ 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杂志》“触龙”条，据《汉书·古今人表》、《荀子·议兵》注、《太平御览》人事部、《荀子·臣道》、《史记》《高祖功臣侯者表》、《惠景间侯者表》等材料，证触有讋凴应为触龙之误，谓：“此策及《赵世家》，皆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今本龙言二字误合为有讋耳。太后闻触龙愿见之言，故盛气以待之，若无言字，则文义不明。”(《读书杂志》一《战国策第二》，万有文库本，册一页99，以下同此版本)按：近年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策》正作“触龙”，证实了王氏的看法是正确的。王氏精通训诂，故能有此卓识。

◆《墨子·非儒下》：“夫飢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羸饱伪行以自饰。”王念孙谓羸饱本作赢饱，赢之言盈也，赢饱正对上文飢约而言，今本饱下脱则字，赢饱又讹作羸饱，则义不可通(《读书杂志》九《墨子第三》)。按：王氏断定羸饱应为赢饱，并非根据善本，而是凭借训诂，这正是陈氏所谓的“理校”之法。

◆ 《墨子·小取》：“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毕沅云：“举也之也疑衍。”王念孙则谓也非衍字，《墨子》书通以也为他，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故曰：“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读书杂志》九《墨子第四》)按：毕沅未察《墨子》书中也、他通用之例，遂疑也字为衍文，正所谓疑所不当疑。王氏据《墨子》用字之例，读也为他，文义大明，这也是用训诂知识校读古籍的好例。

◆ 《越绝书·内传·陈成恒》："昔者吴王分其人民之众，以残伐吾邦。"俞樾谓分字无义，乃介字之误。《汉书·南粤传》"欲介使者权"，颜师古曰："介，恃也。"此介字亦当训恃，言吴王恃其众以伐吾邦也。(《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卷十九《读越绝书》)按：此即理校，而其根据则在於训诂。

◆ 《鬼谷子·符言》："家于其无常也。"俞樾谓"家于"乃"寂乎"之讹，隶书寂字每作弃 ，故误作家。《管子·七守》正作"寂乎其无端"，可谓确证。(《春在堂全书·读书馀录·鬼谷子》)按：此亦用训诂法进行理校之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垦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请以为大田。"俞樾云："仞，当作有并刃灸 ，谓并刃灸灸 造其邑也。作仞者，字之误……《新序》载此事正作并刃灸 邑，当据以订正。"(《诸子平议》卷二十一，中华书局 195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27 页)今人陈奇猷以俞说为是(《韩非子集释》下册页 698)。按：俞说实非。一九七五年湖北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其中有一句作"根(垦)田人(仞)邑"，根即垦字之借，人即仞字之借，证明《韩非子》作"仞邑"是对的。那麽为什麽俞樾会认为仞字是有并刃灸灸 字之误呢?问题还是出在训诂上。俞氏为仞字的本义所惑，觉得作"仞邑"讲不通，遂疑仞字误。殊不知仞当读为牣， 牣有充牣义，仞(牣)邑就是使城邑人口充实。俞氏是训诂大家，但其校读古书，也难免有失误之处，此其一例也。

◆ 《韩非子·说林下》："弱子有扞灸弓，慈母入室闭户。"王引之谓"弱子扞弓之扞，当作扜，字从于，不从干。扜弓，引弓也。《说文》：'弙，满弓有所乡(□?)也。'字或作扜。《大荒南经》：'有人方扜弓射黄蛇。'郭注曰：'扜，挽也，音纡。'《吕氏春秋·雍塞》'扜弓而射之'，高注曰："扜，引也。'《淮南·原道》'射者扜乌号之弓'，高注云 ：'扜，张也。'弱子扜弓，则矢必妄发，故慈母入室闭户，若作扞御之扞，则义不可通"(《读书杂志》十六《馀编上》)。按：王说至确，扞、扜二字虽形体至近，但也逃不过训诂家敏锐的眼睛。

◆ 《九歌·东君》："纟恒灸 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鸣篪兮吹竽。"纟恒灸 、箫、鸣三字骈列，纟恒灸 、鸣均是动词(纟恒灸 是扌恒 字之借，《说文》："扌恒，引急也。")，则箫字亦当是动词。宋人洪迈《容斋续笔》卷一五"注书难"条引蜀客所见本作扌肅《广雅·释诂》、《广韵》有并训为击，则箫(扌肅)钟即是击钟。王念孙又进一步指出瑶读为摇，动也。纟恒灸

瑟以下三句，皆相对成文，若以瑶为美玉，则上下文不类矣。(《读书杂志》十六《馀编下》)这是凭文例和语法校读古籍的实例，而文例和语法，也都属於训诂的范畴。

◆ 《本草纲目》卷四十六蜗螺条肉段云：“主治烛馆，明目下水。”按“烛馆”一词始见於《名医别录》，历来未见解释。李时珍又不晓其义，故说：“烛馆二字疑讹误。”但是唐《新修本草》、《千金翼方》及宋《证类本草》(大观本及政和本)引《别录》文都作“烛馆”，证明这两个字并无讹误。今人刘衡如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引《许慎注淮南子》云：“烛晥，目内白翳病也。”考定馆乃晥之借字，“烛馆”一词遂豁然通解。(见《本草纲目·校点後记》，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第一版)这是运用破假借之字找出本字的训诂手段校勘古籍的一个好例。

◆ 《淮南子·泰族》：“故民知书而德衰，知数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机械而实衰也。”宋本正文和注当中的“实”字都作“空”。究竟实字对?还是空字对校勘家必须作出抉择，这就需要训诂知识。今谓空字对。《庄子·人间世》：“且德厚信矼，未达人气。”梁·简文帝注：“矼，悫实貌。”《淮南子》的德、厚、信、空就是《庄子》的德、厚、信、矼。古书中“空空”当诚恳、质实讲的很多，可见宋本作空是对的，後人不晓其义，遂改为实。(此例引自蒋礼鸿先生《校勘略说》一文)

(二)训诂与标点

◆ 正确地理解古书的文意，是对古书进行断句和标点的前提，而要正确地理解古书的文意，必须通训诂。例如：

◆ 《左传·成公二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按：疆理犹经界、界划。物，犹相也(见《仪礼·既夕·冢人》郑玄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标点本《春秋经传集解》将这句话断作“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春秋经传集解》册二，页 643)，即由於不明物字之义而误读。(此例引自陈增杰同志《语词札记》一文)◆

《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注引《列異传》：“天明，母重启侯：‘虽云 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亦何惜不一验之?’”其中“适适”即“的的”，显明貌。这里形容所见分明。(乐府诗《子夜歌》：“我念欢的的，子行由豫情。”“的的”与“由豫”相对成文，可证“的的”为明确之义。)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由於

不明“适适”之义，将这句话断作“此何太适?适亦何惜不一验之?”(《三国志》册二，页455)竟不知所云了。(中华书局版汪绍楹校注的《搜神记》卷十六“蒋济”条下也有这段话，标点不误。)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复与两钱散，成得药，去五六岁。”按：去者藏也，去、弆、举三字均有藏义，训诂家类皆知之，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由於不明去有藏义，将这句话误断作“成得药去。五六岁，……”(《三国志》册三页803。按此例引自钱剑夫《〈三国志〉标点商榷》一文。)

◆《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清人崔述《论语馀说》云：“‘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九字一句，谓衣食居三者俱全而惟无教也。”按：崔说至确。有不少注本将这句话断作“饱食有煖衣，逸居而无教”，实非。

◆《史记·黥布传》：“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吴汝纶《史记读本》以“坐法”为句，以黥字属下读，非是。杨树达谓“此当以‘坐法黥’为句。传首已举黥，传中但当称布，不合复称黥布也”(见《古书句读释例》46页)。杨说极是。

◆《汉书·昭帝纪》：“二年，春正月，大将军光、左将军桀，皆以前捕反虏重合侯马通功封，光为博陆侯，桀为安阳侯。”王先谦《汉书补注》於功字断句，封字属下读，非是。因为按照这种读法，这句话在逻辑上便陷於混乱(参看《古书句读释例》页47)。

◆《颜氏家训·书证》：“……殷仲堪《常用字训》，亦引服虔《俗说》，今复无此书，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有异?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按：“为当”是汉魏以迄隋唐习见的一个俗语词，可作选择连词用，有还是、抑或之意(参看《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新版345页)。有人不明“为当”之意，误将这句话断作“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有异近代，……”竟不知所云了。(见《南开学报》1981年2期刘叶秋《阅读散记》一文，又刘氏在《中国字典史略》第52页也引了这段话，也是这样标点的，
可见其误并非出於偶然。)

◆《酉阳杂俎》前集卷九《盗侠》：“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镳，言论颇洽。日将衔山，僧指路谓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岂不

能左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馀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煙曰：‘此是矣!’……”按：“僧即处分步者先排比”一句中的排比，乃唐时俗语词，有安排和准备的意思(见《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新版 117 页)。中华书局标点本《酉阳杂俎》的校点者大概不知道“排比”这个俗语词的含意，误将这句话断作“僧即处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馀里，不至”(见中华书局 1981 年 12 月版《酉阳杂俎》89 页)，致使文意不通。又考《太平广记》册四卷一九四“僧侠”条，这句话作“僧即处分从者(按：“处分”是指挥、命令的意思)，供帐具食。行十馀里，不至”。这类的“供帐具食”，即是《酉阳杂俎》中的“排比”，可证排比正是安排准备之意。

- 《酉阳杂俎·诺皋记下》：“郓州阚司仓者，家在荆州。其女乳母钮氏，有一子，妻爱之，与其子均焉，衣物饮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檎一蒂，戏与己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长，忘我矣!常有物与我子停，今何容偏?’”按：“常有物与我子停”的停字，也是俗语词，有平均分配的意思(参看《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新版 246 页)，中华书局标点本《酉阳杂俎》的校点者大概不明白停字之义遂将这句话断作“常有物与我子，停今何容偏”(见中华书局标点本《酉阳杂俎》页 147)，致使文意不明。
- 《武王伐纣平话》卷中：“女子见道，化金光去了。万民尽看，言道好希差，臣见奇异，特来奏我王。”文中“希差”，乃希奇、怪异之意。差有奇义，《唐音癸》已发之，《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言之极详。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武王伐纣平话》，校点者将这句话误断作：“万民尽看，言道好希。差臣见奇异，特来奏我王。”误矣。
- 以上十例，一至三例均由於不明字、词的古义而致误，四至六例由於不通语法逻辑而致误，七至十例由於不明俗语词的特殊含意而致误。而这些均属於训诂的范畴。不通训诂，则不能正确地标点古籍，观乎以上十例，可以概见矣。

(三)训诂与注释

- 注释古书，必须通训诂，其理至显，无待烦言。此正如宋人郑樵所云：“

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谓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难明也。”（《通志·艺文略》）按：古人之言有不通於今者，即需要运用训诂学的知识和方法加以诠释。例如：

◆《楚辞·天问》：“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王逸注云 ：“吞，灭也。揆，度也。”（《楚辞章句》）洪兴祖云 ：“羿之射艺如此，唯不恤国事，故其众交合而吞灭之，且揆度其必可取也。”（《楚辞补注》）按：王、洪训揆为度，有并属望文生训，殊不可通。孙诒让谓：“揆亦灭也，《吕氏春秋·知士》云：‘靖郭君大怒曰：剗而类，揆吾家。苟可以倕慊剂貌辨者，吾无辞为也。’《战国策·齐策》作剗而类，破吾家。此云 交吞揆之，即谓浞与国人交结破灭羿之家也。”（《札NC231》卷十二）按孙说至确。

◆ 《楚辞·九章·怀沙》：“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拨正?”王逸训拨为治，“言倕不以斤斧斲斫，则曲木不治，谁知其工巧者乎”（《楚辞章句》）孙诒让谓：“拨为曲枉，与正对文。《管子·宙合》云：‘夫绳扶拨以为正。’《淮南子·本经训》亦云 ‘扶拨以为正’，高注云 ：‘拨，枉也。’《修务训》云 ‘琴或拨剌枉挠’，注云 ：‘拨剌，不正也。’《荀子·正论》云：‘不能以拨弓曲矢中。’《战国策·西周策》云：‘弓拨矢鉤。’皆其证也。”（《札迻》卷十二）按：孙氏引据《管子·宙合》等五条材料证拨有曲义，其说确不可易，以之解《楚辞》，怡然理顺，王逸训拨为治，殊不可通。

◆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其中“怨女”的怨字，乃蕴积之意，不可误解。《新序·杂事》：“後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怨女即幽女，幽亦有蕴积之意。《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桓公勤民而管仲省腐财怨女”，《荀子·哀公》“富有天下而无怨财”，杨倞注：“怨读为蕴，言虽富有天下而无蕴蓄私财也。”《礼记·礼运》“事大积焉而不怨”，《经典释文》：“怨，于粉反，积也。”此均足证明怨有积义。（参看《章太炎全集》第一册《膏兰室札记》九五“怨女”条、蒋礼鸿师《义府续貂》114 页）又《楚辞·九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冤结即郁结，姜亮夫师《屈原赋校注》云 ：“冤结，即宛结、郁结一声之转。”（《屈原赋校注》449 页）有的选本注为“冤苦而郁结”（马茂元《楚辞选》171 页），即由於不明冤字之义而误解。又《楚辞·九叹·愍命》：“丛林之下无怨士兮，江河之畔无隐夫。”怨

与隐对文，怨即隐义，王逸注这句说：“言己既举士，必先於丛林侧陋之中，使无怨恨；令江河之界，使无隐佚之夫。”（《楚辞章句》）望文生训，未为正诂。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文化部《红楼梦》校订出版小组注：“百足之虫，指马陆、蜈蚣一类节肢动物。这类动物被截成几段後仍会活动，故称死而不僵。”按：观此注，是训僵字为僵死、僵硬之僵实误。此僵字实为倒下之义。《说文》人部：“僵，偾也。”足部：“踣，僵也。”都是倒义。《搜神记》卷六“僵树自立”条：“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树僵地，围一丈六尺，长十丈七尺。民断其本，长九尺馀，皆枯。三月，树卒自立故处。”（中华书局版汪绍楹校点本《搜神记》页 80）前云僵，後云立，显证僵即倒仆之义也。《文选》卷五二曹冏《六代论》：“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众也。”李善注引《鲁连子》：“百足之虫，断而不蹶，持之者众也。”《方言》：“跌，蹶也。”是蹶亦有倒义。（参看陆宗达先生《训诂简论》166 页）

-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所编《孙膑兵法·地葆》：“凡地之道，阳为表，阴为裚，直者为纲，术者为纪。纪纲则得，陈乃不惑。”校者曰：“术疑借为屈。”按：校者为术字的常义所惑，觉得讲不通，乃疑术字是屈字之借，实则不然。术字古有迂迴之义，近人沈兼士《与丁声树论释名潏字之义类书》已发之（见《段砚斋杂文》），孙膑书之术乃谓迂，与直相对。（参看蒋礼鸿《义府续貂》145 页）
- 贾谊《旱云赋》：“终风解而雾散兮，陵迟而堵溃。”某选本注云：“终风，整日濛的风。”按：此乃常识性错误。终风之终，应作既讲，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终风且暴”条，学者类皆知之，不通训诂而注释古书，则难免乎常识性错误。
- 乐府诗《企喻歌》：“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注云：“作健，作健儿也。”（见《乐府诗选》107 页）按：此注误。“作健”乃振作奋发之意。“作”有兴起义，《易·乾》“圣人作而万物睹”，《释文》：“马融作起。”“健”有刚猛之义。《辞源》释作健为“振作奋发，有称雄的意思”（见新《辞源》册一页 195），得之。
- 《史记·日者列传》“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司马贞《史记索隐》曰：“谓卜者自矜夸而庄严，说祸以诳人也。”按：此说殊谬。王念孙、桂未谷均读严

为譀，《说文》：“譀，诞也。”又：“誇，譀也。”多言 严即多言 诞(王说见《读书杂志·史记第六》，桂说见《札朴》卷五)。严 譀均从敢声，得以通借。小司马不能破字为说，是以扞格难通。此正如王引之所说：“……至於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於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经义述闻》卷三十《通说下》“经文假借”条)◆

《汉书·王莽传》：“方今天下闻崇之反也，咸欲骞衣手剑而叱之，其先至者，则拂其颈，溷其匈，刃其躯，切其肌。”颜师古曰：“拂，戾也。”按：此乃望文生训，非其本指。王念孙谓：“拂读为刜，斫也 ，谓以剑斫其颈也……《说文》曰：‘刜，击也。’《广雅》曰：‘刜，斫也。’”(《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五》“拂其颈”条)其说得之。颜师古为借字所惑，故不能得其正解。

◆《荀子·臣道》：“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杨有倞浼注：“环绕其主，不使贤臣得用。”王念孙曰：“杨说甚迂，环读为营，营，惑也，谓营惑其主也营与环古同声而通用。”(《读书杂志·荀子第五》“环主”条)按：杨有倞浼依借字解之，故以文害辞，王念孙改本字读之，故怡然理顺。

◆ 《颜氏家训·勉学》：“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其中“鹿独”一词殊为费解，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备引清人卢文弨、焦循、郝懿行之说，或谓鹿独是独鹿之倒文，当是彳亍之意，或谓“鹿独，今呼作捋夺”，或又谓“鹿独或当时方言，流离颠沛之意”，或又谓鹿独“或是碌磚二字，味全句神似也”(见颜氏家训集解》15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7 月第一版)。按：诸说均有未谛。鹿独乃联绵词，声转又作阑弹、兰单、鹿埵、落度、落拓、郎当、潦倒、邋遢，均有疲困不振之义。(参看朱起凤《辞通》卷二十三“落拓”条、钱锺书《管锥编》册二卷699“阑殚”条、蒋礼鸿《义府续貂》9 页“独漉、鹿独”条。)凡联绵词，“泥於其形则岨峿不安，通乎其声则明辨以晰”(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三)，这是古书注释中所应特别注意的。

◆ 杜甫《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杨伦《杜诗镜铨》云：“按《说文》：‘扈，尾也。’跋扈，犹大鱼之跳跋其尾也。”黄生《义府》卷下“扈”字条云：“扈，渔具。盖编竹以禁鱼者。汉质帝目梁冀为跋扈将军，取譬於此。以鱼之彊有力者，能跋出扈外也。”按：黄、杨二氏释跋扈一词，均属望文

生训。跋扈乃联绵词，亦作拔扈、播扈，犹言强梁也。联绵词“本因声以见义”，黄、杨二氏“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语见《经义述闻》卷二十九《通说上》“犹豫”条)。

◆ 韩愈《华山女》：“广张福罪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某选本注云：“狎恰，当时口语，你邀我，我邀你的意思。”按：谓狎恰是当时口语不错，但释之为“你邀我，我邀你”，则臆说无据。“狎恰”在这裘是多而密集的样子，狎恰音转为戢戢，亦有密集义。张籍《采莲曲》：“青房圆实齐戢戢，争先竞折漾微波。”韩愈《和侯协律咏笋》：“戈矛头戢戢，蛇虺首掀掀。”诸戢戢并当作密集解。马茂元先生《唐诗选》注张籍诗的戢戢为“饱满而突出的样子”，亦属臆说。

◆ 《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汪凤”条(出《集异记》)：“唐，苏州吴县甿汪凤，宅在通津，往往怪异起焉……凤居不安，因货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岁，其亲戚凋陨，又复无几。忠大忧惧，则损其价而摽货焉……邑有张励者……因诣忠，请以百緡而交关焉。”文中“交关”一词，是六朝以迄唐宋时代的一个俗语词，有交易、买卖之意(见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80 页)。齐鲁书社出版的《太平广记选》一书，注者不懂得“交关”这个俗语词的特殊含意，注为“交出房子的钥匙
”，大误。

◆ 《荀子·不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其中“吟口”二字，杨有倞浼注云 ：“吟咏常在人口。”按：杨氏增字为训，殊未为当。北京大学《荀子》注解组的《荀子新注》注为：“传颂於人民之口。”(见《荀子新注》27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 2 月第一版)盖即本於杨倞之说。考《说苑·谈丛》有云 ：“盗跖凶贪，名如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朱起凤谓“凶贪先讹作贪凶，贪从今，因误为吟，凶似口，又误作口”(《辞通》卷十一)。据朱氏之说，则吟口有可能是凶贪的讹字，杨有倞浼等据讹字立说，固宜其说之谬悠也。(“吟口”之训，清人郝懿行、俞樾、近人刘师培等各有说，朱氏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未必为确诂。但杨倞之说站不住，则是无可疑的。)

◆以上十五例，按其内容可为五类：一至七例属於字词的古义，八至十例属於文字的通假，十一、十二例属於联绵词，十三、十四例属於俗语词，十五例属於

文字的形讹。这些又都是训诂学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概见训诂对於古籍注释工作的重要性。

◆ 训诂学不仅可以指导我们正确地注释字、词的含义，同时还为我们提供注解古籍的科学方法，提醒我们注释工作中应避免的弊病。如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所载《经文假借》《语词误解以实义》《经传平列二字上下同义》《上下相因而误》、《增字解经》诸文，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所附"连语"条(按：王氏所谓连语，包括联绵词和同义有并列③合词两种)，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及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廿二》讲校勘，这些对於古籍注释工作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四)训诂与翻译

◆ 近代著名学者严复论翻译，有信、达、雅之说。翻译古文亦然。信、达、雅三者之中，信字居首，信即正确、准确之意。而要正确、准确地翻译古文，必须通训诂。换言之，如果缺乏训诂的修养或根本无视训诂的基本法则，则其译文必不会准确，甚或凭臆妄说，不知所云。例如：

◆ 章太炎《秦献记》："以斯骫於用法，顾使秦之黎献因是得优游论箸，亦斯赞之矣。"其中的"骫於用法"，前些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法家著作选读》翻译为"灵活地运用了法令"，殊误。骫字在此不是灵活的意思。《广雅·释诂》："骫，曲也。"《吕氏春秋》卷一四《必己》"直则骫"，高诱注："曲也。"所谓"骫於用法"即是曲於用法，换成现代的语言，即是用法不直，也就是说不能严格地执行法令。"灵活地运用法令"与"不能严格地执行法令"有正反之别，褒贬之殊，不可混为一谈。章太炎在这裘是批评李斯执法不严，而不是赞扬李斯执法灵活。

◆ 《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人将这几句话译作："喫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过得习惯……"按：译文与原义大相径庭。"甘其食"四句是古汉语语法学中的所谓意动用法，意即"以其食为甘，以其服为美，以其居为安，以其俗为乐"，并非说真的"喫得香甜，穿得漂亮……"。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回到"复结绳而用之"的原始社会去，过一种"归真返朴"的缺乏物质文明的

生活，但在精神上，却又以这种原始的生活状态为高尚美好，所以说“甘其食，美其服”。意思就是说：以自己所喫的为香
甜，以自己所穿的为漂亮。实际上却是并不香甜，并不漂亮。

◆以上从校勘、标点、注释和翻译四个方面讨论了训诂学对於古籍整理的重要作用，下面再看训诂学对於辞书编纂将有的作用。

三、指导辞书编纂

训诂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古代文献中的字和词，而辞书编纂工作，也就是解释词义，不言而喻，训诂学与辞书编纂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辞书编纂要以训诂学为指导，而训诂学则应该在辞书编纂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 训诂学对辞书编纂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纠正旧辞书在释义上的谬误

◆ 字典辞书在释义上存在个别的失误，是难免的，问题是这种失误不易被发现。但是如果掌握了一定的训诂学知识，懂得训诂的条例和方法，则这种失误还是可以抉发的。例如唐人韩偓《清兴》诗：“阴沉天气连翩醉，摘索花枝料峭寒。拥鼻绕廊吟看雨，不知遗却竹皮冠。”(《全唐诗》册二十页 7805，中华书局 1960 年版。)其中“摘索”这个词，台湾编的《中文大辞典》解释道：“摘索，索取也。”并以韩偓此诗为书证(见《中文大辞典》册十四页 312)。按：此解大误。首先，从韩偓诗来看，“阴沉天气连翩醉，摘索花枝料峭寒”是对偶句，“阴沉”与“摘索”相对成文，均为形容词，作定语用。“阴沉”修饰天气，“摘索”修饰花枝，各为偏正结构。《中文大辞典》训摘索为索取，则摘索是动词，“摘索花枝”是动宾结构，与上文“阴沉天气”失对，这是讲不通的。今谓摘索即是萧索、离索、疏索，乃萧条冷落之意，与索取义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摘有离义，宋元小说戏曲中屡见之(参看许政扬《宋元小说戏曲语释》，《南开学报》1979 年第一期)。又诗词曲中每见摘离一词，摘就是离(参看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摘

离”条）◦摘既有离义，则摘索即离索 ◦杨万里诗“更觉梅枝殊摘索”，摘索即离索也 ◦如果照《中文大辞典》的释义，训摘索为索取，则这句诗便根本讲不通 ◦离索者，萧条冷落之意。许浑《题岫上人院》诗：“离索秋虫响，登临夕鸟还。”（《全唐诗》册八页 6062）以离索状秋虫之鸣，则清寂冷峭之意可知。又韩偓《旧馆》诗：“前欢往恨分明在，酒兴诗情大半亡◦还似墙西紫荆树，残花摘索映高塘◦”（《全唐诗》册十页 3845）摘字一本作萧，则摘索亦即萧索 ◦萧索亦萧条冷落之意也，如骆宾王《乐大夫挽词五首》：“萧索郊埏晚，荒凉井径寒。”（《全唐诗》册二页 851）萧索与荒凉相对，则萧索之意灼然可知 ◦诗词中又有疏索一词，与摘索也是近义词，如骆宾王《畴昔篇》：“当时门客今何在?畴昔交朋已疏索。”（《全唐诗》册二页 835）疏索在此应是疏远、冷淡之意。

◆经过这样一番钩稽和考辨的功夫，我们可以断然指出《中文大辞典》对摘索的解释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是由於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训诂知识和方法媄得以发现的。

◆ 再如修订本《辞源》第二册 1469 页“会”字条，其第六个义项是“能”，引《景德传灯录》十二《睦州龙兴寺陈尊宿》“师弹指一声云：‘会不?’云：‘不会◦’”一句为书证 ◦按：此“会”字当训为领悟 ◦晓解，不是能的意思，《辞源》引来作为“能”义的书证，是错误的 ◦考会字屡见於禅宗语录，均为晓悟义，如《景德传灯录》卷二：“尊者又语彼众曰：‘会吾语否?’”会即是懂得 ◦晓解 ◦又同书卷四：“某甲不会，乞师指示◦”不会即不理解 ◦不明白 ◦又：“唐天册万岁中，天后诏入殿前，仰视天后良久曰：‘会麽?’后曰：‘不会。’师曰：‘老僧持不语戒◦’言讫而出◦”此“会麽”即懂吗?“不会” 即不懂 ◦由此可见，修订本《辞源》把《景德传灯录》中的会字理解为能，显然是错误的 ◦◆ 以上二例，只是窥豹於一斑，辞书中的错误，远不止此，读者掌握了
训诂学知识，自会发现一些类似的问题，从而收隅反之功。

(二)考索和补充被漏略了的义项

◆ 字典辞书在每一个条目下面要罗列字、词的各个义项，作为大型辞书，这些义顶罗列得是否全面，是判别其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训诂学是研究字、词古义的学问，它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辞书编纂工作提供丰富的资料，从而使辞书不致

将应列的义项漏略掉；已经被漏略了的，还可以在重新修订时加以补充。下面看一些例子：

真《辞海·语词分册》(上册 117 页)在真字下列了五个义项：①真实；真诚。②本原；自身。③官职。④指“真书”。⑤姓。按：真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义项应予补充：即形象、容貌之义。六朝人语中就有“写真”一词，写真就是画像，真就是像、容貌。《颜氏家训》卷七《杂艺》：“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意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这婜的写真就是画像，真就是图像、容貌。在唐宋人的文字婜，写真这个词更是数见不鲜，如白居易《李夫人》：“君恩不尽念未已，甘泉殿婜令写真。”(《全唐诗》册七页 4706)缺名《梅妃传》：“有宦者进其画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张友鹤《唐宋传奇选》222 页)画真就是画像，真就是图像。作为大型辞书的《辞海》，“真”的图像、容貌之义是不应失收的。

保《辞海·语词分册》在保字下列了九个义项(上册 220 页)，但保字古有依、恃之义(本章上文已详言之，兹不赘述)，《辞海》却漏掉了，这是不应该的。

行《辞海·语词分册》(上册 822 页)列举了二十多个义项，不可谓少，但是仍有一个重要的义项被漏掉了：行有嫁义。《渚宫旧事》三引《襄阳耆旧传》载《高唐赋》曰：“赤帝女曰瑶姬，未行而亡。”《列女传》四《鲁寡陶婴妻传》：“虽有贤雄兮，终不重行。”《论衡·骨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赵王薨。”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结♠行事君。”凡此行字，均是嫁义。《仪礼·丧服》“子嫁反在父之室”，郑玄注：“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适人。”是郑玄亦知行有嫁义。《诗·泉水》：“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闻一多谓行即嫁(《闻一多全集》册二页 192)。宋·赵与旹《宾退录》：“庆□中，贝贼王则以幻说率众闭门为不轨，渔城中女子，无如赵氏妻。致帛万端，金千斤，聘为妻子。且曰：‘女若不行，即灭尔族。’”这段文字中的行字犹保留其古义，即嫁的意思。像这样的常见义项，作为大型辞书也不应该失收。

自《辞海·语词分册》列七个义项(下册 2054 页)。按：自字古有虽义，当补收。《汉书·食货志》：“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又《王莽传》：“自莽为不顺时令，百姓怨恨，莽犹安之。”以上自字，均为虽义。杨树达《汉书窥管》(卷一页 20—22)及《古书疑义举例续补》“自作

虽义用例”曾胪举大量材料证明自有虽义，可成定谳。此义《辞海》亦　应收录。

顾　《辞海·语词分册》所列义项有十一条(下册 1985 页)，不可谓少，但仍未为完备，顾字古有还返之义，即失收。《说文》：“顾，还视也。”顾的还返义是从这个本义引申出来的。《韩非子·内储说上》：“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於市?’……”乐府诗《度关山》：“行人思顾返，道别且徘徊。”古诗《行行重行行》：“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以上诸“顾返(反)”都是同义③词，顾就是返。《穆天子传》卷三，天子答西王母之谣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郭璞注：“顾，还也。”王粲《七哀诗》：“行者不顾反，出门与家辞。”曹植《吁嗟篇》：“惊飙接我去故归彼中田。”故是顾的通借字，“故归”是同义③词，故(顾)即归也，归即还返也。凡此，均足证明顾有还返之义。(参看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四》“顾反”条、蒋礼鸿《义府续貂》“顾返、顾归、故归、回故”条。)这个义项，《辞海》当收。

意　《辞海·语词分册》(下册 2252 页)列六个义项。按：意有疑义，当补。《文选·长杨赋》注引《广雅》：“意，疑也。”《吕氏春秋·去尤》：“人有亡NB15E浼者，意其邻之子。”《史记·梁孝王世家》：“梁王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馀人，於是天子意梁王。”(《汉书·文三王传》同，颜师古曰：“意，疑也。”)《张仪传》：“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直不疑传》：“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觉，妄意不疑。”凡此意字，均是疑义(参看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四》“意疑孟尝君”条)。作为大型辞书的《辞海》，此义亦当补收。

虑　《辞海·语词分册》(下册 1998 页)列四个义项：①思考；谋划。②忧。③打扰。④姓。按：虑字古有大率、大略之义，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九《通说上》“无虑”条述之颇详，王氏云：“无虑或但谓之虑，《荀子·议兵》……杨有倞浼注：‘虑，大凡也。’《汉书·贾谊传》……师古曰：‘虑，大计也。’”虑的这个义项，《辞海》当补收。

知　《辞海·语词分册》列九个义项(下册 1584 页)，今按：知有接义，可补收《墨

子·经篇 》：“知，接也。”《庄子·庚桑楚》：“知者接也。”《後汉书·传》：“贫贱之知不可忘。”《群书治要》引作“贫贱之交”，则知即交，交亦接也。

瀫 《辞海·语词分册》列八个义项(下册 1624 页)，今按：有养义，当收。《汉书·循吏传》：“及务耕桑，种树畜养，去食瀫马。”杨泉《物理论》：“⑤马十日，一日饿之。”《敦煌变文集》：“我今磨刀瀫马，唯佇训练之功。”(《敦煌变文集》上册 379 页)以上⑤字，均为养义。

物 《辞海·语词分册》(下册 1531 页)列七个义项。今按：物有鬼魅义，应补。《史记·孝武本纪》：“能使物，却老。”《集解》引如淳曰：“物，鬼物也。”《扁鹊仓公列传》：“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索隐》曰：“当见鬼物也。”《汉书·高五王传》：“舍人怪之，以为物而司之，得勃。”师古曰：“物谓鬼神。”《宣元六王传》：“或明鬼神，信物怪。”师古曰：“物亦鬼。”《抱朴 子》卷四《金丹》：“凡小山皆无正神为主，多是木石之精，千年老物，血食之鬼。”《搜神记》：“黄初中，顿丘界骑马夜行者，见道中有物……魅便就地犯之……遂失魅。”(《太平广记》册八卷三五九“顿丘人”条引)此文物、魅互称，明物即是魅。下迄唐、宋，物字有时还作鬼魅解，如唐释贯休《经古战场》诗：“多少行人，白日见物。”(《全唐诗》册十二页 9309)即白日见鬼也。《永乐大典》卷二万三百十疾字韻引《小说集異》：“杜工部尝作《花卿》及《姜楚公画鹰歌》以示郑虔广文，广文曰：‘足下诗能以疗邪疾。’他日，广文门下其妻有疾，来投工部曰：‘小人妻如有物凭，歌泣不时，愿赐员外二歌以理。’”所谓“如有物凭”，意即如有鬼魅附在身上。又《太平广记》第三一六—三五五卷(鬼部)，颇多物作鬼魅解的例子，文繁不具引。总之物的鬼魅义，为古籍所习见，作为一部大型辞书，不应失收。

《辞海》中义项漏略之例甚多，以上十例不过是窥豹一斑。传统训诂学对於字词古义的研究，有丰硕的成果可供采择，仅高邮王氏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二书，就发现了很多前人所不知道又不见於任何字典辞书的字词的古义，这在《经义述闻·通说上》有集中的论列。作为大型辞书，理应汲取前代学者这些可贵的研究成果。可惜《辞海》、《辞源》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三) 抉发词的意义结构间的内部联

◆ 所谓抉发词的意义结构间的内部联□，用中国传统训诂学的一句老话来说，就叫做“观其会通”。什麽是“会通”呢?“会通”基本上就是一种综合，即综合语词和语词、字和字之间内容和形式上的本质特点。就内容来说，是词义和一定语言环境中的表达功能；就形式来说，主要是作为语词的物质外壳的语音。从语词中抽出这两方面的相同或相牵连的质素来加以综合，就可以看到语义的内部联□。(以上参看蒋礼鸿《辞书三议》，《杭大学报》1977 年 2 期)而一旦掌握了这种内部联□，就能把错综③杂的一词多义的现象理出头绪，并贯串起来，从而更好地掌握一个词的全部意义。这对於辞书编纂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下面看几个例子：

◆ 《说文》玉部：“理，治玉也。”段玉裁注云：“《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角思　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於无憾而後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伸之义也。戴先生《孟子字义疏证》曰：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郑注《乐记》曰：理者，分也。许叔重曰：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古人之言天理何谓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天理云 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段玉裁和戴震对理字的研究，就抉发了理字的意义结构间的内部联□：理字本义为剖析，由这个本义引申之，可得出分理、肌理、腠理、文理、条理、天理诸义项。理字的意义虽然极为纷繁，但是抓住了本义和引申义这条发展线索，是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的。

再如习见於唐宋诗词中的“却”这个词，张相在《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列举了八条十四义，但由於未能掌握其意义结构间的内部联□，以致排列得零乱无序：

却一　语助辞，用於动辞之後。有“掉”、“了”、“得”、“着”等义

却二　犹“於”也。

◆ 却三　犹“正”也。於语气加紧时用之。

◆ 却四　犹“倒”也；“反也”。此为由“正”字义加强其语气者，於语气转折时用之。

◆ 却五　犹“返”也；“回也”。此由退却之本义引申而来。

◆ 却六 犹“还也”；“ 仍也”。

◆ 却七 犹“再”也，意义有时与作“还”字解者略近。

◆ 却八 犹“岂也”。

这八条十四义，实在是缴绕不清。其实，只要对“却”这个词的意义结构间的内部联进行细密的考察，便会发现：却的本义是退，是个动词，由此而演变为返或还的意思，词性向着副词转变，逐渐趋於虚化，这就是“却五”。由这个意义再向三方面发展：①由还带有动词性质的“返”变为纯粹副词的“反”或“倒”。这就是“却三”的前半(原书所举唐诗诸例)和“却四”；这个“倒”用於反诘语气，有时可译为“岂”，这就是“却八”。②由还带有动词性质的“还”变为纯粹副词的“还”，这就是“却三”的後半(原书所举宋词诸例)和“却六”；由这个“还”可以很自然地演变为“再”，这就是“却七”。③退、返、还都含有去

的意思，其用於另一动词後面的逐渐虚化为带有词尾性质的“—去”、“—掉”或“—了”，这就是“却一”。根据原书所提供的材料，经过这样一番重新爬梳除了“却二”的性质和来源尚待考索外，却字的意义结构和各个意义先後嬗

变的轨迹就显得比较清楚、有条不紊了。如图：灌

◆ 退—→返，还(huán)—→反，倒—→岂灌

—→还(hái)—→再

灌—→去—→掉—→了灌

(此例引自张永言先生《词❷学简论》页52—54，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有时，单靠词义引申这条线索，还不能把词的意义结构间的内部联□全部清理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借助於其它手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与综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於词的假借义的探求。而为要探求词的假借义，就必须充分重视作为词的物质外壳的声音。试析一例：

◆ 《辞海》(未定稿)“馨③”：“作语助，犹言样。见‘宁馨’。”查“宁馨”条下云：“晋宋时俗语，‘这样’的意思。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谬误杂辨》引城阳居士《桑榆杂录》：‘宁，犹如此；馨，语助也。’刘禹锡《赠日本僧智藏》诗：‘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参见‘宁馨儿’。”

◆ 按：《辞海》只是指出了馨字可以作语助，却未能讲出所以然。馨的意思是馨香，何以能作语助?经过考察，我们发现馨字之所以能作语助，是因为它是

粤只 的同音借字《说文》只部："粤只，声也，从 只，粤 声 。读若馨。"段玉裁注〗云："谓语声也，晋、宋人多用馨字，若'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是也。馨行而粤只 废矣，隋唐後则又无馨语，此古今之变也。"(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说文解字注》87 页)段氏谓粤只 与馨是古今之变，可谓一语破的，但谓"隋唐後又无馨语"，则失考。有若干例子证明隋唐後仍有馨语，如张文成《遊仙窟》："婀娜腰支细细许，目兼 目舌 眼子长长馨。"(见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21 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5 年版)陆畅《云安公主出降杂咏·坐障》诗："白玉为竿丁字成，黄金繍带短长轻。"其中轻字，《全唐诗》注道："一作馨。"(《全唐诗》册七页 5442)轻字无义，作馨为是。这都是唐人用馨字作为助声之词。六朝时又用一个声音相近的"形"字来代替馨，如殷芸 《小说》："晋成帝……尝在后前，乃曰：'阿舅何为云人作贼，辄杀之?人忽言阿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鼠何以作尔形语?'"(余嘉锡辑本，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页 292，中华书局 1963 年 1 月第一版)尔形即是尔馨、如馨、如许。不过唐宋时虽有馨语，却已渐由"生"字起而代之，如"太憨生"、"太瘦生"、"作麽生"之类。又如《唐诗纪事》所载李白《戏赠杜甫》诗(或认为伪作)："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
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此诗亦载《全唐诗》册三页 1892)王安石《次韵吴季野题岳上人澄心亭》诗："空庭五月尚寒生。"杨万里《夏至雨霁与陈履常暮行溪上》诗："夕凉恰恰好溪行，暮色催人底急生。"从这些材料，可以给馨字理出一个古今之变的谱系来：

有粤只——→馨（形）——→生

这个古今之变的谱系，也就反映了词的意义结构间的内部联□。编纂辞书，如果对这种内部联茫然无知，是很难取得理想的成绩的。(以上馨字例，係自蒋礼鸿师《辞书三议》一文，并略有补充。)

◆ 总上所说，可见掌握词的意义结构间的内部联□，对於更好地掌握一个词的全部意义以及科学地排列词的各个义项，都是极为重要的。而这些，又正是辞书编纂工作所应特别致力的。

第四章　训诂的条例、方式和术语

一、训诂的条例

训诂的条例有三：一曰形训，二曰声训，三曰义训。兹分别说明之。

(一)形训

◆ 用分析文字形体的方法来解释字义，谓之形训。先秦典籍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五年》“反正为乏”，《左传·昭公元年》“皿虫为蛊”，《韩非子·五蠹》“自环者谓之ㄙ，背ㄙ谓之公”等等，都是形训。许慎的《说文解字》，凭借字形的构造说解字的意义，也是形训。古人将汉字字形的构造归纳为六种，即所谓“六书”，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会意，四曰形声，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其中前四种，从训诂学和词❷学的角度讲，都是形训。象形如《说文》：“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象形。”“月，阙也。太阴之精，象形。”按：日，金文作☉〖TPT1，+4mm。8mm，BP〗〖FK)〗，甲文作〖FK(W1*3。3〗〖TPT2，+4mm。8mm，BP〗〖FK)〗；月，金文作〖FK(W1*3。1*3〗〖TPT3，+4mm。4mm，BP〗〖FK)〗，甲文作〖FK(W1*3。3〗〖TPT4，+4mm。8mm，BP〗〖FK)〗。根据这两个字的形体，可以解释出它们的含意，此之谓形训。指事如有NB056 有NB057逸 二字，即今之上下字，以线条作为指事符号，短线在上者谓之上，短线在下者谓之下，根据这两个字的形体，可以解释其含意，此亦形训。会意如信字，《说文》：“信，诚也。从 人从 言，会意。”即所谓人言为信。又如休字，从人从木。人倚於木，是谓休。根据信、休二字之形，即可解释其义，此亦形训。形声如江、河，左旁为形，右旁为声，形旁表示字的本义所属的意义范畴。又如翁字，《说文》云：“颈毛也。从 羽，公声。”从羽，即表示这个字的本义跟鸟类的羽毛有关。《山海经·西山经》：“天帝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鹑，

黑文而赤翁。”就是用的“颈毛也”这个本义。有时形声字的声旁也含有意义，即所谓声中有义，如诂字，《说文》云 ：“训故言也。”段注：“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这说明诂字的声旁“古”不仅表示音读，还含有一定的意义。(《说文》：“古，故也。从 十口，识前言者也。”)此类形声字声中含义之例在《说文》中颇不少见，近人杨树达《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字义同缘於语源同例证》等文述之极详，可以参看(见《增订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

(二)声训

- 亦称音训，取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字义。有同音的，如《说文》：“衣，依也。”有双声的，如《说文》岂部：“恺，康也。”有叠韵的，如《说文》人部：“侨，高也。”关於声训，《白虎通》、《释名》两书中材料最多，郑玄所注群经中也有不少散在的资料，今人张舜徽先生为之裒集发挥，撰为《演释名》一文，收入《郑学丛著》一书中。又清人张金吾《广释名》一书，搜罗经子注文中的声训材料甚富，至於前贤和时人讨论声训问题的理论性文章，更是汗牛充栋，读者自可参看。

(三)义训

- 以通行词训释古语词或方言词的意义，谓之义训。如《尔雅·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始是通行词，前面被解释的十一个词，或为古语词，或为方言词。《说文》及古传注多採用以通行词解释古语词的办法，杨雄《方言》一类的书则是以通行词解释方言词。

二、训诂的方式

- 训诂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曰互训，二曰推原，三曰义界。兹分别说明之。

(一)互训

◆ 互训是用同义词或近义词相互解释的一种释词方式。细分之又可区别为三种：

1．《说文》同一部首中的互训。如《说文》言部：“讽，诵也。”“诵，讽也。”艸部：“茅，菅也。”“菅，茅也。”木部：“枏，梅也。”“梅，枏也。”“栋，极也。”“极，栋也。”“櫽，栝也。”“栝，櫽也。”人部：“何，儋也。”“儋，何也。”“俜，侠也。”“侠，俜也。”页部：“颠，顶也。”“顶颠也。”“頞，頟也。”“頟，頞也。”以上是以同义词互训。也还有以近义词互训的，如《说文》疒部：“疾，病也。”
“病，疾加也。”段注：“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这说明疾与病只是近义词。

2．《说文》不同部首中的互训。如《说文》老篆下段注云：“考、老适於许书同部，凡许书异部而彼此二篆互相释者视此。如‘？？，窒也’；‘窒，有？？也’。‘但，裼也’；‘裼，但也’之类。”(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说文解字注》398页)又裼篆下段注云：“凡全书中异部而互训者视此。裼训但，但训裼，其一端也。”(同上书396页)它如：“珍，寶也。”“寶，珍也。”
“玩，弄也。”“弄，玩也。”“慎，谨也。”“谨，慎也。”

3．集合同义字以类为训。此种互训於《尔雅》中最为多见，如《尔雅·释诂》：

适、之、嫁、徂、逝，往也。(动词)

乔、嵩、崇，高也。(形容词)

尸、职，主也。(名词)

有 印浼、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代词)

粤、于、爰，曰也。(虚词)

应该注意的是，所谓互训，是指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有相对的同义，并不等於它们在一切环境中绝对同义。如《说文》言部：“讽，诵也。”“诵，讽也。”段玉裁据《周礼注》指出讽仅背文，诵则以声节之，统言则通，析言有别。又《说文》艸部：“茅，菅也。”“菅，茅也。”段氏於茅篆下注云：“按统言则茅菅是一，析言则茅与菅殊，许茅、菅互训，此从统言也。陆玑曰：‘菅似茅而滑泽无毛，根下(当作上)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韧宜为索，沤乃尤善矣。’此析言也。”

(二)推原

◆ 根据词的声音线索，探索词义的由来，这种训诂方式叫做推原，亦称推因。黄侃云：“凡字不但求其义训，且推其字义得声之由来，谓之推因。”如郑玄《仪礼·士冠礼》注所云 “弁之名出於槃”，《周礼·地官序官》注所云 “种⑤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礼记·玉藻》注所云 “褘读如翬，揄读如摇，翬冾、摇皆翟雉名，刻绘而画之，著於衣以为饰，因以为名耳”，这就是推原。又如“鹿台”一词，本钱府之通名，但何以钱府就叫做鹿台呢?这就必须用推原的方法嫱能解决。从声音上推求：鹿与录同音，录是铜之色(《说文》：“录，金色也。”古谓铜曰金)。所以录台就是取铜钱之色以为名，放钱的地方便称为录台，同音通假，又写做鹿台。(参看《章太炎全集》第一册，《膏兰室札记》卷二页 202)这便是推原，亦即根据词的声音线索，探索词义之由来。再如《离骚》中有“女嬃”一词旧注众说纷纭，清·张云璈在《选学胶言》中以嬃为贱妾之称，朱骏声《离骚赋补注》亦云 ：“据《汉书·天文志》皆借须为嬬，媵妾也。”姜亮夫师谓：“嬃疑本作嬬 ，《说文》训嬬为弱也，一曰下妻也，从 女，需声。凡今从需之字，皆有弱小、美好之义，襦训短衣，懦训驽弱，儒乃柔而有术之士，繻训绘彩色，醹训厚酒，皆是……虞支旁转，则为姨……支对转清，则为媵。”(《屈原赋校注》52页)这也是据声音以探求词义之由来的一个例子。又如“离娄”一词，为古之善视者，为什麼善视者就叫做离娄呢?从声音上探求，便会发现娄声之字多有空义，而空与明义相通《说文》女部：“娄，空也。”俞樾云 ：“凡物空者无不明，故以人言则曰离娄，以屋言则曰丽廔，离与丽，皆娄字之双声也。《论语·先进》：‘回也其庶乎，娄空。’此言颜子之心，通达无滞，若窗牖之丽廔闓明也。”(《古书疑义举例》卷七《不达古语而误解例》)娄之重言曰娄娄，《释名·释宫室》：“楼，谓户牖之间有射孔，楼楼然也。”《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六作“娄娄然也”。冠以双声之字则曰离娄、丽廔，《说文》：“〖JX*7〗〖FK(W1*3。1*3〗〖TPT5，+4mm。4mm，BP〗〖FK)〗〖JX-*7〗，窗牖丽廔闓冾明。”陆机《白云赋》：“构琼阕之离娄。”又娄、朱古韻並隶侯部，故离娄又得称离朱，乃古时善视之人。然则心明曰娄空，屋明曰丽廔、娄娄，目明曰离娄，其义一也。敦煌写本《鷰子赋》：“不言我早悉，事状见喽喽。”喽喽又为事状之明晰。後世或言玲珑、伶俐，其义

有并与娄空同，所谓剔透聪明者是也。(以上节录自蒋礼鸿师《义府续貂》页 35—36) 又转为喽囉，亦聪明之义，卢仝《玉川子集·寄男抱孙》“喽囉儿读书，何异摧枯朽”，寒山子诗“自逞说喽囉 ，聪明无益当”，皆是也。

(三)义界

◆ 用一句或几句话来阐明词义的界限，对词所表示的概念的内涵作出阐述或定义，这种训诂方式叫做义界。黄侃云 ：“凡以一句释一字之义者，即谓之义界。”用义界的方式来训释词义，对帮助人们了解词的概括含义，是更为有效的如《说文》见部：

麗見，求视也。段注：“求视者，求索之视也。”有

䙵浼，好视也。段注：“和好之视也。”

录見　，笑视也。段注：“嬉笑之视也。”◆有

覭，察视也。段注：“密察之视也。”

員見　　，外博众多视也。段注：“外大通而多所视也。”

观，谛视也。段注：“宷谛之视也。”

灌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视，虽均为视，但其内涵不尽同，许氏用义界的方式加以训释，对於人们了解这些词的含义是大有帮助的。

又《说文》皿部：

盈，满器也。

溢，器满也。

灌　段玉裁认为满器与器满不同，满器谓人满贮之，器满谓器中已满，用现代语法术语讲，满器之满是形容词作动词用(使动用法)，器满之满则是形容词。满器是动宾结构，器满是主谓结构。

◆ 《说文》：“涕，泣也。”《诗》毛传：“自目出曰涕。”《篇》、《韵》皆云 “目汁”。段玉裁认为《说文》“泣也”二字当作“目液也”。按：“目汁”、“目液也”、“自目出曰涕”，这都是运用义界的训诂方式来解释词义，亦即下定义。

又《说文》：

口，人所以言食也。

灌　这也是义界，而用语之精炼，为今人所不及。

◆ 以上举例说明了“互训”、“推原”、“义界”三种训诂方式。有一点要加以补充说明的，即同一个词，可以用不同的训诂方式去进行训释。如沦字，《说文》训为“小波为沦”，此为义界训诂方式。《释名》云：“沦，伦也，水之相次，有伦理也。”这又是推原了。

三、训诂的术语

◆ 训诂的术语极为繁夥，这裟不拟全面介绍，仅拣其要者，并加以分类，各举例说明之。

(一) 释义的术语：曰、为、谓之、谓、貌、犹、之言、之为言

1．曰、为、谓之：

◆ 这几个词不仅用来释义，而且用以区分同义词或近义词间的细微差别，使用这几个术语时，被释的词总是放在後面。例如：

《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郑玄注：“同门曰朋，同志曰友。”

◆ 《论语·先进》：“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朱熹注：“⑤不熟曰饥，菜不熟曰馑。”

◆ 《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王逸注：“草曰零，木曰落。”

以上是用“曰”字之例。

◆ 《尔雅·释天》：“⑤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

◆ 《离骚》：“各兴心而嫉妒。”王逸注：“害贤为嫉，害色为妒。”

◆ 《楚辞·九章·怀沙》：“非俊疑杰兮。”王逸注：“千人才为俊，一国高为杰也。”

以上是用“为”字之例。

◆ 《诗经·邶风·谷风》：“习习谷风。”朱熹注：“东风谓之谷风。”

《诗·鲁颂·駉》：“在坰之野。”朱熹注：“郊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

◆ 《尔雅·释器》："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
以上是用"谓之"之例。◆

2．谓：◆

格式是"甲谓乙也"，用以说明这个词儿专指或影射某一特定的事物。谓和谓之不同：使用谓之时，被释的词放在谓之的後面；使用谓时，被释的词放在谓的前面。谓一般用在以具体释抽象或以一般释特殊的情况下。例如：

◆ 《离骚》："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美人谓怀王也。"
◆ 《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王逸注："后，君也。谓禹、汤、文王也。"

以上是以具体释抽象。

《论语·子罕》："後生可畏。"何晏注："後生谓少年。"
◆ 《楚辞·九章·橘颂》："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王逸注："南国，谓江南也。"

以上是以一般释特殊。

◆ 3.貌：◆一般在动词或形容词後面，使用貌字时，被释的词儿往往是表示某种性质或某种状态的形容词。例如：

◆ 《诗·卫·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朱熹注："沃若，润泽貌。"
◆ 《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朱熹注："蔽芾，盛貌。"
◆ 《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王逸注："纷，盛貌。"
◆ 《文选》卷十六司马长卿《长门赋》："望中庭之蔼蔼兮。"李善注："蔼蔼，月光微闇貌。"

以上貌字均用在形容词後。

◆ 《诗·邶·柏舟》："泛彼柏舟。"朱熹注："泛，流貌。"
◆ 《诗·邶·谷风》："行道迟迟。"朱熹注："迟迟，舒行貌。"
《论语·阳货》："夫子莞尔而笑。"何晏注："莞尔，小笑貌。"◆
《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王逸注："袅袅，秋风摇木貌。"

以上貌字均用在动词後面。

4.犹：

◆ 格式是“甲犹乙也”。使用犹时，释者与被释者往往是同义词或近义词的关。《说文》：“雔，犹匡也。”段注：“凡汉人作注云 犹者，皆义隔而通之。”所谓“义隔而通之”，就是说释者与被释者是同义词或近义词的关。

《诗·魏·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侧兮。”《毛传》：“侧犹厓也。”

◆ 《诗·邶·式微》：“式微式微。”朱熹注：“微，犹衰也。”

◆ 《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王逸注：“浩犹浩浩，荡犹荡荡。”

◆ 《文选》卷十六陆士衡《叹逝赋》：“何视天之芒芒。”李善注：“芒芒，犹梦梦也。……梦梦，乱也。”

5.之言、之为言：

◆ 格式是“甲之言乙也”、“甲之为言乙也”。使用这两个术语时，必然是声训，除了释义之外，释者与被释者之间有时是同音的关，有时是双声或叠韻的关系。《说文》：“祼，灌祭也。”段注：“……凡云 ‘之言’者，皆通其音义以为诂训，非如‘读为’之易其字，‘读如’之定其音。”段氏在《周礼汉读考》中又云：“凡云 ‘之言’者，皆就其双声叠韻以得其转注假借之用。”例如：

《尔雅·释训》：“鬼之言归也。”◆《礼记》郑注：“死之言澌也。”（《曲礼下》）

◆ 《毛诗》郑笺：“挚之言至也。”（《关雎》传“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笺）

◆ 《毛诗》郑笺：“拜之言拔也。”（《甘棠》“勿翦勿拜”笺）

◆ 《毛诗》郑笺：“依之言爱也。”（《载芟》“有依其士”笺）

◆ 《仪礼》郑注：“裨之为言埤也。”（《觐礼》“侯氏裨冕”注）

◆ 《仪礼》郑注：“桑之为言丧也。”（《士丧礼》“鬠笄用桑”注）

◆ 《仪礼》郑注：“月斤 之为言敬也。”（《少牢馈食礼》“心舌载于月斤有俎”注）

◆ 《论语·为政》朱注：“政之为言正也，德之为言得也。”

(二) 拟音的术语：读如、读若

◆ 这两个术语是用来注音的。《说文》“读”篆下段氏注云：“拟其音曰读，凡言读如、读若皆是也。”如：

- 《仪礼》郑注：“缺读如‘有支見 者弁’之支見鬩。”（《士冠礼》“缁布冠缺项”注）
- 《仪礼》郑注：“幎读若《诗》曰‘葛藟萦之’之萦。”（《士丧礼》“幎目用缁”注）
- 《周礼》郑注：“鞻读如屦。”（《春官·序官》“鞮鞻 氏”注）◆《周礼》郑注：“个 读若齐人搚之濰。”（《考工记·梓人》“上两个 与其身三，下两个半之”注）
- 《礼记》郑注：“匪读如四牡騑騑。”（《少仪》“车马之美，匪匪翼翼”注）
- 《礼记》郑注：“衣读如殷。”（《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注）
- 《毛诗》郑笺：“邪读如徐。”（《北风》“其虚其邪”笺）
- 《毛诗》郑笺：“闍读如‘彼都人士’之都。”（《出其东门》“出其闉闍”笺）
- 《周礼·天官·大宰》郑注：“利读如‘上思利民’之利。”（《大宰》“六曰主，以利得民”注）
- 段氏曰：“案注经之例，凡言读如者拟其音，凡言读为者易其字。”

(三) 改字的术语：读为、读曰

这两个术语，是用本字本义来说明假借字的，又称做“破读”。《说文》“读”篆下段注云：“易其字以释其义曰读，凡言读为、读曰、当为皆是也。”如

《诗·卫风·氓》郑笺：“泮读为畔。”
- 《仪礼·大射仪》郑注：“献读为沙。”
- 《礼记·曾子问》郑注：“假读为嘏。”
- 《书·尧典》郑注：“时读曰莳。”

《礼记·曲礼》郑注：“绥读曰妥。”◆

“读为”、“读曰”跟“读如、读若”的区别在於：前者必然是用本字破假借字，後者不一定，可以用本字破假借字，也可以用假借字来解释本字。

(四) 正误的术语：当作、当为

◆ 这两个术语是用来表示声误和字误的，段玉裁《周礼汉读考》云："凡易字之例，於其音之同部或相近而易之曰'读为'，其音无关涉而改易字之误则曰'当为'，或音可相关义绝无关者，定为声之误，则亦曰'当为'。"如：

《周礼·天官·内饔》郑注："腥当为星，声之误也。"

《周礼·掌客》郑注："牲当为腥，声之误也。"

《周礼·典妇》郑注："授当为受，声之误也。"

《礼记·杂记》郑注："绥当为緌，读如蕤宾之蕤，字之误也。"

《周礼·大司徒》郑注："膏当为？？，字之误也。"

◆ 《礼记·丧大记》郑注："胥当为祝，字之误也。"

(五) 其它术语：互文见义、析言浑言、读破、反训、递训

◆ 其它各种训诂术语数量颇多，这媄只重点地介绍如下几个：互文见义、析言浑言、读破、反训、递训。

1．互文见义：谓上下两句或同一句子的上下两部分参互见义，互相补充。如：

《离骚》："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明·汪瑗《楚辞集解》曰："二句参错，互文见义。"意思是说，兰芷、荃蕙变化而为茅草，失去了芬芳。◆

《诗·大序》："动天地，感鬼神。"《正义》云："天地云动，鬼神云感，互言耳。"意思是说，感动了天地和鬼神。

以上为上下两句参互见义，互相补充。

◆ 白居易《琵琶行》："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此谓主、客同时下马，又同时上船。

◆ 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此谓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

以上是同一句的上下两部分参互见义，互相补充。

2．析言 浑言：析言又称对文 对言，浑言又称通言 统言 散文 散言 训诂中用这两个术语来说明近义词的通别 所谓析言，是指近义词同中有異，而强调其異的一面；所谓浑言，是指着眼其共同性的一面，而不计较其中细微的差别。如：《说文》疒部：“病，疾加也。”“疾，病也。”段氏於“疾”篆下注云：“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这意思是说：如欲求其别，则疾、病二字之义略有不同，病比疾厉害(包咸注《论语》曰：“疾甚曰病。”)，如欲求其同，则病也是疾，疾也可称为病。◆析言又称对文或对言，浑言又称散文或散言 如《诗·大序》“声成文谓之音”，《正义》：“此言声成文谓之音，则声与音别……对文则别，散则可以通。”《尔雅·释诂》：“禄，福也。”郝懿行《义疏》：“福禄二字，若散文则禄即是福……若对文则禄福义别。”◆浑言有时也叫统言或通言 如《说文》：“行，人之步趋也。”段注：“步，行也 趋，走也 二者一疾一徐，皆谓之行，统言之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珮“出此三物”，《传》：“民不相信，则盟诅之。”瑞辰按：“毛传通言盟诅者，盟与诅亦散言则通，对言则异。”

《尔雅·释诂》：“禋 祀 祠 烝 尝 禴，祭也。”郝氏《义疏》云 ：“荐 祭义同而微别。”按：所谓散文 浑言等等，指的即是义同；所谓对文 析言等等，指的即是微别。

3．读破：读破又称破字或易字。这个术语包含两个意思：其一是指用本字来改读古书中的假借字 王引之《经义述闻》引其父王念孙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 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为病矣。”说的便是这种读破 其二是指改变一个字原来的读音以表示意义的转变，如“好”字，作美恶讲，与坏相对，读上声；作喜爱讲，读去声。恶字，作罪恶、恶解，原读入声引申为憎恶，则读去声，用作疑问词，则读平声。

4．反训：用反义词来解释词义，叫做反训。有些字在古代含有相反的两义，如乱有治理、紊乱两义，後世只通行紊乱一义 《尚书·皋陶谟》“乱而敬”，《史记·夏本纪》作“治而敬”，以治训乱，是为反训。

◆ 5.递训：几个字展转相训，意义相同，谓之递训 如《庄子·齐物论》：“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第五章　训诂的方法

训诂的中心内容是释词，因此所谓训诂的方法，主要就是释词的方法。有的训诂书把训诂的方法概括为形训、声训、义训，又有的概括为互训、义界、推原，我们认为这些都是训诂的条例或方式，而不是方法。我们所说的方法，是指一个陌生的词儿摆在面前，我们采用什麽样的手段，媫能使它由未知变为已知，这种由未知求得已知的手段，便是我们所说的方法。概括言之，约有如下数端：一曰据古训，二曰破假借，三曰辨字形，四曰考异文，五曰通语法，六曰审文例，七曰因声求义，八曰探求语源。兹分别举例说明之。

一、据古训

◆ 所谓据古训，是指当我们碰到一个有疑难的词儿时，我们可以通过查阅字典、辞书以及古书的注释，以找出对於这个词儿的确切解释。但在无字典、辞书或古注可依据时，又该怎麽办呢?这时，我们便必须通过搜集、归纳、排比语言材料的办法，以求得确解。清代著名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便是用这种方法解释了大量的古书中的疑难词语。例如：《史记·张仪列传》：“因而数让之。”司马贞《史记索隐》曰：“谓数设词而让之。让亦责也。数音朔。”王念孙则认为“小司马读数为频数之数，非也。秦初不见仪，至是始一见，即责以数语而谢去之，未尝数数责之也。数读如‘数之以王命’之数，高注《秦策》曰：‘数，让也。’《广雅》曰：‘数、让，责也。’数让连文，犹诛让连文，古人自有复语耳。”（《读书杂志·史记第四》“数让之”条）按：王念孙根据《广雅》和《战国策·秦策》高诱注，指出数有责的意思，数让是同义复词，司马贞解数为频数之数，非是。这便是据古训（包括辞书和古注）以释词的一个例证。

◆《汉书·贾谊传》："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师古曰："欲发言，则问其臣。"王引之谓"师古以言为发言，非也。言亦问也，连言言问者，古人自有复语耳"。王引之怎麽知道言有问义呢?他的根据是《尔雅》郭璞注、《广雅》、《聘礼》郑注、《曲礼》郑注、《曾子问》正义、《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周官·冢人》注引郑司农说、《大祝》注引郑司农说、《小雅·出车》郑笺等等(《读书杂志·汉书第九》"言问其臣"条)。以上辞书和古注都指出言有问义，因此王引之的说法是颠扑不破的，这也是据古训以释词的例证。

◆ 枚乘《七发》："犹将销铄而挺解也。"李善注引高诱《吕氏春秋》注曰："挺，犹动也。"王念孙指出："李训挺为动，则分挺与解为二义矣。今按铄亦销也，挺亦解也。《吕氏春秋·仲夏纪》：'挺众囚，益其食。'高注曰：'挺，缓也。'……《後汉书·臧宫传》'宜小挺缓'，《傅燮传》'贼得宽挺'，李贤注有并云：'挺，解也。'"(《读书杂志·馀编下》)按：王念孙之所以知道挺有缓解之义，是根据《吕氏春秋》高诱注和《後汉书》李贤注这两条古注。

◆《史记·刺客列传》："因自皮面决眼。"《索隐》曰："皮面，谓刀割其面皮，欲令人不识。"王念孙曰："如小司马说，则当云割面皮，不当云皮面矣。《广雅》曰：'皮，离也。'又曰：'皮，剥也。'然则皮面者，谓以刀自割其面也。"(《读书杂志·史记第五》"皮面"条)按：王念孙之所以知道皮有剥、离之义，是根据古代《广雅》这部辞书。

◆ 有时，不依靠辞书和古注，而通过排比、归纳语言材料的办法，也可以得到某些疑难词语的确解。例如：◆《诗·邶·终风》"终风且暴"，《毛传》曰："终日风为终风。"韩诗曰："终风，西风也。"王念孙则认为："此皆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经义述闻》五"终风且暴"条，又卷二十九《通说上》)按：王念孙怎麽得出"终犹既也"的结论呢?他是在归纳、排比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得出这个结论的：

◆ 《诗经·邶风·燕燕》："终温且惠。"
◆ 《诗经·邶风·北门》："终窶且贫。"
◆ 《诗经·小雅·伐木》："终和且平。"
◆ 《诗经·小雅·甫田》："终善且有。"
◆ 《诗经·小雅·正月》："既其永怀，又窘阴雨。"

前四个同例句，均以终与且相呼应，且字在此是列连词，犹又也。则终字也应当是一个表示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的连词，它的意思只能是既。再跟“既其永怀，又窘阴雨”相比照，且犹又也，则终亦犹既也。就这样，王氏通过排比语言材料的方法，考出了终有既义，而这是任何字典、辞书所不载的。

- 《论衡·宣汉》：“非以身生汉世，可褒增颂叹，以求媚称也。”有的本子注释道：“媚，喜爱，宠幸。称，称赞。”（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册三页 1103，中华书局版）按：此注以称字为称赞之义，非是。称也是媚的意思，媚称乃同义③词（即王念孙所说的“古人自有复语”）。怎麽知道称有媚义呢?试看以下语言材料：
  - 《论衡·逢遇》：“偶以形佳骨娴，皮媚色称。”这里佳与娴、媚与称各为对文，均是形容词，娴亦佳也，称亦媚也。同篇又云：“或以丑面恶色称媚於上。”这称媚即是媚称，因为称、媚二字同义，故词序可以颠倒，意思不变。
- 《论衡·定贤》：“或骨体娴丽，面色称媚。”娴丽、称媚为对文，娴丽是同义复词，则称媚也应是同义复词，称亦媚也。◆《论衡·幸遇》：“无德薄才，以色称媚。”以色称媚即是以色取悦於主上之意，称、媚乃同义③词，称决不作称赞解。
- 《荀子·礼论》：“吏死生终始莫不称宜而好善，是礼义之法式也，儒者是也。”称、好对文，是称亦好也，好、媚义近，则称、媚亦义近。

根据以上语言材料，并加以类比推勘，我们得出了“称有媚义”的结论，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可靠的。

- 《九章·惜诵》：“壹心而不豫兮。”孙诒让排比归纳了如下一些语言材料，证明豫有诈义：
- 《晏子春秋·问上》：“公市不豫。”
- 《盐铁论·力耕》：“古者商通物而不豫。”
- 《盐铁论·禁耕》：“教之以礼，(则)工商不相豫。”
- 《周礼·司市》郑注：“定物贾，防诳豫。”

◆有时，也可以把两种办法(据古训和排比语言材料)结合起来，以确定词义，例如：《九章·怀沙》：“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拨正?”孙诒让排比语言材料并据古注证明了拨有曲义：

◆《管子·宙合》：“夫绳扶拨以为正。”(语言材料)

◆ 《淮南子·本经》“扶拨以为正”，高诱注：“拨，枉也。”(语言材料加古注)

◆ 《淮南子·修务》“琴或拨剌枉挠”，高诱注：“拨剌，不正也。”(语言材料加古注)

◆ 《荀子·正论》：“不能以拨弓曲矢中。”(语言材料)

◆ 《战国策·西周策》：“弓拨矢钩。”(语言材料。见《札迻》卷一二)

二、破假借

◆ 清代著名训诂学家王引之说过：“许氏《说文》论六书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盖无本字而後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於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於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经义述闻》卷三十《通说下》“经文假借”条)王氏的意思是说：有两种假借，一种是造字时的假借，即本无其字的假借，如本无作连词用的而字，借用表示鬍鬚义的而字来代替，本无作方位词用的北字，借用表示二人相背的北字来代替，等等。另一种则是用字时的假借，即本有其字的假借，意思是说：本来有表示某个意义的专用字，但由於种种原因，古人不用它，而用另一个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这种现象，相当於我们今天的写别字。遇到这种本有其字的假借时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被这个假借字所迷惑，要想方设法找到它所代表的那个本字，用本字的意思去解释，才能讲得通，这个，便是所谓破假借(破是破除的意思)，也就是王引之所说的“改本字读之”。举例来看：◆

《鶡冠子·学问》：“中流失船，一壶千金。”什麽是“一壶千金”呢?是不是说，一壶老酒值得千金的价钱呢?不是。壶字在此乃是瓠的假借，古者以瓠济渡，《庄子·逍遥游》“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是也。“中流失船，一壶(瓠)千金”，是说人在江河中心掉进湍急的水流里，这时为了救命，一只大瓠便值得千金的价钱。崔豹《古今注·音乐》云：“有一白首狂夫，披

髮提壶，乱流而渡。”这个壶也是瓠的假借，提壶谓提着渡水的用具，非谓提着一壶老酒。

《颜氏家训·勉学》：“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晃，见地上小光，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竖就视，答云：‘是豆逼耳。’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穷访蜀士，呼粒为逼，时莫之解。吾云：‘《三苍》《说文》，此字白下为匕，皆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众皆欢悟。”按：豆逼的逼字是假借字，致令文人雅士们“相顾愕然”，颜之推根据《三苍》《说文》找出了逼的本字是皀，於是“众皆欢悟”。(按：《说文》五篇下皀部：“皀，谷之馨香也，象嘉谷在裹中之形……或说：皀，一粒也。”)这也是破假借的一个好例。

◆《庄子·至乐》：“支离叔与滑介叔观於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柳怎麽会生於肘上呢?孙诒让指出：柳当为瘤之借字。左肘上生瘤子，便不奇怪了。(参看《札迻》卷五)

◆ 《荀子·劝学》：“强自取柱，柔自取束。” 杨倞注：“凡物强则以为柱而任劳，柔则见束而约急，皆其自取也。”按：杨释柱字实属牵强附会。王引之曰“柱与束相对成文，则柱非屋柱之柱也。柱当读为祝，《哀十四年公羊传》‘天祝予’，《十三年⑤梁传》‘祝髮文身’，何、范注浼曰：‘祝，断也。’此言物强则自取断折，所谓太刚则折也。《大戴礼》作强自取折，是其明证矣。”(《读书杂志》十《荀子第一》“强自取柱”条)按：王引之考出柱乃祝之借，祝有断折义，《荀子》这句话便讲通了。

《汉书·郊祀志》：“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师古曰：“迂，谓回远也。”王念孙曰：“按迂读为訏，《说文》：‘訏，诡譌也。’字又作謣《说文》：‘謣，妄言也。’……怪迂犹诡怪也。”(《读书杂志·汉书第五》“怪迂”条)按：颜师古不知道迂是訏之借字，训为回远，然回远义与怪义连不起来，王念孙破除假借的迷瘴，读迂为訏，訏有诡怪义，这样便讲通了。

三、辨字形

◆ 汉字是表意文字，音义寓於形中，形而差之毫釐，其音义亦将谬以千里，因此字形的审辨，对於训诂来说远不是无关紧要的。优秀的训诂学家，往往能於字形的细微差别之中，得到训诂上的重大发现。比如《韩非子·说林下》："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闭户。"王引之就发现扞乃扞御之义，放在这里讲不通，肴扞当为扜之误，扜有引义，扜弓谓引弓也。弱子引弓，则矢必妄发，故慈母入室闭户矣（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按：王说实为一大发明，而其根据，则在於扞、扜二字在形体上的细微差别。

◆ 《说文》目部："盼，白黑分也。""眄，恨视也。""眄，目偏合也；一曰邪视也。"段玉裁在盼字下注云："盼、眄、盻三字形近多互譌，不可不正。"邵瑛《说文群经正字》云："《说文》盼下引《诗》曰'美目盼兮'，今《诗·硕人》、《论语·八佾》作盻，诸本皆同，此大谬也。"吾邱衍《闲居录》云："宋儒不识顾眄字，皆读为'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识此盼字，写作'使民盻盻然'之盻；又不识此盻字，而读为盼。"（转引自俞樾《茶香室丛钞·四钞》卷一四）按：盼、眄、盻三字形体微别，而意义迥殊，绝对不可混淆。《诗·卫风·硕人》"美目盼兮"，《毛传》："白黑分。"这个盼不能换成眄或盻。《列子·黄帝》"始得夫子一眄而已"，殷敬顺《释文》："眄，斜睇也。"这个眄字也不能换成盼或盻。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古诗·凛凛岁云暮》："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乐府诗·艳歌行》："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束皙《饼赋》："行人垂涎於下风，童仆空唯而斜眄。"《史记·邹阳传》："人无不按剑相眄者。"这些眄都是邪视义，不能换成盼或盻。《战国策·韩策》："韩挟齐、魏以盻楚。"《三国志·魏书·许褚传》："褚瞋目盻之。"这些盻字是恨视义，也不能换成盼或眄。

杨守敬《水经注疏》引《仁王護国陀羅尼经音义》："其叶粗厚，鞕而难用。"

钟凤年《水经注疏勘误》认为："鞕应作硬"。…… 这便讲得通了。

古书中形近互讹的例子不胜枚举，训诂家不可不辨。如论諭互讹、巠至互讹、苦若互讹、循脩互讹、分介互讹、待持互讹（以上参看《读书杂志》）、鄿鄧互讹、筞美互讹、戒貳互讹、傳儒互讹、羔美互讹、遇过互讹、肉害互讹、离杂互讹（以上参看

《札迻》)等等。训诂中遇到字形讹乱的情况，只要找到正字，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审辨字形不仅对於传统训诂学是重要的，在训诂学的新领域——俗语词研究中，审辨字形有时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兹举一例说明之：

《全唐诗外编》载《五言白话诗》："世间日月明，皎皎照众生。贵者乘车马，贱者膊攗 mei（米改爲吉）行。"其中膊攗不可解，而关键又在於攗字不识。考《敦煌掇琐》七六《开蒙要训》有云："构架椽柱，伏檩槫梁。木榑扉甍吻，雀梠篦/吉廊。"据文义，可断定篦/吉即是簷 yan，由此又可断定簷即是詹的俗写，进一步又可断定攗 mei（米改爲吉）即是担。然则所谓膊攗 mei（米改爲吉）者，也就是膊担，膊是肩膀的意思(《广雅·释亲》："膀、胠、胉 bo，胁也。"王念孙疏证："胉，字或作膊。"可见膊、膀同义)，膊攗 mei（米改爲吉）就是用肩膀担。贱者膊攗 mei（米改爲吉） 行，意谓贱者以肩担物而行，适与贵者之乘车马形成鲜明对照。

四、考异文

所谓异文，是指某一句话中的某一个字，在不同的版本或篇目中换成了另一个字，比如杜甫《月夜》诗："何时倚虚幌，双照泪始乾。"《全唐诗》在时字下注云："一作当。"当便是时的异文。通过異文，有时也能发现和解决训诂中的一些问题。例如：

◆ 《汉书·蒯伍江息夫传》："臣愿披心腹，堕肝胆。"堕肝胆的堕字作何解释?王念孙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披腹心，输肝胆"句，指出"堕者输也，谓输肝胆以相报也"(《读书杂志·汉书第九》"堕肝胆"条)。这就是利用异文以确定词义的一个例子。

◆ 《史记·李将军列传》："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馀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裴駰《集解》引徐广曰："一云 '抱儿鞭马南驰'也。"《汉书·

李广传》也作“抱儿鞭马南驰”。按：一云“推堕”，一云“抱”，於是推堕与抱便构成了异文，根据这条异文，可以推断抱有堕义，抱当读为抛。由此又可推知：成语“抱薪救火”，原义乃抛薪救火也。

◆ 杜甫《遣兴五首》：“举家依鹿门，刘表焉得取。”《全唐诗》注云：“依，一作隐。”（《全唐诗》册四页 2290，中华书局版）根据这条异文，可以推断依有隐义。今按：依、隐均为影母字，声近义通。《书·无逸》“则知小人之依”，谓知小人之隐也。《搜神後记》卷十六第 71 条：“有一傖小儿，放牛野中，伴辈数人。见一鬼依诸丛草间，处处设网，欲以捕人。”（中华书局 1981 年版，页 44）依诸丛草间，即隐藏於丛草间也。字又作㕈，《广雅·释诂》：“蔚、荟、㕈、隐，翳也。”王念孙疏证云：“㕈犹隐也，语之转耳。”

◆ 《韩非子·五蠹》：“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这几句话又见於《韩非子·显学》，不过“利”字改成了“养”字，由此可以断定：利有养义。有的注本释利为利用，是不对的。

◆ 在俗语词研究中，考异文的办法也是很有用的，如《说郛》卷十引《临海異物志》：“狼狁荒民与汉人交关，长夜为市，以鼻齅金，知其好与恶。”这段文字又见於丛书集成本《異物志》，唯“交关”一词改成了交易，由此可知，交关即是交易。（交关有交易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有详考。）

◆ 敦煌变文《舜子变》：“从此後阿爷两目不见，母即玩遇，负薪诣市。”（《敦煌变文集》上册 133 页）玩遇是什麽意思呢?不可知。但考同书《孝子传》：“父至填井，两目失明，母亦顽禺（愚），弟复史（失）音。”（《敦煌变文集》下册 901 页）两文相对照，知玩遇即是顽愚，盖谓冥顽而又愚蠢也。由此又知《变文集》校玩遇作顽嚚，是不对的。

五、通语法

◆ 通语法是训诂的重要方法之一，不通语法，则不能通训诂。近人杨树达曰：“余生平持论，谓读古书当通训诂，审词气，二者如车之两轮，不可或缺。通训诂者，昔人所谓小学也；审词气者，今人所谓文法之学也。汉儒精於训诂，而疏

於审词气；宋儒颇用心於词气矣，而忽於训诂，读者两慊焉。有清中叶，阮芸台、王怀祖、伯申诸公出，兼能二者，而王氏尤为卓绝。”（《曾星笠〈尚书正读〉序》）按：杨氏将训诂和语法分为二事，在我们看来，语法实为训诂所包容，通语法乃训诂方法之一。又清人俞樾云：“夫周、秦、两汉，至於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古书疑义举例序》）这也说明了通语法的重要性。下面试看几个例子：

- 《离骚》：“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王逸注云：“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三者皆恶草，以喻谗佞盈满於侧者也。”後世注家大抵承袭王注而无异辞。但是清代学者段玉裁、胡文英、姜皋、胡绍煐以及今人姜亮夫师、高亨先生等，却发现王逸注未为确当，转而训薋为积，薋菉葹就是聚积菉葹以盈室（段说见《说文》艸部薋篆下注语，胡文英说见《屈骚指掌》，姜皋说见梁章钜《文选旁证》引姜氏语，胡绍煐说见《文选笺证》，姜亮夫师说见《屈原赋校注》，高亨说见《楚辞选》）。这样解释是正确的。他们怎麽会发现王逸注的错误呢?实际上他们是根据《离骚》的语法通例而发现王注之错误的。按照《离骚》语法通例，处在薋字地位上的只能是动词，不能是名词，这是一种“动名+以+动名（或动形）”式的句子。诸如：

- 纫秋兰以为佩
- 背绳墨以追曲
- 伏清白以死直◆妼
  製芙蓉以为衣◆
  集芙蓉以为裳◆
  依前圣以节中◆
  揽茹蕙以掩涕◆
  折若木以拂日
- 折琼枝以继佩
- 解佩纕以结言
- 苏粪壤以充帏
- 委厥美以从俗◆
  折琼枝以为羞◆
  精琼靡以为粻

户服艾以盈要(按：“户服艾”之户字当为扈字之省借，披也。户服是同义连文，不是状谓结构。)

《离骚》中还有一种“动名+以+动”式的句子，诸如：

乘骐骥以驰骋兮

保厥美以骄傲兮

瀖又有“动名+以+状动”式的句子，如：

济沅湘以南征兮

但决无“名+以+动名”式的句子。由此可以断定：王逸训“薋菉葹以盈室”的有薋字为名词的蒺藜，是不符合《离骚》语法通例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六、审文例

◆ 这里所谓文例，包括的内容比较复杂，举其要者，有连文、对文、俪偶、上下文、整部书的用词等等。兹分别举例说明之。

(一)连文

◆ 所谓连文，用今天的术语来讲，叫做同义并列复合词(简称同义复词)。高邮王氏父子在其著作中经常讲到“古人行文不避重复”、“古人自有复语”，就是指的同义复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七七《两字一义而误解例》，也是讲的这回事俞氏举了单厚、减和、夹介、昏忧等二十一例，注家由於不懂得古人行文有同义连文之例，故常将这些词误解，俞氏一一为之辨正，可谓独具慧眼。近人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也有《两字并列均为表象之词而後人望文生训之例》，举了娥媌、娥眉、畸鬼、逢蒙等例子。按：根据古人行文有同义连文之例，可以发现古注中许多望文生训之病，也可以抉发一些字、词的隐晦不显的古义，例如：

《楚辞·大招》：“察笃夭隐，孤寡存只。”王逸注：“笃，病也。早死为夭。隐，匿也。言察知万民之中，被笃疾病，早夭死，及隐逸之士，存视孤寡而振赡之也。”洪兴祖曰：“笃，厚也。”(《楚辞补注》)按：王逸训笃为病，洪兴祖训笃为厚，王念孙认为二说均有未安。笃与督同，《说文》：“督，察也。”是笃与

察同义。隐，穷约也。言察督夭死及穷约之人，存视孤寡也(《读书杂志·馀编下》“察笃夭隐”条)。这是据同义连文之例发现古注错误的一个例子。

- 《史记·燕召公世家》：“国大乱，百姓恫恐。”《索隐》曰：“恫，痛也。恐，惧也。”王念孙谓：“小司马分恫恐为二义，非也。恫亦恐也……《苏秦传》：‘秦恐韩魏之议其後也，是故恫疑虚喝，骄矜而不敢进。’小司马以恫为恐惧是也。疑亦恐也。或言恫恐，或言恫疑，其义一也。”(《读书杂志·史记第三》“恫恐”条)按：王氏据同义连文之例，指出恫、疑二字皆有恐义，发古人之所未发。
- 《史记·屈原列传》：“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按：劳苦、倦极、疾痛、惨怛，均属同义连文之例，根据这条文例，就可以断定倦极的极字不应解作极尽之义，而且可以指出这个极字也应该是倦的意思。再结合“据古训”的方法，可以考出极字确有倦义。(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一节，此不赘述。)这是据连文之例以考核字、词古义的一个例子。像这样的例子，在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二书中俯拾即是，读者可以参看。

(二)对文

- 所谓对文，就是指处在结构相似的上下两个句子中的相同位置上的字和词。这样的字和词往往是同义或反义的。根据对文的这一特点，可以利用它来求得某一词的确切解释。例如：
- 《孟子·梁惠王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怨与旷形成对文，旷有幽独义，则怨字也应该是幽独义，如果按照怨字的常义训为怨恨，则与旷的幽独义不相对应。又考刘向《新序》云：“後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以与《孟子》相较，证明怨女就是幽女，怨字确有幽独义。又考《楚辞·九叹·愍命》：“丛林之下无怨士兮，江湖之畔无隐夫。”怨与隐形成对文，则怨字当有隐义，而隐义与幽独义是相通的。又《荀子·哀公》：“富有天下而无怨财。”杨有倞注云：“怨，蕴也。”蕴乃蕴闭之义，蕴闭与幽隐也是相通的。
- 在古代诗歌中，对文是最常见的，训诂家大可以利用这些对文来考索同义词或反义词。例如：

李商隐《俳谐》：“莺能歌子夜，蝶解舞宫城。”（《全唐诗》册八，卷五四珮，页 6213）解、能对文，解即能也。

◆ 李商隐《昨日》：“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鸟使来赊。”（《全唐诗》册八卷五四 0 页 6203）也、赊对文，二字均为语助。（按：赊即吵。）

杜牧《寄浙西李判官》：“青云满眼应骄我，白髮浑头少恨渠。”（《全唐诗》册八卷五二四页 6006）满、浑对文，浑即满也。

杜牧《闻雁》：“入云声渐远，离岳路由（一作犹）赊。”（《全唐诗》册八卷五二六页 6031）赊、远对文，赊犹远也。

杜牧《见吴秀才与池妓别因成绝句》：“红烛短时羌笛怨，清歌咽处蜀弦高。”处、时对文，处犹时也。（《全唐诗》册八卷五二二页 5975）处、时犹时也。

◆ 姚合《酬卢汀谏议》：“杯觞引满从衣湿，墙壁书多任手顽。”（《全唐诗》册八卷五一页 5699）从、任对文，从犹任也。I

◆ 姚合《和元八郎中秋居》：“酒用林花酿，茶将野水煎。”（《全唐诗》册八卷五 0 一页 5695）将、用对文，将犹用也。

◆ 姚合《将归山》：“宫树蝉声多却乐，侯门月色少於灯。”（《全唐诗》册八，卷四九八，页 5662）却、於对文，却犹於也。◆李群玉《长沙紫极宫雨夜愁坐》：“青灯含思静相伴，夜雨滴愁更向深。”（《全唐诗》册九卷五六九页 6599）思、愁对文，思犹愁也。

◆ 李群玉《洞庭风雨》：“水将天共色，云与浪争高。”（《全唐诗》册九卷五六九页 6591）将、与对文，将犹与也。

◆ 以上是据对文求同义词的例子，有时也可以据对文求反义词，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例如：

◆ 杜荀鹤《途中春》：“牧童向日眠春草，渔父隈岩避晚风。”（《全唐诗》册十卷六九二页 7972）隈、向对文，据文意隈当是背的意思（参看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新版 282 页）。

◆ 古汉语中还有一种反义对举词，也可以利用来进行词义的考索，例如：

◆《荀子·王霸》：“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按：刑赏、已诺，均为反义对举词，刑与赏对，已与诺对。诺者，许也，则已字当为不许的意思。杨有倞注：“诺，许也；已，不许也。”得之。又《礼记·表记》：“口惠而实不至，怨有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怨。”诺、已对文。郑玄注：“已，谓不许也。言

诺而不与，其怨大於不许。”可谓得其古训。又《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然其为人公正无私，以取与、去就、以诺为名。”取与、去就、以(已)诺均为反义对举词，以(已)正是诺的反义词。又《鶡冠子》卷中“已诺不专”，陆佃注：“反诺为已。”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若(诺)者，言之符也；已者，言之绝也。已若(诺)不信，则知(智)大惑矣。”“言之绝”正是“言之符”的反面。

(三)俪偶

- 俪偶是指若干句法相似的句子排列在一起的现象。在相俪偶的句子中，处在相应地位上的词往往是同义或近义的。例如汉·繁钦《定情诗》：

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

- 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
- 何以致区区?耳中明月珠。
- 何以致叩叩?香囊□肘後。

诗中拳拳、殷勤、区区、叩叩处在俪偶句的相对应的位置上，因此它们应该是同义或近义的，这四个词均有恳挚款诚之意。《广雅·释诂》：“拳拳、区区、款款，爱也。”又：“悾悾、憃憃、恳恳、叩叩、断断，诚也。”

- 又《文选·四子讲德论》：

是以空柯无刃，公输不能以斲；但悬曼矰，蒲苴不能以射。

这是俪偶句，王念孙即根据俪偶句的特点，指出“空与但对，但亦空也；曼与无对，曼亦无也。”(《读书杂志·馀编下》“但悬曼矰”条)

(四)上下文

- 训诂中遇到难解或看似易解而实非易解之词，不可遽然下结论，须仔细地审辨上下文。上下文搞通了，某些特殊的词语也就容易搞懂了。如《荀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个“伪”是什麽意思呢?性急的读者会回答道：“伪就是虚伪。”其实不然。试看同篇下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原来

荀子自己已经给伪字下了定义：伪是“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它跟性是相对而言的，性是先天的，伪是後天的，性是“不可学不可事”的，伪是通过学与事就能获得的。质言之，伪是人为的行为，是人的主观的努力，并不是一般所说的虚伪。

◆ 《论衡·自纪》：“玉隐石间，珠匿鱼腹，故为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鱼腹，其犹隐乎?吾文未集於简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犹玉隐珠匿也。及出荴露，犹玉剖珠出乎!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嫌疑隐微，尽可名处。”其中荴露一词，殊为费解，黄晖《论衡校释》说：“疑当作形露。”刘盼遂《论衡集解》说：“荴字不见於字书，疑为核字之误。”按：联系上下文来看，荴露与深覆相对应，二者应是反义词。深覆者，奥隐之义，则荴露当有显豁醒目之义矣又考《汉书·外戚传》载武帝《悼李夫人赋》云：“函菱荴以俟风兮，芳杂袭其弥章。”李奇曰：“荴音敷。”孟康曰：
“夫人之色如春花含菱敷散，以待风也。”据李、孟二注，可知荴字有敷字之音与敷散之义，敷者布也，即摊开来，露者显露，然则荴露即是展布显露，引申之而有显豁醒目之义，正与深覆之义相反。黄、刘二说，均未为得。

(五)整部书的用词

◆ 据同一篇的上下文以推敲词义，固然是训诂的一个好办法，但单是这样做还不够，有时还必须联□整部书的用词，方能烛幽阐微、释疑祛惑。如《荀子·修身》：“以治气养生，则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文中“自名”二字不可通其中必有奥秘。王引之据《韩诗外传》作“以治生养性，则身後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认为自名的名字乃强字之误。(《读书杂志》十《荀子第一》“以修身自名”条)按：王氏虽为训诂大师，这一条却说得不确。考《荀子》全书，名与白常常用在一起，如：

◆ 《荣辱》：“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
《致士》：“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
◆ 《乐论》：“名声於是白，光辉於是大。”
◆ 《尧问》：“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大。”
◆ 《君道》：“夫文王欲立贵道，欲白贵名。”

由此可以知道，“以修身自名”应当是“以修身白名”，自乃白字形近之讹。《韩诗外传》作“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足之，乃增文成义(增强字)，未可据以改《荀子》。

◆ 《离骚》：“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张渡《然疑待徵录》认为：“志当读作帜……抑帜承云旗句，弭节承八龙句。”其说似甚有理，故近人游国恩《离骚纂义》(485 页)、姜亮夫师《屈原赋校注》(135 页)及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533 页)均取张说。其实通观全部屈赋用词之例，张说实不可从。考屈赋志字凡十八见，无一可作帜字解者。又考“抑志”一词不只出现这一次，在其它地方也还见到，志字绝不作帜字解，如《离骚》“屈心而抑志兮”，心、志对文，则志字绝不能解作旗帜。《远游》“聊抑志而自弭”，这个志字也显然不作帜字解。又有屈志、案志，与抑志是同义词，《思美人》“愧易初而屈志”，《悲回风》“抚佩衽而案志”，这些志字也绝不作帜字解。又有荡志一词，《思美人》“吾将荡志而愉乐兮”，志字也分明是心志之志。《怀沙》篇中又有“屈心而自强”句，屈心也就是抑志，更足以证明志字不能看成是帜的假借。总之，孤立地看，训抑志为抑帜未尝不可，但若联□全书用语，便能发现破绽，可见联系全书用语之例，能使我们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实为训诂学的重要方法。

七、因声求义

◆ 形音义是汉字的三要素，其中音与义的关□尤为密切。我国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学者们对这点有明确的认识，所以他们大力提倡因声求义的方法，并在训诂实践中加以广泛的运用。这个方法，也就是通过字、词的声音线索(主要是指古音)去探求字、词的古义。例如：

◆ 王符《潜夫论》：“则又况乎畎亩佚民，山谷隐士，因人乃达，时论乃信者乎?”文中时字，如果按照常义训为时间，是绝对讲不通的。因此必须通过这个字的声音线索，去寻找答案。从声音上看，时与待古同音：时是禅纽三等，之韵待是定纽，海韵(即之部的上声)。按照古声母章系(即照系三等)归端之例，禅三

可以归入定纽，因此时、待二字同为全浊声母，古韻又同属之部，这两个字在古代的读音是完全相同的。读音相同，当可通假。《易·归妹》九四“迟归有时”，《⑤梁传·隐公七年》注引作“迟归有待”，便是证明。因此“时论乃信”也就是“待论乃信”的意思。时作待讲，早在先秦已见其例，如《论语·阳货》：“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有的注
本训时为伺，殊不知伺、时同部不同声(伺属心纽)，无通假之可能。且伺乃窥伺、探听之义，用在孔子身上也似乎欠妥(参看陆宗达《训诂简论》页 144)。所以《论语》的这个时字，只能训为待，而不能训为伺。

- 《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毛传：“言志往而行正。”郑笺：“志往谓踟蹰，行正谓爱之而不往见。”孔颖达《正义》曰：“……有德如是，故我爱之欲为人君之配。心既爱之而不得见，故搔其首而踟蹰然。”又云：“女德如是，乃可悦爱，故下云 爱而不见是也。”(《十三经注疏》上册页 310，中华书局版)按：孔氏《正义》以爱字为悦爱之爱，其实不对。段玉裁谓“郭注《方言》作‘薆而’，‘薆而’犹薆然也”(《说文》五上竹部？？字注语，又《诗经小学》)。胡承珙《毛诗後笺》、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亦主是说，且所举证据甚坚确，可成定论。“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是说静女躲藏了起来，害得对方搔首踟蹰。从声音线索来看，爱是影母字凡属影母之字，多有隐蔽模糊或茂盛之义(茂盛义与隐蔽 义是相通的)，《离骚》“众薆然而蔽之”，洪兴祖补注云：“《方言》云：‘掩、翳，薆也。’注云：‘谓薆蔽也。’”《文选》张铣注云：“薆，亦盛也。”又“时暧暧其将罢兮”，王逸注：“暧暧，昏昧貌。”昏昧与隐蔽义相通。又“百神翳其备降兮”王逸注：“翳，蔽也。”翳亦影母字。《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杨柳依依，说者谓“指柳条迎风披拂的样子”(高亨《诗经今注》230 页)。其实依依与霏霏相对，霏霏指雨雪之密，依依亦当指柳条之茂密也。依是影母字，故有茂盛义。高亨《诗经今注》引一说：“依借为殷，殷殷，茂盛貌。”其实因声求义，依字自有茂盛义，不必谓为殷字之借。《诗经·小雅·采薇》“依彼平林”，《毛传》：“依，盛貌。”是其证矣。《说文》：“？？？，蔽不见也。”《广雅·释诂》：“？？？僾、蔽，障也。”《尔雅·释言》：“薆，隐也。”？？、薆僾均从爱得声，均为影母字。《白虎通》“衣者隐也”，《广雅·释

诂》：“蔚、荟、依、隐，翳也。”衣、依亦均影母字《说文》：“杳，冥也。”“？？，望远合也。”二字均为影母字，又均有幽暗义，幽暗与隐蔽义相成《尔雅·释诂》：“偃，匿也。”偃亦影母字，《汉书·古今人表》徐隐王，即徐偃王，隐、偃声近义通。陶渊明诗：“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蔼蔼即茂盛貌，蔼亦影母字。《孟子·梁惠王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怨者幽也（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二节《训诂学与古籍整理》），幽、隐义相通，怨亦影母字。又蕴有蕴藏义，隈有隐曲义，二字亦均隶影母。总之，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爱、薆、？？、暖、衣、依、依、翳、杳、？？？、浼、偃、蔼、怨、隈、蕴这些影母字均有隐蔽或茂盛之义，不仅可以解决某些训诂上的难题，而且能够收到执简驭繁之效。因声求义的方法，实在是太重要了。（关於《诗经·静女》篇爱字的训释，可以参看《古史辨》第三册 568—572 页）。

◆清代著名训诂学家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中常常指出“凡某声字多训某”、“凡从 某声皆有某义”、“凡字之义必得诸字之声”、“同声多同义”、“凡言某义者皆从 某声”、“某字有某义，故言某义之字从 之为声”、“声同义近声同义同”等等，这

也是因声求义训诂方法的具体运用。例如：

◆ 凡贲声字多训大（？？？ 字注语）

◆ 凡叚声字如瑕、鰕、騢等皆有赤色（鰕字注语）

◆ 凡叚声多有红义（騢字注语）

◆ 凡农声字皆训厚（浓字注语）

◆ 凡农声之字皆训厚（襛字注语）◆

凡从 辰之字皆有动义（娠字注语）

◆ 凡？？ 声字多为浓重（袗字注语）

◆ 凡金声今声之字皆有禁制之义（衤金 字注语）

◆ 凡圭声字义略相似（娃字注语）◆

凡夗声宛声字皆取委曲意（夗字注语）

◆ 凡巠声之字皆训直而长者（陉字注语）

◆ 凡从 兀声之字多取孤高之意（兀字注语）

◆ 凡地名有句字者皆谓山川纡曲（句字注语）

◆ 凡从 甬声之字皆兴起之意（甬字注语）

- 凡字从畾声皆有郁积之意(蘽字注语)
- 凡言盛之字从 多(火多 字注语)
- 凡从 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詖字注语)
- 凡从 奇之字多训偏(齮字注语)
- 凡从 句者皆训曲(句羽 字注语)
- 凡从 票为声者多取会意(嫑字注语)

等等。按：因声求义的方法，其基本精神是科学的，但不能泛滥无归地说凡从某声皆有某义，要有具体分析纔行。段玉裁往往把话说得过於绝对，这是他的局限性。

八、探求语源

- 有时为了弄清某些训诂上的疑难问题，需要从语源上求得彻底的解决。这个，可以叫做探求语源法。比如《楚辞·招魂》："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爢散而不可止些。"其中雷渊一词，王逸注为"雷公之室"，洪兴祖引《山海经》谓"雷泽中有雷神，龙头而人身"。然而雷公、雷神云云，与上文的"旋入"及下文的"爢散而不可止"完全连不起来，王、洪之说殆未得其朔义。今从语源上考察，雷渊盖即回渊。古雷、回通用，如《楚公逆鏄铭》之吴雷，《史记·楚世家》作吴回，即其证。又《说文》雨部："靁，阴阳薄动有靁雨生物者也。从 雨；畾象回转形。"段注："凡古器多以回为靁。"章太炎《文始》："畾声之字，音义皆取诸回。"回、渊义相比类，《说文》："渊，回水也。从 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段注："颜回字子渊。"《说文》囗部："回，转也。从 囗，中象回转之形。"要之，雷渊即回渊，回渊也者，即一潭旋转之水也，此种水最易溺人，即使最善游泳者，倘一旦没於回水之中，亦将回旋而下不复得救。旋入雷渊之旋，正与回水相呼应，弥足证明雷渊即回渊矣。至於《山海经》所谓"雷泽中有雷神"云云，乃根据雷字之常训附会为说，以之解《楚辞》，未为探本溯源之论。

◆ 运用探求语源的方法，不仅可以解决某些训诂上的疑难问题，还可以说明某些名物的“得名之由”。例如古人为什麽管虾叫“虾(鰕)”呢?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词源学的角度加以探讨，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汇集虾的同族词“騢”、“瑕”、“碬”、“霞”、“赮”、“葭”等加以考查，就会发现
它们都有红义，从而推断虾是得名於红色(张永言先生说，见《词？？学简论》30页)。其他可以类推(但不是每一名词都能找到解释)。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沈兼士、杨树达等人，在这方面都有很多精到的论述，读者可以参读。

第六章　学习和研究训诂所应掌握的基本观点瀶

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掌握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嫱能做到卓有成效，不致误入迷途。关於训诂的方法，我们在第五章中已作了详细论述。在这一章獒，我们谈一谈学习和研究训诂应掌握的基本观点。

一、历史的观点◆

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发展的观点。像任何事物一样，语言是发展的，变动不居的。语言中的词汇和词义都处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因此，训诂学不能满足於对词汇和词义作静态的、共时的描写，还要对词汇和词义进行动态的、历时的考辨和分析。这个道理，古人已有初步的认识，如清人戴震云：“盖士生三古後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戴震集》卷三《尔雅文字考序》)他看到了语言是发展的，因而古人的话後人便不易晓解。又段玉裁云：“凡字有本义，有引申假借之馀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馀义者，其失也固；习其馀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经韵楼集》卷一《济盈不濡轨传曰由

有ND272逸以下曰轨》)段氏所说本义、馀义的关系，正好反映了语言是发展演变的。今人王力先生对於历史的观点尤为重视和强调，在《新训诂学》一文中，王先生指出："我们研究语义，首先要有历史的观念……我们对於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龙虫有并雕斋文集》册一页321)隔了三十多年，王先生又在《谈谈学习古代汉语》一文中，再一次强调了历史观点。该文共谈了六个问题，其四曰"建立历史观点"，他说："语言是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发展。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起来的，所以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有共同点。但是语言是发展的，所以现代与古代比较，也有不同。"(《龙虫有并雕斋文集》册三页405)王先生这样不厌其详地强调历史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观点太重要了。由於缺乏历史观点，许多注释家往往用词的今义去代替词的古义，以致误解了原文。我们在本书第三章《训诂学的作用》中，曾经列举了大量的例证指出某些注家(包括古代和现代的)由於缺乏历史观点而造成的注释中的错误，这里不再重复了。在本书第八章《训诂中常见的几种弊病》中，我们还将继续谈到这一点。

关於词汇和词义的古今演变，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词汇的消长，即旧词的消亡和新词的产生。如诸侯、社稷、衮冕等，在古代是常见的，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不用了。又如"世界"这个词，是魏晋佛教传来之後新增的词。
这些都属於词❷的消长。二是词的结构，古今不同。如国家、妻子等，在古代是词组，指的是国和家、妻和子(子谓子女)，在现代则是③合词，国与家、妻与子之间不能再拆开。(以上参看洪诚《训诂学》第四节《运用历史观点解释词义》)三是词义演变之後，古今意义不同。这点最重要。王力先生说："关於词义的演变，依西洋旧说，共有(一)扩大；(二)缩小；(三)转移三种方式。"(《龙虫有并雕斋文集》册一页321)洪诚先生指出：词义的转移，有义转与词转两类。义转者，词义转移，如脚，古义为胫，晋以後，意义转为足。词转者，同一个意义改变了词如现代奔跑的意义，在上古叫走，叫奔，唐以後叫跑。现代走的意义，上古叫步叫行。(洪诚《训诂学》第四节《运用历史观点解释词义》)又如信字，在六朝以前有信使之义，但无书信之义；六朝以後，嬗开始有了现代所谓书信的意义(参看拙作《信的书信义究竟起於何时》，《中国语文》1984年第4期)。研究训诂学，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对於词转、义转的考辨。

二、辩证的观点

◆ 所谓辩证的观点，就是指不要孤立地去研究训诂，而应该把训诂学同它的姊妹学科音韵学、校勘学、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等等互相串联起来，去进行研究。训诂学可以说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它跟音韵学、校勘学、文字学、语法学都有着至为密切的关□，也可以说是这许多的学问的综合运用。其中音韵学跟训诂的关□尤为密切。如果对音韵学茫然无知或知之甚少，则训诂学也是肯定搞不好的。下面即简略谈一谈训诂学跟这些学科的关□。

（一）训诂与音韵

◆ 语音是词的物质外壳，词的意义是靠语音手段来表现的。词的本义和语源的研究跟音韵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参看张永言先生《词❷学简论》页 14)。研究训诂，必须通音韵，正如明人方以智所说："欲通古义，先通古音。"(《通雅》卷首《音义杂论》)清代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训诂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就是因为古音学在清代已经发展到高峰，当时的训诂大师们凭藉了古音学的知识，自能後来居上，突过前人。同时，他们对於训诂与音韵的关□，也作了许多理论上的阐明，极为精□。如戴震云："故训音声，相为表裳。"(《戴震集》卷十《六书音均表序》)又说："疑於义者以声求之，疑於声者以义正之。"(《戴震集》卷四《转语廿章序》)在《论韻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中，他又提出了"义由声出"、"因声知义"之说(《戴震集》卷三页 55。按：此说不自戴震始，元·戴侗《六书故》、明·方以智《通雅》先已发之)。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主张"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又在《春秋名字解诂序》中说："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执今音以说古义，斯於古训多所未达，不明其要故也。"又在《经义述闻》卷三《尚书》"平章百姓"条下说："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今之学者不求诸声而但求诸形，固宜其说之多谬也。"(按：此为王引之引其父王念孙说)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也指出："治经莫重於得义，得义莫

重於得音。”又在《说文·叙》的注语中说：“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在《与刘端临书》中，他颇带感慨地说：“於十七部不熟，其小学必不到家，求诸形声，难为功也。”（见《段王学五种·段玉裁年谱》）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说：“凡声同、声近、声转之字，其义多存乎声。”（见《释诂》“弘，大也”条下注语）又在《晒书堂文集》二《再奉答芸　台先生论〈尔雅〉书》中说：“诂训以声为主，以义为辅。”邵晋涵《南江文钞》卷五《尔雅正义序》云：“声音递转，文字日孳，声近之字，义存乎声。”所有这些议论，无不强调音韵在训诂研究中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学习和研究训诂学，必须同音 NB355 学结合起来。有些初学训诂学的青年同志缺乏音韵学的知识和素养，则在学习训诂时必然会遇到障碍。我们认为在学习和研究训诂之前，最好先学一点音韵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二)训诂与文字

◆　语音是词的物质外壳，文字则是词的书写形式。文字跟训诂的关系虽然不像音韵跟训诂的关系那样密切，但也不容忽视。训诂上有些难题，有时是由於字误造成的，有时是写了俗别字造成的，这就有必要运用文字学的知识加以解决。前者如《尚书·大诰》中宁王、宁武二词，其义云　何?吴大澂《字说》、孙诒让《尚书骈枝》均指出宁为文之讹字，宁王即文王，宁武即文武。盖因古钟鼎款识“文”皆作“〖FK(W1*3。1*3〗〖TPT6，+4mm。4mm，BP〗〖FK)〗”，与“宁”相似，因而致误。杨筠如《尚书有NEC21诂》亦云：“古文文作〖FK(W1*3。1*3〗〖TPA1，+4mm。4mm，BP〗〖FK)〗，从　文从　心，与宁相似，故汉人〖HT4”SS〗〖HJ*2〗〖HT5SS〗误认为宁。”这是因字误而影响及於训诂的例子。因写了俗别字而影响及於训诂的例子，古籍中所在多有。兹举一例以见一斑：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一书所附《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中，有热惚（页 833）、？？？　有心（834 页）、忧有NC049（834 页）、忧有NC048浼（835 页）等词，其中的惚、NC049浼瑹　、有NE970　、有NC048浼　四字均不可识，该书编者校忧 NC048　、忧有NC049浼　为忧愁，乃主观臆测。其实这些字都是恼的俗别字（《增订碑别字》中恼字有作惚者，即是明证），有NE96F　则是热的俗写。热恼、忧恼是佛经中的习用语（如《法苑珠

林》中即多次出现，《敦煌变文集》中也出现不止一次），但是由於使用了俗别字，遂造成训诂上的大麻烦。训诂与文字的关�，由以上两例可以概见了。

(三) 训诂与校勘

◆ 校勘是校正古书中的讹字、衍字、脱字、倒字等错误的一种学问。它与训诂学的关係至为密切，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其一，校勘是训诂的基础。要想读通古书，必须先将古书在传抄过程中所造成的种种文字上的讹误加以廓清，否则便会左右支绌，扞格难通。《吕氏春秋·察传》说的“晋师三豕涉河”，三豕乃己亥之误；《抱朴 子·遐览》说的“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已经是大家所熟知的了。再如《北史·徐遵明传》云：“遵明见郑玄《论语叙》云‘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因为根据了错误的本子，无法讲通，便牵强附会地曲为之说，这当然是要不得的。还有人因为不知道字误而闹了大笑话，如《水经注》：“水流松果之山。”（《河水》四）有的本子“山”讹为“上”，明代一文学家不知道上是讹字，遂连圈之，以为妙景。（按：松果之山见於《山海经·西山经》）这些都是极简单的例子，还有比较复杂的情况，需要通过缜密的考辨，纔能弄清是非。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垦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请以为大田。”《管子·小匡》也有类似的话，仞作入，《吕氏春秋·勿躬》作大邑，《新序·杂事四》作并刃飡邑。这样，仞字便有四个异文：仞、入、大、并刃飡。到底哪个对?俞樾《诸子平议》认为《韩非子》的仞邑当从《新序》改正为“并刃飡 邑”，并刃飡邑谓创造其邑也。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许维遹、郭沫若《管子集校》都同意俞说，郭沫若并认为《管子》的入、《吕氏春秋》的大，都是立的误字。以上说法均不对。考《云梦秦简·为吏之道》部分，有“根(垦)田人邑”一语，银雀山竹书《王法》篇有“豤 (垦)草仁邑”一语，人、仁均当读为牣，《说文》二上牛部：“有牣，牣满也。”故牣有充牣义。作入作大者乃人之误，作人、作仁者又都是牣的通假，作并刃飡者则又是牣的字误。所谓牣邑，就是使城邑人口充实。（参看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於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5 期）又如《文心雕龙·诠赋》：“乱以理篇，迭致文契。”其中“迭致文契”四字实不可解，今人杨明照先生据唐写本

校出这四个字本作“写送文势”，辞意则豁然贯通。“写送”连文，见《晋书·文苑·袁宏传》及《世说新语·文学》刘注引《晋阳秋》《高僧传·释昙智传》：“雅好转读……高调清彻，写送有馀。”又附释昙调云：“写送清雅，恨功夫未足。”亦有并以“写送”为言。《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篇》：“开发端绪，写送文势。”正以“写送文势”成句，尤为切证。再如《文心雕龙·夸饰》“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二句，“风格训世”讲不通，因为单是《诗》《书》的风格，不可能起到训世的作用。明·谢恒抄本格作俗，“风俗训世”的风是动词，读去声，与讽字音义有并同。讽俗、训世，均为动宾结构。这样，“风俗训世”这句话便讲得通了。(以上参看杨明照《重新校注〈文心雕龙〉的初步设想》一文，油印稿)由此可见，要想弄通古书的训诂，必须先进行正

确的校勘，说校勘是训诂的基础，是不为过分的。

◆ 其二，训诂有助於校勘。校勘有对校、本校、他校、理校之分，拿两种版本相互比照，根据好的版本改正不好的版本上的讹、衍、脱、倒等等错误，这叫做对校。这种校勘比较简单，只要能做到“心细如♠，目光如炬”，便庶几可以胜任了。理校则不然，它不是根据版本，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以确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而判断是非，绝不是容易的事，它要求校勘者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其中最重要最常用到的，便是训诂知识。比如《山海经·中山经》：“西五十里，曰扶猪之山，其上多礝石。有兽焉，其状如貉而人目，其名曰䴦。”郭璞注云：“貉或作豸虞，古字。”(袁珂《山海经校注》129页)蒋礼鸿先生根据郭璞注这条线索，指出：“依月虞 即有? 浼 字例(引者按：有? 浼 的或体作有月虞 浼，见《说文》)，貉当作有? ? 浼，作貉乃形近之误。”蒋氏之所以能发现貉是有? ? ? 浼 的误字，并非依据善本，而是凭藉训诂知识。又如杜甫《天育骠骑歌》：“遂令大奴字天育，别养骥子怜神骏。”《全唐诗》、《钱注杜诗》“字”字均作“守”，并於守字下注云：“一作字。”《杜诗详注》此句作“遂令大奴字天育”，“字”字下注云：“胡仔云：‘东坡作字，《英华》作守。’”到底“字”对?还是“守”对?宋人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均认为“守”字对，其实蔡、胡二氏的看法是错的，之所以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字天育”的字，应该解释为字育(即乳养)之意(《说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和下句“别养骥子”的养字相对。“天育”是马厩，这奨

借代为天育厩焚的四十万匹马。“字天育”是养普通的马，“别养骥子”是对“神骏”的优异待遇。(参看蒋礼鸿师《校勘略说》，《安徽师大学报》1979 年 4 期)蔡梦弼昧於“字”字的古训，遂谓“天育为大奴字也”云云，简直是扣盘扪烛。

(四) 训诂与语法

训诂不仅要解释词，还要解释疏通句子，因此它跟语法学(包括词法和句法)也有密切的关系。王力先生对於训诂与语法的关系很重视，在《新训诂学》一文中，他说：“语义学并不能不兼顾到它与语音或语法的关系。关於语音和语义的关□，前人已经注意到……至於语法和语义的关系，向来很少有人注意到。”(《龙蟲并雕斋文集》第一册页 323)王先生并且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语法与训诂有密切关□，即《孟子·滕文公》“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一句，其中的舍字不好解，章太炎《新方言》认为舍即後来的啥，啥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犹言何物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也。王先生指出：“‘何物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一类的句子不合於上古的语法；‘什麼都……’只是最近代语法的产品，唐宋以前是没有的，何况先秦?”(《龙蟲并雕斋文集》第一册页 319)由此可见，训诂必须兼顾语法，否则易出纰漏。再举一个例子，《离骚》：“索藑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其中“命灵氛为余占之”与“孰信修而慕之”两句当为韻，但“占”、“慕”二字实不相叶 。郭沫若、闻一多均疑慕字当为“莫□”二字之误合为一者，闻一多更进一步指出所缺之字是念字，原文当是“孰信修而莫念之”(《闻一多全集》二《楚辞校补》)。但是，“莫念之”的说法不符合上古汉语的语法规律。在上古汉语中，用“不”、“毋”、“未”、“莫”四个否定词的否定句有一个特点，即当宾语是代词时，一般总是放在动词前面，这一特点在否定词是“未”、“莫”的句子焚更是明显(参看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上册第一分册页 238、239)。有人对整部《楚辞》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一规律在《楚辞》中无一例外(见金小春《试论〈离骚〉“慕之”当作“莫之思”》，《杭大学报》1983 年 3 期)。因此，很难设想《离骚》中会出现“孰信修而莫念之”这样的句子。单从训诂的角度看，闻一多先生的说法是讲得通的，但如联□上古

汉语的语法规律来看，闻先生的说法便站不住了。由此可见，研究训诂不能不顾及语法。

三、唯物的观点

◆ 所谓唯物的观点，就是说要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切忌随心所欲地解释词义。正如王力先生所说："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的意义是被社会制约着的。……如果某词只在一部书中具有某种意义，同时代的其他的书并不使用这种意义，那末这种意义是可怀疑的……如果我们所作的词义解释只在这一处讲得通，在别的书上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意义，那末，这种解释一定是不合语言事实的。"(《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第332页—333页)遗憾的是，这种无视语言社会性的弊病在古人或今人的注释中常常看到。如金人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中所批评的胡乱解释《论语》的例子："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或训焉为何，而属之下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或读不为否，而属之上句。意谓圣人至谦，必不肯言人之莫己若；圣人至仁，必不至贱畜而无所恤也。义理之是非姑置勿论，且道世之为文者有如此语法乎?故凡解经，其论虽高而於文势语法不顺者，亦未可遽从，况未高乎?"(见《滹南遗老集》卷五《论语辨惑》)所谓"於文势语法不顺"，就是不顾语言的社会性，随心所欲地妄作解释。今人解释古书，其随心所欲不顾语言的社会性者，莫过於赵纪彬的《"五恶"疏证》一文，这篇文章荒谬之处太多，这儿不一一列举，读者可参看拙著《训诂丛稿》中的《评赵纪彬的〈"五恶"疏证〉》一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

第7章　学习和研究训诂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 所谓态度，也就是学风问题。研究任何学问，都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训诂学是朴学，也就是朴实之学，它最忌主观臆测和哗众取宠，与之相反，它要求实事求是、无徵不信。具体说来，应注意如下三点：一曰务平实，忌好奇；二曰重证据，戒臆断；三曰宁阙疑，勿强解。

一、务平实，忌好奇

◆ 先说务平实。务是追求的意思，平实是平稳踏实，它的反面是浮　浅躁。务平实，就是说要追求平稳踏实，反对浮　浅躁。宋人王安石诗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最不平凡的东西，倒是往往显得很平凡，一个用一句或几句话就可说明的正确结论，其中却包含了大量艰辛的劳动。有一句成语说“绚烂之极，归乎平淡”，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训诂学的最高境界，就是由绚烂而达到平淡。再说忌好奇：忌是忌讳之意，引申之有竭力避免的意思；好奇就是指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虽然训诂学并不主张抱残守阙、无所发明，但它反对那种大胆假设、凭空杜撰的所谓发明，因为这些所谓发明是靠不住的。下面，让我们用实例来加以说明：

◆ 《诗经·关雎》第二章：“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其中“左右流之”的流字，《毛传》训为“求也”，“求”在此是择取之意，“左右流之”即是左右择取。《毛传》的训释平正通达，无懈可击。可是有的同志竟认为这个流字应按其本义作“水流”、

“流动”讲，并谓《毛传》训流为求是牵强附会，不足置信。到底《毛传》不足信?还是这位同志提出的新解不足信?这只要把《关雎》整首诗仔细地读一遍就清楚了首先，新解训流为流动，这单就《关雎》第二章孤立地来看，自无不可。但是不能忘记，《关雎》是叠章体诗篇，下面还有两章，其开头两句分别为“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其句法结构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出於一辙，如果照新解所说，训流字为流动，那麽“左右流之”的主语就是荇菜，而“左右采之”、“左右芼之”的主语却绝对不是荇菜。这样，在互相骈俪的三句诗中（“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竟出现了两个主语，这是有背於古代韵文句法规律的。再看，在这首诗中，“求之”、“采之”、“芼之”、“友之”、“乐之”都是动宾结构，之字都作代词用，准此则“流之”也应是动宾结构，之字也应是代词，《毛传》训流为求，正合此例。可是按照新解所说，训流为流动，则流字便是不及物动词，後面一般不带宾语(使动用法当作别论)，“流之”也就不是动宾结构了。这，显然跟整首诗的句法结构相龃龉。所以，新解训流字为流动，未免失之好奇，是经不起推敲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此正如范 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中所说：“凡立新说如果显得费力甚大，或通於此处而不能通於他处，或新说虽立而旧说依然不曾为有力的证据所推翻，那末，这种新说都是值得怀疑的。”(按：流训为求，王念孙《广雅疏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均认为是摎字之借，《广雅·释言》：“摎，捋也。”捋即择取之意。林义光《诗经通释》则认为是覰字之借，《说文》：“覰，择也。”)

《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其中落英的落字，与上句坠字相对，其为坠落义灼然无疑。但宋人出於好奇，竟提出落字应据《尔雅》训为始，直至近年来，还有人不断提出《离骚》“落”字当训为始的“新说”。其理由是“《离骚》中所提到的服饰饮食，都是为了表现诗人‘余独好修以为恒’的思想品德的，他当然不会去喫那已经凋落了的菊花”云云。这个理由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何以“好修为恒”，就不能喫“已经凋落了的菊花”?清人徐焕龙《屈辞洗髓》注这两句道：“朝无饮，但饮木兰之坠露；夕无餐，但餐秋菊之落英。清贫如此，顑颔可知。正与贪婪之辈相反。”徐氏此解，虽未必即为确诂，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即“好修为恒”的屈子，未必不可以“喫那已经凋落了的菊

花”，问题是在你怎麽去理解。清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落字与上句坠字相应，强觅新解，殊觉欠安。”可谓一语中的。又近人游国恩先生亦云：“我们不必问菊花是否会落，或者有落有不落；即使一切菊花都不落，而且有现代物理学作根据，也不能说屈子的‘落英’不许用‘坠落’、‘陨落’义。因为骚人下笔为文，兴之所至，决无暇想到格物的问题，更不会想到作文章非根据物理不可，他上文说‘坠露’，下文说‘落英’，就显然可见那落字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何况《离骚》一篇用落字的地方很多……凡四见，都是陨落的意义，不可作始字或其他意义解。”（《楚辞论文集·说离骚秋菊之落英》）游先生这段话，是对宋人说的极有力的针砭。

◆ 更有甚者，有的同志还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落英缤纷”的落字也应作始字讲，这就更成问题了。落有始训，见於《尔雅》，乃先秦古义，时至南北朝，落字是否还有始义呢?至少从陶渊明的诗文来看，落字已无始义。我们统计了一下，落字在陶集中共出现八次，除“落英缤纷”一条不计外，其馀七次均为坠落、陨落，无一可作始解者：

《归园田居》：“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 又：“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 《酬刘柴桑》：“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

◆ 《杂诗》：“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 又：“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

◆ 《闲情赋》：“曲调将半，景落西轩。”

◆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有风吹君帽堕落。”

以上七例，落字作陨落、坠落解，灼然无疑。准此，《桃花源记》中的落字也不可能忽然变为始的意思。此正如王力先生所说：“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的意义是被社会制约着的。”我们不能离开语言的社会性，对词义进行随意的解释。还有同志说：“《桃花源记》文章一开始是要展现一个春光明媚、生机蓬勃、景色異常的场面。如把落英缤纷理解为落花狼藉满地，一派衰败零落的景象，却有点大杀风景。”这也未必然。为什麽“落英缤纷”就一定是“一派衰败零落的景象”呢?为了证成自己的论点，便从文学赏析的角度对“落英缤纷”四字随意地进行解释，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宋人欧阳修《采桑子》词云：“群芳过後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胡云翼注云：“狼藉残红——落花散乱。

这句承接前句，有欣赏落英缤纷的意思。”（《宋词选》页 28，中华书局 1962 年版）可见“落英缤纷”未必就不美，未必就“大杀风景”。由此可见：不从语言事实出发，单从文学赏析的角度进行主观臆测，所得结论往往不可靠。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其中的“唧唧”，有人一定说不能用它来表示叹息声，这也是不符合语言事实的。古籍中以“唧唧”表叹息声者不乏例证，如北魏·杨璓 之《洛阳伽蓝记》卷四《法云寺》：“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入其後园，见沟渎蹇产，石磴礁硗，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梁王兔园，想之不如也。”（范祥雍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12 月新一版页 209）前面说“无不叹息”，後面说“咸皆唧唧”，前者呼而後者应，显证唧唧就是叹息（这里的唧唧和叹息都有称赞义）。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想见明膏煎，中夜起唧唧。”（《全唐诗》册二卷一三七页 1385）孟郊《吊卢殷》：“唧唧复唧唧，千古一月色。新新复新新，千古一花春。邙风噫孟郊，嵩秋葬卢殷。”（《全唐诗》册六卷三八一页 4277）白居易《琵琶行》：“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又《五弦弹》：“座中有一远方士，唧唧咨咨声不已。自叹今朝初得闻，始知孤负平生耳。”（《全唐诗》册七卷四二六页 4697）又《和寄乐天》：“会笑始哑哑，离嗟乃唧唧。”（《全唐诗》册七卷四四五页 4985）元稹《长庆》：“年年岂无叹，此叹何唧唧。”（《全唐诗》册六卷四 0 三页 4503）张祜《捉搦歌》：“门上关，墙上棘，窗中女子声唧唧。”（《全唐诗》册八卷五一 0 页 5796）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二引郑厚说：“夫笑而呵呵，叹而唧唧，出口天籁。”这些语言事实，都有力地证明了唧唧确能表示叹息声。持“唧唧非叹息声”之说者，还说：“以唧唧为叹息声是从白居易《琵琶行》开始的，那是白居易误解了唧唧这个词的含意。”（朱星《注释学刍议》，《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79 年第 1 期）如果说只有白居易一个人用唧唧表叹息声，那还可以说是误解，无奈，有那麽多的人都用唧唧表叹息声，难道都是误解?况且以唧唧作叹息声，并非始於白居易，在白氏之前早已有了。如上举《洛阳伽蓝记》以及储光羲和孟郊的诗，时代都在白居易之前。所以，认为唧唧不能作叹息声解释的看法，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此正如王力先生所指出的：不顾语言事实，单纯追求

新颖可喜的那种训诂是靠不住的(《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见《龙虫并雕斋文集》册一页 329—330)。

《水经注·三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異，空谷传响，哀转久绝。”北大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属引，谓猿声接连不断。”(下册，页 685)这个注解平实允当，是可靠的。属有连属义，引有伸义，属引训为接连不断，在训诂上无懈可击。可是有的同志却提出新解，认为：“属并不是连属，属在禅纽三等，禅三古读端系。属就是独，独在定纽。属、独都从蜀得声，古读相同，词义也通。”然後又根据《埤雅》、《尔雅》、《方言》等，断定属是一种高大的、喫猿的猴子。这种解释，未免好奇已甚。且不说训属为喫猿的猴子，则“属引凄异”以下三句跟上面的“高猿长啸”便接不上榫；更成问题的是：属通作独，训为喫猿的猴子，除了声音上的牵合外，并无任何书面材料可以作为助证。此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先假设了一种新颖可喜的解释，然後再乞灵於‘一声之转’之类的‘证据’，那末，这些假设只能成为空中楼阁了。”(《龙虫并雕斋文集》册一页 330)

二、重证据，戒臆断

所谓重证据，就是重视客观存在着的语言材料；所谓戒臆断，就是戒除主观主义的武断之词，不说缺乏证据或证据不充分的话。试看三例：

◆ 《史记·屈原列传》：“屈平即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有位前辈学者为了坚持他的“屈原一生只被放逐过一次”的论点，便说放流就是放浪，指四处游历，而不能解作放逐。这种新解只不过是凭臆武断，毫无客观根据。许多语言材料都证明了放流确是放逐，二者是同义词。例如《礼记·大学》：“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汉书·贾谊传》：“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这段话在《汉书·地理志》中作“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赋》以自伤悼。”同样的意思，这獒作“放流”，那獒作“放逐”， 这是放流作放逐解的铁证。又《汉书·冯奉世传》：“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这里说的是历史上一些忠爱之士所受到的迫害和不幸的遭遇。“伯奇放流”、“孟子宫刑”，

都是指的刑罚。放流就是放逐，决不是自由自在地四处游历。《汉书·外戚传下》：“数逆至法，逾越制度，当伏放流之诛，不足以塞责。”又云：“其馀大者夷灭，小者放流。”文中两个放流，也分明是放逐。又《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和洽传》裴注引《汝南先贤传》：“饕餮放流，洁士盈朝。”这是说把饕餮之徒加以放逐，使朝庭中充满廉洁之士。放流也分明是放逐。由此可见，语言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主观臆测则难以令人信服。

《墨子·亲士》：“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有位老先生认为入国是治国的同义词，但入字不能解释为治，於是疑入是乂的形近之误，并引《书·尧典》、《皋陶谟》、《禹贡》的三个乂字及《尔雅·释诂》“乂，治也”为证，谓墨子习於《诗》、《书》及百国春秋，所以不用治国而用乂国(说见《杭大学报》1979 年 1、2 期合刊《墨子校释商兑》一文)。这好像是有根据了，其实乃是臆测。首先，这位先生说墨子因习於《诗》、《书》及百国春秋，所以不用治而用乂，不说治国而说乂国，这只要一翻《墨子》本书，便知道这个话靠不住。《墨子·尚同中》：“受天子之严教，退而治国。”这不是在用“治国”吗?《墨子·兼爱上》：“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这不是在用治字吗?其馀各篇治字也不少见，何以《亲士》偏要用乂国而不用治国呢?《荀子·富国》：“观国之治乱臧否；……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是贪主已。”《墨子》的“入国”，也就是《荀子》的 “入其境”，是绝不能随便改作乂字的。(参看蒋礼鸿先生《误校七例》一文)

◆ 以上二例，均足说明主观臆断对於训诂的危害性，反过来也就是说明训诂必须重视证据。

下面再看一例：

◆ 关於《胡笳十八拍》的作者问题，过去学术界曾经有过一番热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是伪作，因为《乐府诗集》卷五十九所引的唐人刘商《胡笳曲序》说：“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胡虏犯中原，为胡人所掠，入番为王后，王甚重之。武帝与邕有旧，敕大将军赎以归汉。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後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据此，则《胡笳十八拍》的曲谱是董生所作，而非文姬。如果胡笳声都不是蔡文姬所谱出的，那麽《胡笳十八拍》的词更不可能是文姬所作了。然而有一位先生则坚决主张《胡笳

十八拍》的作者是蔡文姬，为了维护己见，便硬说《胡笳曲序》中的董生即文姬归汉後所嫁的董祀，而序中“董生”前头应补上个“嫁”字。因为不补上嫁字，那麽胡笳曲的琴谱及辞就是董生所作(有人认为这个董生就是唐代著名的琴师董庭兰)而非文姬所作了。但是这种随便补字的办法，只能说是大胆假设，却无任何证据。大凡校书补字，或者上下文有过这个缺文，或者见於别的书或类书所称引嬞算有根有据。现在补上这个字，两种根据都没有，仅因文姬曾嫁过董祀，这不是主观臆测又是什麽?考元稹有一篇乐府歌辞叫《小胡笳引》，题注道：“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请姜宣弹。”歌辞有云：“哀笳慢指董家本，姜生得之妙思忖。”(《全唐诗)册六卷四二一，页4630)这是说有个姓董的人妎作了胡笳的琴曲而为姜宣所学习所弹奏的确证。这个人当然不是蔡文姬，也不可能是董祀那麽刘序的“後董生”应补成“後嫁董生”的说法便如沙上筑塔，顷刻即倒了。(此例见蒋礼鸿先生《误校七例》一文)。

三、宁阙疑，勿强解

- 所谓宁阙疑，勿强解，就是说对於那些根本不懂或不太弄得清楚的问题宁可承认不懂，而不要勉强去作解释。前代学者处理这个问题，颇有可取之处。如郑玄注《三礼》，於所不知，辄云 “未闻”。许慎著《说文解字》，自记云 “阙”。高诱注《淮南子》，於注不出处，识以“诱不敏也”。朱熹注《诗经》、《楚辞》，於所不知或知之不确者，均注明“未详”或“未闻”，总观《诗集传》、《楚辞集注》两书，凡云 “未详”、“未闻”者达百馀处。这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方面，今人反不如古人。我们常看到一些古籍的选注本，於疑难费解处或不予理睬，回避矛盾；或强作解人，妄加猜测。回避矛盾的作法，固然无助於读者去读懂原文；妄加猜测就更加糟糕，因为读者大抵是相信注家的，总以为上了书本便是对的，注家瞎猜一通，当然不可能猜对，读者却把这错误的注文当做正确的东西去接受，势必会谬种流传。还有一种很不好的作风，就是展转传抄。这种办法固然省力气，却有背於严谨的治学态度，第一个错了，传抄者岂不也跟着错?所以，以上三种做法，都是要不得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宁可阙疑，不要勉强。今人张舜徽先生论郑玄注书曰：“郑氏注书，

於所不知，辄云未闻；亦犹许氏解字，自记云阙耳……於所不知，不加臆断，疑以传疑，留待後人定之。既明其慎，亦见其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为後世法也。”（《郑学丛著》页 142、147）郑玄这种治学态度，注释家应该引为榜样。

第八章　训诂中常见的几种弊病

训诂中常见的弊病，主要有如下一些：一曰望文生训；二曰增文成义（古人又称做增字解经）；三曰误解联绵词；四曰误解俗语词；五曰误解虚词。

一、望文生训

◆ 在古汉语中，由於词义的变迁、字词的通假以及其它一些原因，某些字、词除其常用意义外，往往还具有某种古义、假借义和僻义等等。如果不加甄别地一律按其常义去理解，则使用这些字、词的那段文章便讲不通，或者虽然勉强可通却并不正确。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望文生训。望文生训是古籍注释中最常见的一种弊病，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因昧於古义而望文生训，二是因昧於字、词的假借义而望文生训。下面试分别举例说明：

(一)因昧於古义而望文生训

◆ 所谓古义，是指某些字词在古代曾经有过的某种意义，比如“即”字古有或义，“处”字古有定义，“攻”字古有坚义，“吉”字古有始义，“道”字古有由义，“故”字古有诈义，“疑”字古有恐义等等。由於时代的变迁，字词的意义也随之产生变化，许多字词的古义到後来大都消失了，後人不察，往往用

其後起的意义(即所谓今义)或常用的意义(即所谓常义)去训释古书，这样便会造成训诂上的谬误，用训诂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望文生训。例如：

◆ 《诗经·邶风·终风》“终风且暴”，毛《传》：“终日风为终风。”王念孙指出：《毛传》对终风的解释，是望文生训。王氏根据大量的语言材料，考出终字古有既义，“终风且暴”就是既风且暴。在王氏之前，人们不知道“终犹既也”这一古义，而用终字的常用意义去训释《诗经》，因而犯了望文生训的毛病。(参看《经义述闻》卷五《毛诗上》“终风且暴”条)◆

《晏子春秋·问上》：“公市不豫，宫室不饰。”《盐铁论·力耕》：“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又《禁耕》：“国富而教之以礼，则行道有让，工商不相豫。”《荀子·儒效》：“仲尼将为司寇，鲁之鬻牛马者不豫贾。”《淮南子·览冥》：“黄帝治天下，市不豫贾。”《史记·循吏传》：“子产为相，市不豫贾。”《说苑·反质》：“徒师诏治魏，市不豫贾。”以上引文中的豫字，据清代学者王引之的研究，均应训为诳，即欺诈之意。但是豫字的这一古义，久已失传，一般注家乃用豫字的常义去训释以上一些文句，其结果，正如王引之所指出：“说者皆读豫为凡事豫则立之豫，望文生训，失其传久矣。”(《经义述闻》卷八《周官上》“诳豫”条)

◆ 《孟子·公孙丑》：“不肤挠，不目逃。”什麽是“肤挠”?王引之指出：肤字古有色义，挠者弱也，肤挠即是色弱，“面有惧色，则示人以弱，故谓之色挠。不肤挠者，无惧色也”。赵岐《孟子章句》注这两句说：“谓人刺其肌肤，不为挠却。”用肤字的常义来解释肤挠，这便犯了望文生训的错误。(参《经义述闻》卷二十九《通说上》“肤”字条)◆《汉书·高帝纪》：“沛令闭城，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高祖。”《史记集解》引韦昭曰“以为保障”，颜师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按：以上二说均属望文生训。保字古有依、恃之义(参本书第三章)“逾城保高祖”，就是逾城依高祖。

◆《汉书·蒯伍江息夫传》：“臣愿披心腹，堕肝胆。”师古曰：“堕，毁也。”按：师古训堕为毁，乃望文生训。堕字古有输义(参本书第五章)，堕肝胆就是输肝胆。同样的话，《史记·淮阴侯列传》作“披腹心，输肝胆”，可为助证。又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於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

由。"这类的堕肝胆也是输肝胆的意思，犹言"把心交给你"。有的注本注道："堕肝胆，就是肝胆地的意思。"(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849页注14)乃本於颜师古注，实亦望文生训，未为确诂。

◆《汉书·贾谊传》："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师古曰："欲发言，则问其臣。"按：师古以言字的常义去训释这句话，殊不可通。言字古有问义(参本书第五章)，"言问"二字同义连文，是询问的意思。

◆《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不畏彊禦。"颜师古曰："彊禦，有彊禦梁而善者也。"刘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按：颜氏训禦为抵禦之禦，刘氏训禦为禁禦之禦，均属望文生训。禦字古有彊义，彊禦同义连文，即彊禦梁之意。(参《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二》"彊禦"条，又《经义述闻》七《诗经》"曾是彊禦"条)◆以上所述因昧於古义而望文生训的弊病，不但习见於古人的注释书，今人的注释中也不罕见，如：

◆《史记·淮阴侯列传》："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以为不如也。'"文中贺字，有的注本解释为祝贺(中华书局1976年版《史记选译》下册512页将"信再拜贺曰"一句译为"韩信祝贺说"，显然是误将贺字理解为祝贺之意)，乃望文生训。贺字古有嘉义，《广雅·释言》："贺，嘉也。"王念孙疏证："嘉与贺古同声而通用。"（二字古韻 并隶歌部)嘉有嘉许义。这类是说韩信对於刘邦承认自己不如项王这一点表示嘉许，而不是表示祝贺。王伯祥《史记选》注曰："贺，赞同之意。"(《史记选》356页注40)庶几近之。

◆ 章太炎《序革命军》："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其中最後一句，有的选本注道："我想还没有几个人。"(《章太炎诗文选》上册2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以想字对译虑字，殆以为虑即是考虑的意思，殊不知虑字古有大略、大概之意，"虑不数人"，意谓大略不过数人。不知道虑字的古义，而用其常义去训释，这便犯了望文生训之病

(二)因不明假借而望文生训

◆　假借是古书中的普遍现象，在研读古籍时，如果找不出某一假借字的本字，而用高邮王氏所说的同声之字亦即假借字去进行训释，必然会“以文害辞”。这种以文害辞的毛病，也就是望文生训。例如：

◆《汉书·贾邹枚路传》：“与冗从争，见谗恶。”师古曰：“恶谓冗从言其短恶之事。”王念孙指出：“师古以恶为短恶之事，非也。恶訁亞同。《说文》：‘訁亞，相毁也。’……字通作恶，见谗恶即见谗毁。”（《读书杂志·汉书第九》“谗恶”条）按：王说是。颜师古不知道恶是訁亞的假借，而训恶为短恶，实属望文生训。

◆《汉书·李广苏建传》：“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师古曰：“物故，谓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说：不欲斥言，但云 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按：师古训“物故”为死，是不错的，但何以死曰物故?则师古的解释及所引的一说，均属望文生训。这个词，後世学者亦多误解，如《三国志》卷三十一《蜀书·刘二牧传》裴注引高堂隆曰：“闻之先师：物，无也；故，事也。言无复所能於事也。”（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册四页869）又清人黄生云：“物犹事也，不正言死，但讳云事故，犹孟子所谓大故耳。”（《义府》卷下“物故”条）此均望文生训。王念孙引宋祁曰：“物，当从南本作歾，音没。”按《说文》：“歾，终也。”字或作殁。歾、物声近而字通，歾故，犹言死亡。王说至确。“诸家不知物为歾之借字，故求之愈深，而失之愈远也。”（《读书杂志·汉书第十》“物故”条）

◆《汉书·杜周传》：“贤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师古曰：“失在巖穴，谓隐处巖穴，朝廷失之也。”按：师古训失为失之，乃望文生训。失是佚的借字（佚又作逸），谓贤俊自放於巖穴，非谓朝廷失之也。（《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一》“失在巖穴”条）。

◆《汉书·游侠传》“解为人静悍”，师古曰：“性沉静而勇悍。”按：师古训静为沉静，这又犯了望文生训之病。究其致误之由，乃因不明静是精的借字。静、精声近而字通，故静悍是精悍。《史记》即作精悍，《艺文类聚》人部十七、《太平御

览》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汉书》亦作精悍，均足证明静悍当读为精悍。(《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四》“静悍”条)。

◆ 《礼记·礼运》：“选贤与能。”《正义》曰：“此明不世诸侯也，国不传世，唯选贤与能也。黜四凶举十六相之类是也。”按：《正义》以“与”为连词之与，乃望文生训。此与字当读为“举”，“选贤与能”即“选贤举能”，《大戴礼记·王言》作“选贤举能”，即其明证。与、举古通用。《楚辞·九章·涉江》“与前世而皆然兮”，即举前世而皆然也。《战国策·楚策·庄辛说楚襄王》：“於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即举淮北之地。《楚辞·七谏·初放》“举世皆然兮”，举，一本作与。《墨子·天志》“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祥”，即举谓之不祥。此均与、举通用之证。(参看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五《礼记中》“选贤与能”条)。

◆ 《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於？？？苻之泽。”杜预注：“於泽中劫人。”按：杜预训取字为劫取之义，正坐望文生训之病。考其致误之由，乃因不明假借。据王引之考证，此取字当读为聚，“谓群盗皆聚於泽中，非谓劫人於泽中也。盗聚於泽中，则四出劫掠，又非徒於泽中劫人也。下文云 兴徒兵以攻？？？苻之盗，尽杀之，则此泽为盗之所聚明矣。”王说至确。(《经义述闻》卷十九《春秋左传下》“取人於？？？苻之泽”条)。

◆因不明假借而致望文生训的毛病，不特见之於古人的注释书，今人所注书中亦不少见，例如：

◆ 唐·秦韬玉《贫女》诗：“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其中“俭”字，注家多解为俭朴，然於诗意殊不可通。这是由於不明“俭”是借字而导致望文生训。《说文》：“俭，约也。”段玉裁注云：“古假借为险。”“俭梳妆”的俭正是险字之借，险梳妆，殆指当时流行的一种妖治的打扮。《唐会要》：“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破坏常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並请禁断。”所谓“俭(险)梳妆”，即指“高髻险妆”之类也。(参看《文史知识》1981 年 6 期，席云蓉《“俭梳妆”释》)又白居易有诗曰《时世妆》，殆亦讥刺险梳妆之劣俗也。(参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二、增文成义

增文成义，前人谓之“增字解经”。因为从前的训诂学是专门为经学服务的所以前人把“增文成义”这种毛病局限於经学的圈子中而称之为“增字解经”。其实这种弊病不限於经书的注解，别的各种注中也有，所以称为“增文成义”更为妥帖。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通说下》“增字解经”条下云：“引之谨案：经典之文，自有本训，得其本训则文义适相符合，不烦言而已解；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则阢陧不安。乃於文句之间增字以足之，多方迁就而後得申其说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所谓增文成义，王氏这段话讲得再明白不过。他举了许多例子，这里不抄引了。在今人的注释书中，增文成义的毛病似乎比古人更有过之。试举二例，以窥一斑：◆

例一，《荀子·宥坐》曾讲到少正卯有五恶：“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其中的“记]而博”，据唐人杨有倞注：“]谓怪異之事。”全句是说少正卯知道很多]怪的事情。杨有倞的解释是对的。可是今人赵纪彬却解释道：“记]而博”就是说“少正卯在其著作中宣传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规律，▯用大量的感性事例给以论证”云云（见赵纪彬《“五恶”疏证》一文）。这是典型的增文成义。因为单是“记]”二字(]字有匹、比、等、类之义)，绝不能解释为“宣传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规律”，一个“博”字，也不能包含着“用大量的感性事例给以论证”这样③杂的意思。所谓“宣传”、“论证”云云，都是外加的，非原文所有的。再如“顺非而泽”一句，清人阮元谓“顺”乃训的假借字，其说可取。训者，辞也；非者，谬戾也；泽者，滑泽也是话讲得漂亮的意思。顺非而泽，即《韩非子·难言》所云：“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可是赵纪彬先生是怎样解释的呢?他说顺是顺从，非是诽谤，所谓“顺非而泽”，“就是说少正卯对於烝民和小人批判奴隶主贵族反动世袭统治的言论，既采取顺从、支持态度，而又给以加工提高，使之赋有更大的革命威力”云云。在“顺从”下面，暗暗地加了“支持”一词；一个泽字竟解释为“加工提高，使之赋有更大的革命威力”。这样解释，正如王引之所说是“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

◆ 例二，陶渊明《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有的注本释“靡所挥”为“恨无发挥能力机会”（王瑶《陶渊明集》25 页，作家出版社 1957 年版），这也是增文成义。因为一个挥字，绝无“发挥能力机会”这样复杂的意思。考挥字，古有挥酒之义，《礼记·曲礼》“饮玉爵者弗挥”，何氏《隐义》云：“振去馀酒曰挥。” “所挥”是一个带有名词性的所字结构，指的是酒“每恨靡所挥”，指恨无好酒可饮。此种情怀，在陶诗中触处可见，如《酬刘柴桑》云：“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游斜川》云：“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此即“感物愿及时”之意。《九日闲居》诗序云 ：“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此即“每恨靡所挥”之意。

三、误解联绵词◆

所谓联绵词(亦称连语、謰语)，是指由两个音节联缀成义而不能分割的词。它只包含一个词素，不能分拆为两个词素。一个联绵词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这些不同的写法，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词形表示相同的音节或表示某一联绵词的声音在其发展过程中略有变化而已，所以不能从词形上去凿求联绵词的意义。这些道理，古代训诂家是不懂的，其误解联绵词的例子指不胜屈，以下略举数例，藉窥一斑：

犹豫 这个习见的联绵词，古人每每误解。较早的如《尔雅》、《水经注》和《颜氏家训》，都是从词形上凿求其义，如《颜氏家训·书证》云：“案《尸子》曰：‘五尺犬为犹。’《说文》云：‘陇西谓犬子为犹。’吾以为人将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如此往返，至於终日，斯乃豫之所以为未定也，故称犹豫。”（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页 387—388)其後李善《文选》注、颜师古《汉书》注、司马贞《史记索隐》、孔颖达《礼记正义》、李贤《後汉书》注、孙奭《孟子》疏、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王楙《野客丛书》、叶梦得《巖下放言》，以及字书、韵书如玄应《一切经音义》、慧苑《华严经音义》、丁度《集韵》等，无不对这个联绵词作出误释。宋人王观国的《学林》和明人方以智的《通雅》，都是在训诂方面颇有成就的著作，但释犹豫一词亦未为得。直至清代黄生、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邓廷桢等

人，嫱对这个联绵词作出了正确的训释。如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云 ：“古有以声不以义者，如犹豫双声，亦作犹与，亦作冘豫，皆迟疑之皃。”王念孙云：“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经义述闻》卷二十九《通说上》“犹豫”条）又云 ：“大氐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其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经义述闻》卷二十九《通说上》“无虑”条）

狼狈 这个联绵词也常常遭到误解，从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十六）、苏鹗的《苏氏演义》（卷上）直至旧《辞海》（合订本 876 页），都把它拆开来，把狼和狈说成是两种动物，说狈的前腿很短，走路时常把前腿搭在狼身上，否则便不能走路云云。现代某些古诗文的选注本也还采用此说。这是不正确的。狼狈是联绵词，本来写做刺杰 ，《说文》二上杰部：“杰 ，足刺杰 也。”亦作狼足貝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八《僧祇律》第三十四卷“狼足貝”条下云 ：“狼足貝 犹蹎足貝 也。”亦作 來頁 足貝浼 ，《龙龛手镜》足部：“來頁 足貝浼，行不正也。”又作有？？足貝浼，见《集韵》去声十四泰韻。由此可见，凡联绵词，其形体❿管多种多样，其音义则无甚差殊，在解释联绵词时，应该掌握因声求义的原则，切不可为形体所迷惑。

跋扈 这也是一个联绵词，亦作拔扈、掵扌扈 、扌市 扈等等（见《辞通》1306 页，长春书店③印本）。其义犹言强梁、霸道也。由於不懂得联绵词的道理，有的学者解释道：“扈，渔具，盖编竹以禁鱼者。汉质帝目梁冀为跋扈将军，取譬於此。以鱼之彊有力者，能跋出扈外也。”（见黄生《义府》卷下“扈”字条）又有人解释说：“按《说文》：‘扈，尾。’跋扈，犹大鱼之跳跋其尾也。”（见杨伦《杜诗镜铨》）这些都是误解。

留落 这也是一个联绵词，又写做牢落，乃落魄不耦之义。颜师古注《汉书》，不懂得联绵词不能拆开解释的道理，释之曰：“留为迟留，落为坠落。”实属误解。王念孙谓“留落双声字，不得分为两义”（《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条），可谓一语破的。

诡随 这个联绵词见於《诗经·民劳》“无纵诡随”，毛《传》曰：“诡随，诡人之善，随人之恶。”这又是误解，王念孙指出：“诡随叠韵字，不得分训

诡随谓诡诈谩欺之人也。”(《经义述闻》七《毛诗下》“无纵诡随”条)按:王说是矣。

无虑 这个联绵词又写做勿虑、摹略、莫络、孟浪，它的意思是大略、大概。古注中对这个联绵词往往误解，颜师古注《汉书》云：“无虑，亦谓大率无小计虑耳。”这是把无虑拆开来，训虑字为计虑，失之。王念孙曰：“凡书传中言无虑者，自唐初人已不晓其义，望文生训，率多穿凿。”(《经义述闻》卷二十九《通说上》“无虑”条)〖HK〗

突梯 这个联绵词见於《楚辞·卜居》：“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其义为圆滑随俗(参看王逸注和洪兴祖补注)。清人王夫之释之云：“犬窦曰突，从突而入，缘梯而登，钻穴逾墙之谓。”(见《楚辞通释》)可谓拆字猜谜了。

龙锺 这是一个叠韵联绵词，其义为疲弊貌。对这个联绵词，前人亦多误解。如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䇲》卷二十四《诂笺九》下所批评的：“老杜诗：‘何太龙锺极，於今出处妨。’薛苍舒注：‘龙锺，竹名，谓其年老如竹之枝叶摇曳不自矜持。’说既可笑。唐·李济翁《资暇录》云：‘锺即涔蹄，足所践处。龙致雨上下，所践之锺，固淋漓溅淀矣。’尤穿凿难通。”按：胡氏所批评的两种说法，都是误解联绵词的典型例证。

聊虑 这个联绵词见於《楚辞·九辩》“罔流涕以聊虑兮”，王夫之释之曰：“聊舒所虑以尽忠谋。”(《楚辞通释》)这也是误解。聊虑是联绵词，亦作缭悷、忄寮 慄，皆见《九辩》。《汉书·外戚传》“懰慄不言”，师古曰：“懰慄，哀怆之意也。”按懰慄亦聊虑之变体。要之，聊虑乃凄怆之意，非谓“聊舒所虑”也。

隐悯 隐悯也是联绵词，《楚辞·哀时命》：“然隐悯而不达兮，独徙倚而彷徉。”隐悯乃忧痛之意也。王逸《章句》云：“言己隐身山泽，内自悯伤，志不得达，独徘徊彷徉而游戏也。”把联绵词拆开来加以解释，是错误的(参看徐仁甫先生《古诗别解》6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隐悯又作隐闵，《九章·思美人》：“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意思是宁愿在忧痛中度过一生，也不改变初态。王逸《章句》释隐闵为“怀智佯愚”，也是不正确的。

◆ 以上所举为古人误解联绵词的例子，在今人的注释书中，对於联绵词的误解也不少见，例如：

捷慑 赵壹《刺世疾邪赋》：“捷慑逐物，日富月昌。”其中捷慑一词，有的选本注道：“捷，急，疾。慑，惧。”(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 35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7 月第一版)按：这个解释不可通。捷慑乃联绵词，又作踥蹀、躞蹀、嗫喋、捷蹀、？？？蹀、？？？　？？？等等，其义为往来小步貌(参看《辞通》下册页 2778)。“捷慑逐物”，是形容贪吝之徒追求物质利益时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

硉兀 杜甫《瘦马行》：“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硉兀如堵墙。”有的选本注道“硉兀，石头似的坚硬。”(冯至、浦江清、吴天五《杜甫诗选》6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12 月第一版)按：这是看到硉兀的硉字从石旁，便猜测硉兀的意思是石头似的坚硬，殊不知硉兀是个叠韻联绵词，其义为高峻貌(见《辞通》下册 2399 页)，与坚硬之义并无关涉。骨骼硉兀犹言骨骼高峻，故下文接以“如堵墙”也。 NC55E 兀为高峻貌，引申之凡言高、言上升，均可谓之硉兀。如杜甫《鹿头山》诗：“悠然想杨马，继起名硉兀。”此言名之高。韩愈《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几欲犯严出荐口，气象硉兀未可攀。”此言气象之冷峭严峻，高不可攀。杜甫《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云升。”此言云峰之高而突兀。总之，硉兀的基本意义为高峻貌，不当训为坚硬。

四、误解俗语词

所谓俗语词，一般是指魏晋六朝以後出现於载籍中的一些古代口头语词，这些词往往具有某种特殊的义训，用张相先生的话说，就是“字面普通而别”(《诗词曲语辞汇释·叙》)。既然是义别，那就不能按其字面上的普通意义去解释，否则便会造成失误。我们在本书第九章第一节中将列举许多因不懂俗语词而误校误读、误注古书的例子，读者可以参读，这里不再赘述了。

五、误解虚词

◆ 误解虚词也是训诂中的常见弊病，正如王引之所说：“经典之文，字各有义，而字之为语词者，则无义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而以实义解之，则扞格难通。”（《经义述闻》卷三十《通说下》“语词误解以实义”条）王氏所举误解虚词之例甚夥，这里摘录几条：

◆ 《论语·阳货》：“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言不可以事君也，而解者云不可与之事君，则失之。（句中二“与”字均为虚词）

◆ 《论语·颜渊》：“何以文为?”言何用文也，而解者言何用文章以为君子，失之矣。（为字是虚词）

◆ 《礼记·檀弓》：“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壹”是虚词，解者以“壹”为决定之词，失之矣。

◆ 《诗经·大雅·瞻印》：“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其中“夷”为语助词，二句意谓奸邪作恶，没有终极，如病无有愈时也。而解者训夷为常，则失之。又《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纣有亿兆夷人”，言有亿兆人也；《孟子·尽心》“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言考其行而不掩也，而解者训夷为平，则失之矣。

◆ 《诗经·周南·螽斯》“螽斯羽”，即螽羽也，斯为语词。《诗经·小雅·小弁》“鹿斯之奔”，即鹿之奔也。《诗经·小雅·瓠叶》“有兔斯首”，即兔首也。而解者以螽斯为斯螽，以斯首为白首，则失之矣。

第九章　训诂学的新领域

—— 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

我国传统的训诂学其主要目的是为经学服务的，因此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儒家经典，它所解释和考辨的主要是先秦两汉的古字古词。但是这并不等於说先秦两汉的古字古词便是训诂学的唯一研究对象。训诂学作为一种古代文献语言

学，它应该而且必须溷破为经学服务的樊篱，去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开闢新的研究领域。这个新领域，主要指的是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因为汉魏六朝以後的文言词语，基本上是承袭了先秦两汉的书面语词，没有多少新的发展变化，而汉魏六朝以後的方俗语词，则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而又为传统训诂学所不甚措意的。今天我们研究训诂学，必须对方俗语词的研究予以充分的重视。

一、俗语词研究的意义

关於俗语词研究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俗语词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环节

◆ 我们知道，在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中，关於词❷史的研究是最薄弱的环节，而在词汇史的研究中，关於俗语词的研究又几乎等於零。(试以王力先生的巨著《汉语史稿》为例，这部书分上、中、下三册，上册谈语音，中册谈语法，下册谈词。从分量上看，词汇部分最少，而在词汇部分中，没有讨论俗语词的问题。)其实，俗语词研究应该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占居重要的地位，因为汉语的全部词?❷绝不仅仅存在於历代的雅言——即规范化的书面语中，还包括历代的口头语词，即方言、俗语之类。研究汉语词? ❷史不能无视这些方俗语词，否则便不能认识汉语词❷? 的全貌。前代学者对於方俗语词虽也做过一些研究，并撰为专书，如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毛奇龄的《越语肯綮录》、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梁同书的《直语补正》、郝懿行的《证俗文》、梁章钜的《称谓录》、陈? ？的《恒言广证》，直至近人章太炎的《新方言》等等，但基本上是资料纂集的性质，系统性和科学性都不够，作为词❷史的研究是谈不上的。今天我们要想写一部系统全面的词汇史，就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方俗语词的研究。

(二)俗语词研究有助於古籍整理

◆ 我们知道，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固然主要是用雅言写成的，但其中也使用了一些方俗语词，而这些方俗语词往往比雅言难懂得多，不了解这些方俗语词

的特殊含意，则在古籍的校勘、标点和注释中必然会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以致造成不应有的失误。下面试从古籍校勘、标点和注释三个方面，来看一看由於不懂得俗语词而造成失误的例子，反过来也就证明了俗语词研究有助於古籍的整理。

◆ 1.俗语词与古籍校勘：

◆ 例一，《敦煌变文集·秋胡变文》："今蒙孃教，听从遊学，未季娘子赐许已不?"原校季作知，盖以为季是知字的音近讹字。今按：此校非。季当是委字之讹考变文用字，有偏旁互换之例，如孽作? ？，字的下部以女旁代替了子旁，此文委字作季，则以子旁代替女旁。同篇下文又云："暫请娘子片时在於怀抱，未委娘子赐许以不?"两文相照，可证"未季"确是"未委"。这里的关键是委字究为何义?这就不能仅仅依靠传统训诂学，而应吸取俗语词研究的成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已经用翔实的材料证明了委有知义，则未委就是未知的意思，变文季字乃委字之讹，殆无疑义。同类的例子又有杜甫《示从孙济》诗："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全唐诗》、《钱注杜诗》、《杜诗详注》於"知"字下有并出異文"委"，究应选择知字呢?还是选择委字?我们认为委字对，知字则可能是後人不晓委字之义而妄改的。委作知解，正如张相所说是"字面普通而义别"的一类俗语词，因而被妄改的可能性较大，若杜诗原作知，则不大会有人去节外生枝地改作委。

◆ 例二，《敦煌变文论文录》附录《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其中有一句道："牧牛人曰：'莫是我家小勿?'"(见原书下册 846 页)原校勿作却。按：此校误。此勿字当读为"麽"，亦即今日所用的"吗"，是疑问语气词。考《太平广记》册四卷一六四"黄幡绰"条(出《因话录》)："唐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怜? '对曰：'自家儿得人怜。"是勿即是什麽。勿又可写做物，如《曹溪大师别传》(《续藏经》第二编乙第十九套第五册)："见忍大师，问曰：'汝作物来?'能答曰：'唯求作佛来。'"按：作物来即作麽来。又写做无，《敦煌变文集·妙法莲花经讲经文》："直待修行有次第，为汝宣扬得也无?"无当读为麽。又《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 827 页："未委天心捨得无?"无亦当读为麽。又白居易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即"能饮一杯麽"。变文中有时又写做磨或摩。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册第五十节曾经指出"吗的较古形式是

麽”，“麽应该是从无演变来的”，其说是矣。所可补充的是：无、勿均是唇音字，勿在唐宋诗文小说中也是一个疑问语气词，也等於後来的吗。《敦煌变文论文录》的编者不了解勿字作为一个俗语词的特殊含意及其来龙去脉，认为原文讲不通，遂误校作却。

- 例三，宋人周邦彦《黄鹂绕碧树》词：“纵有魏珠照乘，未买得，流年住。争如盛饮流霞，醉偎琼树?”其中“盛饮流霞”句，汲古阁本《片玉词》作“剩引榴花”。两种版本，文字判然不同，究竟孰是孰非?校勘者必须作出抉择。近代大词家郑文倬校道：“汲古阁作‘剩引榴花’四字，並以音近讹。”(见《大鹤山人校本清真词》)按：郑说非。他不懂得“剩”字是一个俗语词，其义为多(详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引”也是一个俗语词，是斟酒而饮的意思，杜诗“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见《钱注杜诗》上册295页《夜宴左氏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新一版)，“胜地初相引，余行将自娱”(《全唐诗》册四页2401《陪李金吾花下饮》)，並其例。“榴花”则是酒名，如梁元帝《刘生》诗：“榴花聊夜饮，竹叶解朝酲。”(《乐府诗集》卷二十四页200，四部备要本)唐沈颂《卫中作》：“总使榴花能一醉，终须萱草暂忘忧。”(《全唐诗》册三页2113)“剩引榴花”即是多多饮酒。至於另一本作“盛饮流霞”，不过是“剩引榴花”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流霞”作为酒的代称，诗词中习见。)郑氏不了解剩字之义，又未察榴花为酒之代称，遂悍然断为字讹，正所谓以不狂为狂了。究其根源，实由於对唐宋以来的俗语词略无所知。(此例参用蒋礼鸿先生说，见所撰《宋词的语言运用与辞书收词》一文)。
- 例四，《梨园按试乐府新声》关汉卿［二十换头］双调新水令［大拜门］：“忙加玉鞭，急催駿馬宛，恨不乘到俺那佳人家门前。”隋树森先生校云“‘乘’原作‘圣’，兹从《正音谱》。”按：圣字不误。圣又作胜，有神速之义(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义府续貂》)，“圣到”犹言速到也。隋氏据《正音谱》校圣作乘，盖以乘字之常义理解之，反不若作圣为贴切也。(此条亦参用蒋礼鸿先生说，见《梨园按试乐府新声校记》一文)。
- 例五，杜甫《秋雨叹》：“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其中长字，《全唐诗》注道：“去声，一作伏，一作仗。”究竟哪一个对?仇兆鳌《杜诗详注》取伏字，并谓“荆公本作仗雨，当即伏字之讹耳。”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

诗镜铨》、郭曾炘《读杜札记》以及今人所选唐诗，也都取“伏雨”之说，其实伏字乃是仗字之讹，仗字则又是长字的同音借字。考《广韵》去声四十一漾韵内，仗长有并音直亮切，长有多馀之义(《广韵》去声四十一漾韵：“长，多也。”)。《世说》载王忱求簟於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杜诗长字，实即长物之长。阑风长雨者，谓阑珊之风、冗长之雨也。仇氏不了解长字之义，又不悟仗乃长字之借，更未察伏乃仗之讹字，遂尔是伏而非仗，可谓是非颠倒了。

2.俗语词与古籍标点：

- 例一，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酉阳杂俎·诺皋记下》：“郓州阚司仓者，家在荆州。其女乳母钮氏，有一子，妻爱之，与其子均焉，衣物饮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檎一蒂，戏与己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长，忘我矣。常有物与我子停，今何容偏?’”其中停字，是个俗语词，有平均分配之义。较早的用例见於汉代，其字作亭，如《汉书·张汤传》：“平亭疑法。”唐宋以还则写做停，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食店》：“与肉相停，谓之合羹。又有单羹，乃半个也。”(邓之诚校注本页128)相停犹言相均、相等也。又元剧中有“匹半停分”之语，停分即均分也。《酉阳杂俎》的标点者昧於停字之义，误将上文断作：“常有物与我子，停今何容偏?”致使文意晦涩不明。
- 例二，《酉阳杂俎》前集卷九《盗侠》：“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镳，言论颇洽。日将衔山，僧指路谓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岂不能左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馀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按：上文中的排比，乃唐代俗语词，有安排和准备的意思(见《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新版117页)。考《太平广记》册四卷一九四“僧侠”条，这段话作：“僧即处分从者，供帐具食。行十馀里，不至。”(按：处分是部署、指挥之意)排比即是指供帐具食。《酉阳杂俎》的标点者不了解排比这个俗语词的特殊含意，将这句话断作“僧即处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馀里”，误矣。
- 例三，唐人皇甫枚《三水小牍》卷上“王知古为狐招婿”条：“……保母忽惊叫仆 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顾而走入宅。遥闻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文中差字，乃唐宋俗语词，有怪異、希奇之义(差有怪义，明人胡震亨的《唐音癸》已发之，《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亦有考证)。差事就是怪事、奇

事。汪辟疆《唐人小说》、张友鹤《唐宋传奇选》均由於不明差字之义，将这段文字标点为：“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误矣。(分别见《唐人小说》页291，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唐宋传奇选》页166，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例四，《水浒传》第三十回：“张都监叫擡上果桌饮酒，又进了一两套食次说些闲话，问了些枪法。”文中“食次”一词，乃宋代俗语词，指的是菜肴之类如《都城纪胜·酒肆》云：“有茶饭店，谓兼卖食次下酒是也。”又云：“直卖店谓不卖食次也。”又“食店”条下云：“凡点索食次，大要及时。”又《武林旧事》：“或少忤客意，及食次少迟，则主人随逐去之。”又《梦粱录》卷十六“茶肆”条：“有一等直卖店，不卖食次下酒，谓之‘角球店’。”又“分茶酒店”条：“兼之食次各件甚多，姑述於後。”其例甚夥，不备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标点者不懂得食次之义，将上引一段话断作：“……又进了一两套食，次说些闲话。”(《水浒传》上册页345)将“食次”一词斩为两截，大误

◆ 例五，《颜氏家训·书证》：“……殷仲堪《常用字训》，亦引服虔《俗说》；今复无此书。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有异?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按：“为当”是汉魏六朝以迄唐宋习见的一个俗语词，作选择连词用，有还是、抑或之意(参看《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新版页345)。有人不明“为当”之义，误将这句话断作：“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有异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竟不知所云了。(见《南开学报》1981年2期，刘叶秋《阅读散记》一文；又见刘叶秋著《中国字典史略》页52，中华书局1983年版)。

◆ 3.俗语词与古籍注释：

◆ 近人张相在《诗词曲语辞汇释》的叙中说过：“每念吾国文学领域，极为广袤，普通披览所及，率在《毛诗》《楚辞》汉魏乐府。其唐以来之近代文学，於方今有绝大关□者，辄为文字所障，未尽撢掔。”何以唐以来之近代文学，反为文字所障呢?依笔者之见，这个“障”正出在俗语词上。由於对俗语词的研究向来不够重视，可以利用的成果甚少，因而对於唐以来的诗词、戏曲、笔记小说中的俗语词，读者和注释者们便感到棘手。其实不只唐以来的近代文学为然，就是汉魏六朝的作品，也存在这类问题。笔者在平时涉猎之中，发现注家因昧於俗语词的特殊含意而造成失误的例子，是数见不鲜的。且看下列十例：

◆ 例一，魏晋小说《宗定伯捉鬼》(按：宗，一本作宋)：“南阳宗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担也。’定伯曰：‘大善。’”其中“大亟”二字，有的选本注为“太急”(沈炜方、夏启良选注《汉魏六朝小说选》27 页，中州书画社版)，殆非。考宗定伯捉鬼的故事，亦见於《搜神记》、《太平广记》诸书，其中“步行大亟”四字，都作“步行大迟”，与太急之解适相剌谬。今谓此亟字当为极的省借，极是汉魏六朝时期习见的俗语词，有疲惫之义，如《文选》卷四十七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弊策而不进於行，胸喘肤汗，人极马倦。”极、倦对文，则极亦倦也《类说》卷四十九引殷芸《小说》：“晋明帝为太子，闻元帝沐，上启云：‘伏闻沐久劳极，不审尊体如何?’答云：‘去垢甚佳，身不极也。’”其中“不极”二字，一本作“不劳”(参看《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 292 页《殷芸 小说辑证》)。此均足证明极有疲惫之义。“步行大亟”是说步行太疲劳，故下文云：“可共迭相担也。”共迭相担正是解除疲劳的一种办法。◆ 例二，魏晋小说《孙阿》：“天明，母启侯曰：‘昨又梦如此，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亦何惜不一验之?’”其中“适适”一词，有的选本注云：“凑巧，巧合。”(《汉魏六朝小说选》页 26)误甚。“适适”即“的的”，鲜明貌。考《搜神记》卷一０“谢郭同梦”条：“会稽谢奉与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谢忽梦郭与人於浙江上争樗蒲戏，因为水神所责，堕水而死，已营理郭凶事。及觉，即往郭许，共围棋。良久，谢云：‘卿知吾来意否?’因说所梦郭闻之怅然，云：‘吾昨夜亦梦与人争钱，如卿所梦，何期太的的也。’须臾如厕，便倒气绝。”的的即清楚、明白之意。乐府诗《子夜歌》：“我念欢的的，子行由豫情。”的的与由豫相对成文，则其义居然可知也。《太平广记》卷二七一“杜羔妻”条(出《玉泉子》)：“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中第，乃归。将至家，妻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竟登第。”诗中的的犹今言的的确确也。(古音章系归端，故适适可读为的的。)注家不知道适适这个词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特殊含意，遂尔望文生训，牵强为释，自然不可能得出确解。

◆ 例三，《世说新语·捷悟》：“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 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 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 修曰：‘黄绢，色丝也，於字为绝。幼妇，少女也，於字为妙。外孙，女子也，於字为好 有NB148愬 臼，受辛也，於字为辞 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 乃叹曰： ‘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有的选本注道：“乃觉三十里即三十里乃觉，走了三十里方始觉悟过来。”(《汉魏六朝小说选》页 151)这是不明觉字之义而强为之说。今谓觉有差义，乃觉三十里即乃差三十里。意思是说：杨修当即能够猜出这八个字的含意，而曹操想了走三十里路的时间方始猜得出来，故不及杨修 这个故事，又见於六朝小说《裴子语林》，末云：“有智无智隔三十里，此之谓也。”(见鲁迅辑《古小说钩沉》)两相比勘，可见觉即是隔，也就是相差的意思。觉有差义，自汉魏以迄唐宋，可谓源远流长。《孟子·离娄下》：“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赵岐注：“如此贤不肖相觉，何能分寸?”《孟子·告子上》“圣人与我同类者”，赵注：“圣人亦人也，其相觉者，以心知耳。”《续汉书·律志中》：“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愈远，日月宿度相觉浸多。”《晋书·傅玄传》：“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所觉过倍。”《宋书·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觉四十八度。”以上觉字，均为差义(觉有差义，参看卢文弨《锺山札记》卷三，蒋礼鸿《义府续貂》页 43“觉跌”条)。字又作校，杜甫《狂歌行赠四兄》“与君行年校一岁”，即差一岁也。

◆ 例四，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文中著字，乃贪嗜 爱恋之义 著字是汉魏以来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俗语词(尤其是在佛典中)，《诗词曲语辞汇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均有诠释 有的注家不明著字之义，注云：“著，借以维持生活。”(张友鹤《唐宋传奇选》页 68)臆测无据。

◆ 例五，唐人传奇《裴航》：“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按：“不醒”也是俗语词，又作“不省”，就是不曾的意思。敦煌变文中屡见“不省”与“未曾”对举成文，不省即不曾也 省 醒音同可通借。有时又作“不忆”，如《游仙窟》：“未曾饮炭，肠热如烧；不忆吞刃，腹穿似

割。”不忆与未曾对举，不忆即不曾也。有时又作“不记”，如《敦煌变文集》卷五《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下至寸草不曾偷，未记黄昏偷他物。”未记与不曾对举，未记犹未曾也。上引不醒、不省、不忆、不记等词中的醒、省、忆、记等字已经虚化，不宜再按其原义作呆板的理解。有的注家不明乎此，注道：“不醒拜侍，记不得什麽时候曾经在一起，记不得在哪後见过面。醒，引申作记忆、觉察解释用如省字。”（《唐宋传奇选》页163）弯子一转再转，还是说不清楚。

◆ 例六，唐人传奇《裴航》：“航愧荷珍重。”文中愧字乃感谢之意，“愧荷”同义连文。按：惭、愧、惭愧、愧谢、愧荷，这些词在六朝和唐宋诗文小说中都有感谢之意。如《搜神记》卷二十《董昭之》条：“惭君济活，若有急难，当见告语。”惭者感谢也。唐李群玉《答友人寄新茗》：“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全唐诗》册九页6611）愧者，感谢也。白居易《刘苏州寄酿酒糯米李浙东寄杨枝舞衫偶因尝酒试衫辄成长句寄谢之》：“惭愧故人怜寂寞，三千里外寄欢来。”（《全唐诗》册七页5161）此诗题曰“寄谢之”，则诗中惭愧分明是感谢之意。《太平广记》册四卷一五二“郑德璘”条：“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愧荷。”愧荷即感谢。上文引唐人传奇《裴航》中的“愧荷”一词，无疑也是感谢之意。有的注家不了解愧有感谢义，注道：“愧荷惭愧感谢。”（徐士年选注《唐代小说选》页408，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未免胶柱鼓瑟。

◆ 例七，敦煌曲：“交关多使七成钱，籴粜无非两般斗。”任二北先生《敦煌曲初探》云：“交关，义未详。”任先生於所不知，存盖阙之义，治学态度不失为审慎。今按：交关是六朝以迄唐宋时期习见的一个俗语词，有交易、买卖之义，说详《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及拙作《〈太平广记〉词语考释》一文（见《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太平广记》册三卷一四珮“汪凤”条（出《集异记》）：“……请以百缗而交关焉。”这个交关，正是买卖之义。有的选本注道：“交关交出房子的钥匙。”（齐鲁书社版，王汝涛等选注的《太平广记选》上册页64）可谓郢书而燕说了。

◆ 例八，唐人《裴铏传奇》“崔炜”条：“……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有的选本注云：“仅，唐代习用字，同经，即经过、经历。”（周楞伽辑注《裴铏传奇》页19、20，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80 年版)按：此注未谛。“仅”字在唐代有多、馀、颇、甚之义，清人王士祯、段玉裁、姚范等均已言之(见《香祖笔记》卷二，《说文解字注》人部仅字注语，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张中丞传後叙》补注引姚范说)。“今仅千载矣”，是说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时间，仅字言其多。又《太平广记选》第页 61：“子牟则曰：‘仆之此笛，乃先帝所赐也。神鬼异物，则仆不知，音乐之中，此为至宝。平生所视笛仅过万数，方仆所有，皆莫能知，而叟以为常，岂有说乎?’”注云：“……有生以来，看过笛子，刚刚超过一万。”按：训仅字为刚刚，与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恰好相反，“仅过万数”，是说看过的笛子多，不是说看过的笛子少。仅作多解，在六朝以迄唐宋的文献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例证，如《太平广记》册八卷三九三“漳泉界”条(出《录异记》)：“俄而雷雨大至，霹雳一声，巖壁中裂，所竞之地，拓为一迳，高千尺，深仅五里。”册八卷三七四“八阵图”条(出《嘉话录》)：“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唯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七百年。”册八卷三九四“徐智通”条(出《集异记》)：“寺前古槐，仅百株，我霆震一声，剖为纤茎。”《云溪友议》卷三：“後公镇蜀，到府三日，询鞠狱情，涤其冤滥，轻重之□，仅三百馀人。”以上诸例，均足证明仅有多义。

- 例九，宋人传奇《谭意哥传》：“张生乃如长沙。数日，既至，则微服遊於市，询意之所为，言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询其邻，莫有见者。门户潇洒，庭宇清肃。”有的选本注云：“潇洒，这獒是清静、乾净的意思。”(《唐宋传奇选》页 219 注 107)按：此注未确。潇洒在唐宋诗文中有萧条、冷落之意，《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潇洒”条下云：“潇洒，凄清或凄凉之义，与洒脱或洒落之义别。”其说是矣。《敦煌变文集》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况已时光寂莫(寞)，窗前之潇洒清风；节序凋零，砌畔之芬菲(纷飞)黄叶。”下文又云：“清风冷淡牵愁思黄叶凋零打病心。”前後相照，明潇洒即是冷落、凄凉。“门户潇洒”是形容谭意哥死後的凄清冷落之状，注谓“清静、乾净的意思”，未能搔着痒处。
- 例十，辛弃疾《鹧鸪天》：“燕兵夜娖银胡革录 ，汉箭朝飞金仆姑。”其中娖字，有的选本注云：“娖：捉，握的意思。”(胡云翼《宋词选》页 302，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按：此注误。娖是俗语词，其义为整顿、整理。《玉篇》：“ 珿，等也，齐也。”《广雅·释诂》：“珿，齐也。”娖作整齐解，可以看作是珿字的假借。

字又作促，杜甫《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韻》：“但促铜壶箭，休添玉帐旂。”促字下，《全唐诗》、《杜诗详注》并注云：“一作整。”明促有整义也。同义连文又作“称娖”，《後汉书·中山简王焉传》：“官骑百人，称娖前行。”李贤注：“称娖犹齐整也。”娖又通作擉，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今人办人从行李之类，其言曰整擉，盖用娖字。”宋人诗文中每有整促、整娖、整齪等词，其义均为整齐、整顿、整理，探厥本源，盖皆由珿字变来(参看王念孙《广雅疏证》珿字下注语，蒋礼鸿《义府续貂》页129娖字条)。

◆以上我们不惮烦地列举了许多例证，目的是为了说明俗语词研究对於阅读和整理古籍的重要性。同时也就说明：我们今天研究训诂学，对於俗语词决不能等闲视之。

二、俗语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这里所说的俗语词，包括方言词和口头语词(方言词有时也就是口头语词，二者不宜截然分开)。研究方言的最早专书，是西汉末年杨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简称《方言》)，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对杨雄《方言》有专门介绍，读者可以参看。此外，清代学者曾写过一些续《方言》的书，如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正》、徐乃昌的《续方言又补》，又有清末民初四川学者张慎仪的《续方言新校补》、《方言别录》、《蜀方言》。近人章炳麟的《新方言》，则是这方面的殿後之作。研究俗语词的最早专书，大概要算东汉服虔的《通俗文》，此书《隋书·经籍志》有著录，惜已亡佚。清人臧镛堂、马国翰有辑本。考《文选·琊琴赋》“嗢噱终日”，李善注引服虔《通俗篇》：“乐不胜谓之嗢噱。嗢，乌没切。噱，巨略切。”从这个例子，可以推知《通俗文》的性质，大抵是解释一些俗语词，并加以注音(参看《颜氏家训集解》页436—437)。《唐书·艺文志》又著录李虔《续通俗文》二卷，亦已佚，有臧镛堂、马国翰辑本。《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梁殷仲堪《常用字训》一卷，亦已佚。这几部书都是较早的研究俗语词的专书。继服虔《通俗文》之後，历代也都有人注意俗语词方面的问题，或著为专书，或在文集笔记中有些散论。举其要者，如宋·王观国《学林》卷四“方俗声语”条、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九“俗语有所本”条、明·杨

慎《俗言》“俗字有本”条、徐渭《南词叙录》附“俗说”七十条、方以智《通雅·谚源》、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一一二五《委巷丛谈》、李实《蜀语》、清·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胡文英《吴下方言考》、钱大昕《恒言录》、毛奇龄《越语肯綮录》、郝懿行《证俗文》、陈？？《恒言广证》、梁章钜《称谓录》、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十《玉雨淙释谚》、李光庭《乡言解颐》、王有光《吴下谚联》、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八《五代俗字俗语》、桂馥《札朴·乡言正字》、孙锦标《通俗常语疏证》、刘淇《助字辨略》和钱大昭《迩言》、胡式钰《语窦》(为《窦存》之第四卷)、郑志鸿《常语寻源》、罗振玉《俗说》(以上四种再加上平步青的《释谚》，由商务印书馆於1959年汇印为《迩言等五种》)等等，都已接触到俗语词的研究问题。不过，这种研究毕竟是初步的、粗浅的。上引各书不外乎两方面：一是资料汇编的性质，就是从古书中抄撮一些俗语词(包括谚语、常语、成语等)，有的略加考证，有的则连考证也没有。二是到古书中去找某些俗语、俗字的出处，找到了出处，就算是完成了任务。所以，总的来看，中国传统训诂学对於俗语词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能够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俗语词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应该说始於近人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汇释》一书裒集唐宋金元明人诗词曲中的特殊词语，详引例证，诠释其意义，剖析其用法，无论研究汉语词❷史还是阅读和注释古典文学作品，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这部巨著写成於1945年，195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张相(1877—1946)，字献之，浙江杭州人，前清秀才，服务於前中华书局先後三十年。《汇释》自收集资料到全稿完成，先後历时十馀年，陆续增补修改，易稿十馀次。抗战胜利後，《汇释》经金兆梓、朱文叔、张润之三人校订，排版待印。解放初期，对这部稿件出版後的销路问题，曾有过争议，认为太专门，怕读者不多，卖不出去。孰料出书後立即销行一空，之後陆续重印十五次，累计印数十五万部，足见这部书是深受读者欢迎的(参看《学林漫录》四集，吴铁声《我所知道的中华人》一文)。继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之後，对俗语词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应首推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部书初版於1959年3月，至1962年6月，即出了三版。“四人帮”被粉碎後，作者对这部书又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补充，於1981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加以重版，是为第四版，又称新一版。四版比三版增加了一百馀条词目(三版256条，四版382条)，篇幅增加了

一倍(三版十五万九千字，四版三十一万五千字)。这部书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1.从材料来看，《通释》弥补了《汇释》等著作的不足。《汇释》所使用的材料，基本上局限於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诗词曲，虽然有时也涉及到这个范围以外的材料，但为数极少。《通释》则不然，它是有意识地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语言材料，从而为解决变文中的疑难词语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正如作者在该书序目中所说："研治语言，材料不能局限於狭窄的范围以内。"《通释》的特色之一，正在於它的材料的广泛性。就时间断限而言，上起先秦，下迄现代(书中曾引及柳青、梁斌、浩然的小说)；就内容而言，举凡诗、词、曲、赋、笔记、小说、随笔、杂著、语录、民谣、佛经、诏令、奏状、碑文、字书、韵书、音义、史书、文集等，无不在采摭之列。

◆ 2.从方法来看，《通释》采纳了《汇释》的长处，而又补充了《汇释》的不足。《汇释》所使用的方法，据该书叙言所称，共有五点：一曰体会声NB355浼，二曰辨认字形，三曰玩绎章法，四曰揣摩情节，五曰比照意义。这五点，《通释》均曾加以运用。另外，《通释》还继承并发扬了清代朴学家的优良传统，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所创发的"诂训音声，相为表獘"，"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作为指导思想，有意识地从语言的角度探索词义、词源，这正是以往一些研究俗语词的著作所欠缺的。

◆ 3.《通释》在研究语言现象时，具有历史发展观点，它并不满足於对变文中的疑难词语作出诠解，还力求找出这些词语的来龙去脉，从而把词语的断代研究纳入词❷史和语言学史的轨道。◆

4.《通释》在考释变文词义的同时，还能联系其它许多古代典籍，连带解决了这些书中不少的训诂和校勘问题，因而《通释》不仅是一部研究敦煌变文的工具书，也是阅读和注释其它一些古书，特别是古代诗文的有用的工具书。(参看《天津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拙作《读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近人和今人所撰有关俗语词的专著，除以上两书外，值得介绍的还有如下一些：◆

胡朴安：《俗语典》

◆ 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

◆ 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

◆ 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

澹　　　　《戏曲词语汇释》

◆ 王锳：《诗词曲语辞例释》

◆徐仁甫：《广释词》◆

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

◆ 以上几部书，胡朴安的《俗语典》出得较早(1922年广益书局出版)，内容主要是搜罗曾见於文字记载的古今俗语，其中包括：一、一般词语和当时社会流行的特殊名词、称谓词，二、成语，三、谚语，四、文言俗语，五、口语中习用的俗语该书的编写体例是只注明出处而不加解释，所以它只能算是资料汇编，谈不上研究(参看吴小如、吴同宾合著《中国文史资料工具书举要》页192)。徐、朱二书都是考释元曲词语的专著，但在搜罗之富和考NEC21欠精两方面，远不及张、蒋两书。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和《戏曲词语汇释》，汇集了不少资料，但考覈欠精质量不高(参看《中国语文》1981年六期，刘凯鸣《〈戏曲词语汇释〉注释商榷》；《字词天地》第5期，刘凯鸣《〈戏曲词语汇释〉注释续议》)。王 有NF973飡的《诗词曲语辞例释》，在张相书的基础上又考释了不少诗词曲中的特殊词语，有所发明徐仁甫的《广释词》，虽是研究虚词之书，但也接触到俗语词的问题，对於汉魏六朝的俗语词，搜罗尤夥。顾学颉、王学奇的《元曲释词》，所收词语以元代杂剧为主，元散套、小令为辅，而以南戏、诸宫调、明清戏剧、话本小说作为佐证，旁参经史子集、笔记杂著有关资料，共收词目约五千条。除考释本词的意义外，还能上连下串，指出词义的来龙去脉，是近年所出质量较高的一部俗语词专著，也可说是一部元曲词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 除上述专著外，解放後还发表了不少有关俗语词研究的专题论文，详观本书附录二《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要目》，这里不再抄录。

◆ 另外，日本的汉学家对汉语俗语词研究亦极为重视，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据笔者所知，其主要著述有：

◆ 吉川幸次郎等：《元曲选释》◆

波多野太郎：《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

瀇　　　　　《诸录俗语解》

瀇　　　　　《吴下方言考索引》

瀇　　　　　《〈游仙窟〉新考》(见《东方宗教》8、9、10号)

◆ 太田辰夫：《〈敦煌变文集〉口语语❷索引》

入矢义高：《〈祖堂集〉口语语❷索引》

潼　　　　《论王梵志》（见《神田还曆纪念书志学论集》）〖ZK)〗

◆ 八木沢元：《〈游仙窟〉全讲》

◆ 又据胡竹安先生见告，日本研究俗文学的近况：(一)以东京外大金丸邦三为核心，组织了中国俗文学研究会，1983年、1984年夏季各出了一期《中国俗文学研究》，有元曲注释、事物俗语考释，第二期还附有“元曲研究文献目录(一)”包括世界各国文字的文献。(二)以大东文化大学校长香坂顺一为首的《中日大辞典》编纂室请人分别编写了《敦煌变文词语汇释》(阎崇璩编)等六、七种单行资料。(三)《中国语学》(每年一期)连载了冈山大学高岛俊男的《〈水浒传〉语辞典稿》数篇。(四)神户外大佐藤晴彦编了一本《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发音索引(即两书的合并音序索引)，汲古书院刊。(五)东京外大金丸邦三编《中国古典戏曲辞书综合索引》(张相、王锳、徐嘉瑞、朱居易、陆澹安各一种，外加吴晓铃《大戏剧家关汉卿杰作集》所附语词部分和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丽贞《金元北曲语？？❷之研究》，共七种)。

◆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我国语言学界在俗语词研究方面有很大的进展，文章多起来了，研究的队伍也扩大了(参看本书附录二《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要目》)。据笔者所知，近年来从事俗语词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近代汉语研究室的刘坚同志、江蓝生同志，上海教育学院的胡竹安先生，贵州教师进修学院的王锳同志，内蒙古农业学校的王贞珉同志，广州的龙潜庵先生等等。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吕叔湘先生近年来对俗语词研究也颇为重视，除了亲自撰写这方面的考释文章外(如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释“结果”》和《语文研究》上的《释“主腰”》)，还专门写了这方面的书评(如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读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对於俗语词的研究工作将是很大的推动和鼓舞。

三、俗语词研究的材料和方法

◆ 作研究工作，有两点最要注意：一是材料，二是方法。俗语词研究也不例外。

(一)俗语词研究的材料

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序目中说："研治语言，材料不能局限於狭窄的范围以内。"这句话很有见地。俗语词研究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所使用的材料也应该是广泛的，诸凡历代的经史子集以及各种杂书，无一不在采摭之列。在本书附录二《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要目》中，我们已经重点地列举了一些有关的文献，这裟就不多谈了。

(二)俗语词研究的方法

关於俗语词研究的方法，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大处著眼，即方法论的问题，不外乎六个字：归纳、比较、推勘。即是说，俗语词研究必须建立在归纳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归纳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推勘。与此同时，俗语词研究必须防止缺乏事实根据的主观臆断。凡是臆测出来的结论，往往是不可靠的。二是具体的考释方法。比如说有一个不见於任何字典辞书且意义不明的俗语词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采用什麽样的方法和手段，纔能使这个俗语词由未知变为已知?根据前贤、时人的著述以及笔者个人的一些研究心得，这些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审辨字形，二是比类综合，三是据对文以求同义词或反义词，四是据异文以求同义词或近义词，五是即音求义，六是探求语源，七是方言佐证。下面试分别列举说明。

1.审辨字形：

- 由於俗语词常常使用一些俗别字和音近替代字作为书写符号，单从字面上去看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如果能够找出它们所代表的正字或本字，便能冰释雾散。所以考释俗语词，审辨字形是首先要做的一步工作。比如在敦煌写本王梵志诗中有"蛆妬"一词，极为陌生，任何字典辞书都没有收录这个词。经我们考证发现蛆是一个音近替代字(即传统训诂学中的假借字)，其本字是怚或𧇾，妒的意思。妬字则是妒的俗别字。这样，蛆妬的意思就是嫉妒(参看《中国语文》1983年6期拙作《唐代白话诗释词》)。这个词的考释，主要就是通过审辨字形，破除文字障碍这个办法得出的。
- 2.比类综合：

◆ 即是把同一类型的语言材料搜集排列在一起，然後加以比较和推勘。细分之，又有如下几点：

(1)把出现某一词语的若干句子排比在一起，据上下文玩索推敲，确定其词义。比如敦煌变文中经常出现“波吒”一词，它的意思是什麼?单从字面上无法找到答案。於是就将出现这个词的句子全部搜集起来，据上下文一一推敲其义蕴结果发现：波吒有苦痛、灾难、折磨之义(参看拙作《唐代白话诗释词》)。此外，《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考释“惭愧”(页 122)、“透”(页 93)，也是用这个方法。

(2)把同一类型的句子排比在一起，进行比较和推勘，借以找出同义词或近义词。例如《敦煌变文集》上册页 233《孔子项托相问书》有一句道：“天地相却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同书《晏子赋》作“天地相去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两文相照，可知却犹去也。又如《敦煌变文字义通释》313 页释“将为”一词，也是用的这个方法。《维摩诘经讲经文》：“谓此仏(佛)土，以为不净。”又云：“谓此仏(佛)土，将为不净。”两相比照，证明“将为”就是“以为”。

3.据对文以求同义词或反义词：

◆ (1)据对文求同义词：

◆《降魔变文》：“到处即被欺陵，终日被他作祖。”作祖和欺陵相对为文，则作祖即是欺陵(见《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页 172)。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要饭未曾烧火烛，须衣何省用金钱?”未曾、何省对文，则何省就是未曾，省犹曾也。

◆ (2)据对文求反义词：

◆ 杜荀鹤《途中春》诗：“牧童向日眠春草，渔父隈巖避晚风。”隈、向对文，则隈犹背也。

◆《降魔变文》：“和尚猥地 谈，千般伎术；人前对验，一事无能。”猥地与人前对文，就是不在人前(亦即在人背後)的意思。

◆4.据异文以求同义词或近义词：

◆ 杜甫《秋雨叹》：“秋来未省见白日。”“省”字，陈浩然本作“曾”，可知省犹曾也。

◆ 杜甫《示从孙济》：“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全唐诗》《钱注杜诗》《杜诗详注》於“知”字下有并出异文“委”，可知委有知义。

◆ 白居易《伤友》：“陋巷孤寒士，出门苦恓恓。”“苦”字一本作“甚”，可知苦有甚义。

5.即音求义：

◆ 这本来是传统训诂学考求词义的重要方法，对俗语词研究也同样适用。例如：《鷰子赋》：“雀儿被吓，更害气咽。”《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云：“更害二字，更和间是见纽双声；害和介古韵都属泰韵，害属喉音匣纽，介属牙音见纽，喉、牙发音部位相近，割字见纽，而从害得声，害、介也是古双声。”从而证明了更害就是间介，而间介也就是扞格(刘师培说)。扞格者，不通也。所以“更害气咽”就是气被咽住而扞格不通之意。该书又说：“大凡表示间隔的字，发声常在喉牙之间，如梗、骾、隔、阂、碍、哽、阨、？？等。”(《通释》页257)这样，通过即音求义的方法，便解决了“更害”这个难解的俗语词。

◆ 6.探求语源：

◆ 即通过探求语源，以确定词义的一种方法。比如“能”字在唐宋诗词以及变文中有“如此”、“这样”的意思。韩愈《杏花》诗“杏花两株能白红”，即这样白这样红。白居易《生别离》诗：“食蘖不易食梅难，蘖能苦兮梅能酸。”即蘖这样苦、梅这样酸。“能”为什麽会有“如此”、“这样”的意思呢?这是因为它跟“恁”、“尔”、“宁”是同源词。元代有“恁地”一词，如《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李逵道：“不曾见这般鸟男女，恁地娇嫩!”即如此娇嫩。六朝时有宁馨、尔馨，应该是能字的前身。宁馨、尔馨，也是“如此”、“这样”的意思(馨是语助，无义)。这样，通过探求语源，我们对“能”字有“如此”、“这样”的意思，便不会感到奇怪了。

◆ 7.方言佐证：

◆ 有些古代的俗语词，在後来的书面语中消失了，但在某些方言词❷中可能还活着。於是利用这些方言词语，便能解决俗语词研究中的一些难题。比如在《董西厢》中有“台孩”一词，其确切含义是什麽?各家解释很不一样。有的解作“骄傲”，有的解作“气概轩昂”，有的解作“板起面孔”，均不甚贴切。在今河北山东一带方言中，“台孩”有大方、安逸之意，用以解释《董西厢》及其它出现於元剧中的台孩，便很恰当。这便是方言佐证法。(参看李行健《河北方言中的古词语》一文，《中国语文》1979年第3期。)又如《董西厢》七折：“检秦晋传，检不着，翻寻着吴越，把耳朵撧。”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训“撧㑃 ”字为“拧，

揪”，不确。刘凯鸣云：“‘攧 ’未取其本义‘折断’是对的，但释作‘拧，揪’却不对。‘攧’是借字，北方好多地区谓‘爬’‘搔’‘挠’曰ｊｕē。本检秦晋，反而找到吴越，所以发急，有挠耳朵之举。‘抓耳挠腮’在此都可作释‘攧 ’之助。”(《中国语文》1983 年第 6 期《〈戏曲词语汇释〉注释商榷》)这也是利用方言考释俗语词的佳例。

四、俗语词研究的展望

◆ 近年来，语言学界在俗语词研究方面虽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由於这是一门新兴的带有开拓性的学问，要做的工作还有好多，就笔者所想到的，至少有如下几项工作是今後所应特别致力的：

(一)继续编著各种俗语词专书

比如《〈世说新语〉释词》《〈二王法帖〉释词》《唐人小说释词》《〈太平广记〉释词》等等。

(二)介绍和整理历代俗语词著作

整理工作又包括校勘、标点和编妙索引。

(三)编纂断代性质的俗语词辞典

如《六朝俗语词词典》《唐代俗语词词典》《宋元明俗语词词典》等等。这项工作不仅有助於古籍整理和辞典编纂，而且也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编著《俗语词研究概论》

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全面总结，使之具有条理性、系统性和科学性，进而编著一部《俗语词研究概论》，使俗语词研究工作由感性认识阶段飞跃到理性认识阶段。(这项工作，笔者已在进行中。)

第十章　训诂源流述略

◆ 详尽地叙述训诂学的源流，是训诂学史的任务，它可以写成一部十几万字的专书。本章作为拙著《训诂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只准备概略地叙述一下训诂学的起源和发展，使读者能在这方面了解一个大致的轮廓，以便在学习和研究训诂学的过程中，大体上晓得我们有一些什麽样的家底。

◆ 传统的训诂学，就其起源和发展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先秦典籍中已出现萌芽状态的训诂

◆ 训诂的起源，应该上溯到先秦，这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先秦典籍中有大量的训诂材料，足以证明这一观点。今人张舜徽先生云："大抵汉以前经传本文，即有训诂。如云'需，须也'，'师，众也'，'夬者，决也'，'兑者，说也'，见於《易》；'水曰润下，火曰炎上'，见於《书》；'止戈为武'，'皿虫为蛊'，见於《左传》；'春曰祠，夏曰礿'，见於《公羊》；'春曰田，夏曰苗'，见於《谷梁》；'约信曰誓，涖牲曰盟'，见於《礼记》。"(《郑学丛著》81页，齐鲁书社1984年6月第一版)除张先生所说外，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如《周易·辞上》"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阖一闢谓之变"。《左传·宣公十六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公羊传·昭公元年》："上平曰原，下平曰隰。"《⑤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山南为阳。"《论

语·季氏》："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国语·楚语下》："(神明降)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仪礼·聘礼》："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周礼·冬官·画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
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礼记·曲礼上》："修身践言谓之善行。"《礼记·礼运》："争夺相杀谓之人患。"等等。

◆ 先秦典籍中不仅有解释单个词义的训诂，还可以找到解释句意和全篇大意的训诂。例如《国语·周语下》记春秋时人叔向聘於周，受到周王卿士单靖公的接待，单靖公在宴会时吟咏了《诗·周颂·昊天有成命》这首诗，叔向解释这首诗道："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於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让，中於信宽，终於固和，故曰成。"(事在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诗的断句，据中华书局1958年版《诗集传》。文章的断句，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国语》上册页116）。

◆ 在这里，叔向先以"是道成王之德也"点明了全诗的主题，继而解说了前三句句意，又给下面四句的十个词语逐一作了诠释，最後将全诗分为三段，说明了每一段的大意以及三段的关▯。这一段材料可以说是後代传注体训诂的雏形。(此例引自洪诚《训诂学》及许惟贤《训诂学小史》)◆

此外，训诂学中所谓形训、音训、义训的训诂条例以及一些基本术语，在先秦典籍中也已具备。形训如"夫文，止戈为武"、"於文，皿虫为蛊"之类。音训如"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礼记·哀公问》)、"仁者，人也"(《礼记·表记》)、"乾，健也"(《周易·说卦》)、"履者，礼也"(《周易·序卦》)、"德者，得也"(《礼记·乐记》)、"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之类。义训如"解者，缓也"(《周易·序卦》)、"同官为寮"(《左传·文公七年》)、"晦，冥也"(《⑤梁传·僖公十五年》)、"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礼记·王制》)

之类。训诂的基本术语如“也”、“言”、“曰”、“谓”、“犹”、“为”等，在先秦典籍中也有用例(参看杨端志《论春秋战国时代的训诂学》，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论文)。

二、出现於秦汉之际的《尔雅》一书，是第一部成系统的训诂专著

先秦典籍中虽有了一些训诂的材料，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材料还是散在的，训诂的方式方法也都带着初级的形态，不够完密，也不成系统，这时还没有出现一部自觉的系统的训诂专书。而《尔雅》，则是我国第一部成系统的训诂专著，《尔雅》的出现，标志着传统训诂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关於《尔雅》的作者及其纱作时代，学术界历来说法不一。《诗·大雅·凫 鹥》正义引《郑志》答张逸问，谓“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注”；张揖《进广雅表》，谓为周公作；陆德明谓《释诂》一篇为周公所作，其馀十九篇为後人增益；晋·葛洪《西京杂记》(伪托刘歆作)谓为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叶梦得《石林集》谓为汉人取毛《诗》说所作；曹粹中《放斋诗说》谓其书成於毛公之後，等等。现在大多数人都赞成宋人欧阳修在《诗本义》中的说法，即认为《尔雅》非圣人之书，乃秦汉之间学者所为。欧阳修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尔雅》实际上是秦汉间人对先秦以及西汉故训加以总结汇编而成的一部训诂专著。至於《尔雅》之制作时代，王力《中国语言学史》认为应该在汉武帝时代以前，因为汉武帝时代已经有犍为文学的《尔雅注》。按：此说盖本於《四库全书总目》尔雅注疏提要。周祖谟《问学集》下册《尔雅之作者及其成书之年代》一文则对《四库总目提要》之说有所辨正，考定《尔雅》之成书当在汉武以後，哀平以前。要之，不论采取哪一说，《尔雅》为西汉以前故训之总结，是无可疑的。

◆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尔雅》凡三卷二十篇，今所传只有十九篇，论者谓古有序篇而早佚，理或然也。现存十九篇的目次是：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首三篇《释诂》、《释言》、《释训》所收为一般词语，将古书中同义词分别归并为各

条，每条用一个通行词作解释。《释亲》是关於亲属的训诂，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目。《释宫》是关於宫室的训诂。《释器》是关於器用的训诂。《释乐》是关於乐器的训诂。《释天》是关於天文的训诂，又分为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等十二类。《释地》是关於地理的训诂，包括九州、十薮、八陵、九府、五方、野、四极七类。《释丘》是关於丘的训诂(丘是自然形成而非人为的高地)，分为丘与崖岸两类。《释山》是关於山的训诂。《释水》是关於水的训诂，包括水泉、水中、河曲、九河四类。《释草》是关於草本植物的训诂。《释木》是关於木本植物的训诂。《释虫》是关於虫类的训诂。《释鱼》是关於鱼类的训诂，其中包括爬行动物。《释鸟》是关於鸟类的训诂。《释兽》是关於兽类的训诂，其中分为寓属、鼠属、齸属、须属四类。《释畜》是关於家畜的训诂，又分为马属、牛属、羊属、狗属、鸡属、六畜六类。总的来说，《释诂》以下三篇是解释古代一般词语的(据郝懿行说，《释诂》所收多为同义词，《释言》所收多为常用词，《释训》所收多为形容写貌之词)，《释亲》以下各篇是关於各种古代名物的解释。

◆ 关於《尔雅》的体例，王引之《经义述闻》、陈玉澍《尔雅释例》均有论述。大抵即如王国维所说，是“释雅以俗，释古以今”(《观堂集林》卷五《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也就是用当代常用词的常用意义解释古词语的意义。(参看王力《中国语言学史》页16，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在训诂学史上，《尔雅》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总结了经生们口口相传的先秦故训，是後人解释先秦作品的语言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论《尔雅》时指出“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其实不仅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今天我们研究训诂学，研究汉语词❷史，注释先秦两汉的古代典籍，也必须以《尔雅》为重要参考。我们说《尔雅》是中国训诂学史上第一部成系统的训诂专著，是不为过分的。

◆ 继《尔雅》之後，历代又出了不少雅学之类的书，足见《尔雅》影响之久远。举其要者，如《小尔雅》(原书已佚，今存的是《孔丛子》书中的第十一篇，内分《广诂》、《广言》、《广训》等十三章，体例仿《尔雅》。据清人戴震考证，是後人纂辑而成，非《汉书·艺文志》所称之旧本。清·胡承珙有《小尔雅义证》、宋翔凤有《小尔雅训纂》、葛其仁有《小尔雅疏证》)、《广雅》(三国魏·张揖著)、《埤雅》(宋·陆佃著)、《尔雅翼》(宋·罗愿著)、《骈雅》(明·朱谋土＋韦著。专收謰语，仿《尔雅》篇目分为

十三篇，有释诂、释训而无释言，其它篇目与《尔雅》相出入）、《通雅》(明·方以智著）、《别雅》(清·吴玉搢著）、《比雅》(清·洪亮吉著）、《叠雅》(清·史梦兰著）、《拾雅》(清·夏味堂著)等。又清人陈奂作《毛诗传义类》(将毛《传》按《尔雅》体例编为一书）、朱骏声作《说雅》(将《说文》9353 字按《尔雅》体例分类编排）、程先甲作《选雅》(将《文选》李注按《尔雅》体例排列归类)，可以说是毛亨、许慎和李善的《尔雅》。今人张舜徽先生又据郑玄的《毛诗笺》和《三礼注》加以综辑排比，而成《郑雅》(见《郑学丛著》一书，齐鲁书社 1984 年版)，又可说是郑玄的《尔雅》了。

三、两汉时期，训诂学大兴

汉代在秦代的基础上取得了国家空前的统一，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汉武帝出於政治上的需要，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昌盛局面，正如《汉书·儒林传赞》所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於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中华书局版校点本二十四史，《汉书》册十一页 3620)说经必须通训诂，因而推动了训诂学的发展。汉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同时也就是著名的训诂学家，足见训诂学与经学关系之密切。这一时期著名的训诂学家及其代表性著作，有毛亨(有人说他是汉初人，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代人，本文取前一说)的《毛诗故训传》、杨雄的《方言》、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许慎的《说文解字》、郑玄的《毛诗笺》、《三礼注》、刘熙的《释名》、服虔的《通俗文》(已佚）、高诱的《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战国策注》、王逸的《楚辞章句》、赵岐的《孟子章句》等。尤以杨雄、许慎、郑玄、刘熙为最卓特。下面即分别对这四人及其著作作些介绍：

杨雄(前 58—後 18)，一作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西汉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所撰《法言》、《太玄》，为哲学著作，其语言学著作有《方言》和《训纂篇》。《汉书·杨雄传》中备载杨雄的著述，却不曾提及《方言》，《汉书·艺文志》也不载及杨雄《方言》，因此《方言》是否杨雄所作，颇启疑窦。但据刘歆与杨雄书所云“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異国殊语，以为十五卷”云云，知《方言》确为雄撰。东汉灵帝、献帝之际，应劭作《风俗通义》，於序文中始详载杨雄作

《方言》之事。其书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今本凡十三卷(据杨雄与刘歆来往书信，原为十五卷)，体例仿《尔雅》，类集古今各地同义的词语，大部分注明通行范围。据近人沈兼士研究，《方言》所收的词语，就性质而言，大体分为五类：(一)不含地域性的普通话，(二)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三)纵方面语言新旧生灭交替之际所残留的古今语，(四)横方面语言因地域的差别而发生变异的各地方言，(五)兼包纵横两面因音声转变而发生的方国殊语。《方言》的材料来源，有古代的典籍，有直接的调查，可以看出汉代语言分布情况。总之，这部书是我国古代方言学的最重要著作。从方法论来看，《方言》亦有其独到之处，近人齐佩瑢说它"虽是有意模仿《尔雅》，但是它的态度已由客观而进入主观，它的取材已由纸面而进入口头，它的目的不仅为了实用而且重在研究，示人以训诂之途径；《尔雅》如果是训诂的材料，《方言》则是训诂的学术了"。又说它"以方言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纵横两面兼贯会通，实开时地综合研究的先声"(中华书局 1984 年版《训诂学概论》页 201、204)。这个评价殆非过誉。

◆ 许慎(约公元 58—147)，字叔重，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汝南召陵人(今河南郾城)。曾任太尉南阁祭酒、洨长等职。师事贾逵，攻古文经学，著有《五经异义》十卷，已佚，又有《淮南子注》，亦已佚。(事迹见《後汉书》卷七九《儒林传下》，亦可参考《说文·後叙》和许冲上《说文》表。清人严可均、陶方琦、诸可宝各有考订，陶氏《许君年表》最为翔实。)许慎的训诂学，主要表现在他所著《说文解字》一书中。该书凡十四卷，并叙目为十五卷。创稿於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至安帝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九月病中，始遣其子沖浼进上，从创稿到最後写定，历时二十二年。全书按 540 部首编排，始於一，终於亥。共收字 9353，重文 1163，解说字 133441 字。每字的解说，大体包括析字(即用"六书"的办法分析文字的形体结构)、解义(即解释字的本义)和注音(用直音法，如读若某之类)三项。又叙目一卷，其内容则是叙述文字源流、阐释六书理论以及作书之旨。《说文解字》一书，一般总把它当作文字学的专书，其实它在训诂学上亦有其不朽的价值。因为《说文》於每字下说解其字义，而这些说解又多与古训相符，这便为後人研读先秦两汉的经籍文献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正如清人臧琳所说："要知《说文》之书非许叔重自撰，乃记集三代以来遗文，故其诠解亦俱自古相传旧义。"

(《经义杂记》“说文言性善”条)清人严可均誉之为“六艺之渊海，古学之总龟”，也足以说明《说文》一书在训诂学和文献学上的价值。

◆ 郑玄(公元127—200)，字康成，东汉末年北海高密人。据《後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所载事迹，知道他出生於一个贫寒的家庭，年轻时做过乡官——啬夫。但不乐为吏，发愤读书。後西入关，师事马融。在外游学十馀年，後归乡里讲学授徒。他生平注释了很多古书，今天还保存完好的，只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毛诗笺》四部书，此外如《周易》、《尚书》、《论语》、《孝经》以及纬书和法律书，他都注释过。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注释学家。他的训诂学，主要表现在他为古书所作的注中。郑玄注经，顺着文句的次序而作解释，有的字义，是根据经传和《尔雅》，有的字义，是自创新解。张舜徽先生云：“郑氏注经，与许氏解字之体不同。注经职在畅通经意，多因文立训，而引申假借之义为多；许书则以阐明文字本义为主，二者固有辨也。”(《郑学丛著》199页。按：段玉裁已发此论)说明了郑玄注书更接近於我们今天所说的训诂学。张氏已将郑注中有关字义的材料加以比辑纂录，撰为《郑雅》一文(收在《郑学丛著》中)，蔚为大观。郑玄的训诂学，可谓略备於此。又据张先生云：“郑玄在古声韵学方面也有他的创造发明。他在注述工作的过程中，经常通过‘声类’、‘音类’相同相近的关[illegible]，进行文字通假的分析和说明。”(《郑学丛著》页33)又引戴震的话说：“是古音之说，汉儒明知之，非後人创议也。”(《戴震集·书广韵四江後》)此可见为後世训诂家所艳称的即音求义之法，汉代训诂家已启其端倪了。

◆ 刘熙，字成国，东汉北海人。据《三国志·吴书·程秉传》云：“(程秉)逮事郑玄，後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又《三国志·蜀书·许慈传》：“(慈)师事刘熙，善郑氏学。”以二传定之，知刘熙实乃郑玄弟子(参看张舜徽《郑学丛著·郑学传述考》)。又据《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记载，刘熙曾作《释名》一书。(按：《释名》作者，又有刘珍一说，珍与熙时代、里居、官位均不合，大概刘珍所著的《释名》是另一本书，今所见《释名》则为刘熙所作。参看林尹《训诂学概论》第八章第五节。)该书凡八卷二十七篇，卷一包括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卷二包括释州国、释形体，卷三包括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卷四包括释言语、释饮食、释彩帛、释首饰，卷五包括释衣服、释宫室，卷六包括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卷七包括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卷八包括释疾病、释丧制。其体例仿

《尔雅》而用音训(间有义训，为例不多)，以音同、音近之字解释字义，推究事物所以命名的由来。其中虽不无穿凿皮傅之处，但於探求语源，辨识古音古义，实有重要贡献。清·毕沅称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後不可少之书”（《释名疏证序》），决非过誉。

四、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训诂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为一切古文献服务

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时期，训诂学表面看起来似乎处於停滞的状态，也找不出许慎和郑玄那样杰出的训诂学大师，但是这个时期的训诂学还是有所创新和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在训诂学的研究领域有所扩展，训诂学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为一切古文献服务。早在东汉後期，训诂学的范围即已扩大到经书之外(如王逸注《楚辞》，服虔、应劭为《汉书》作音义，高诱注《吕氏春秋》、《淮南子》、《战国策》)，而到了魏晋六朝隋唐时期，这种趋势更有了迅猛的发展。

◆ 根据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所有的古文献都可以按照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大致的归类。在魏晋六朝以迄隋唐时期，关於经部的训诂，不用说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时出现了一些集解、义疏之类的著述。所谓集解(或称集注)，就是汇集各家对於某部书的注解而成一书，这类著作博采众说，有存古之功。所谓义疏，也是一种传注形式，其名源於六朝佛家的解释佛典，以後泛指会通古书义理，加以阐释发挥的书。这一时期有关儒家经典的集解、义疏之作，举其要者，有魏·王弼、晋·韩康伯的《易》注，晋·范甯的《春秋⑤梁传集解》，魏·何晏的《论语集解》，梁·皇侃的《论语义疏》，晋·郭璞的《尔雅注》等。(不过这一时期有些经注和义疏之类的著作，由於玄学的影响，往往侈谈义理而绌於训诂。)唐初由孔颖达等人奉命编撰的《五经正义》，凡 180 卷，总结了唐以前的经学成就。其中《易》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传，《诗》用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杜预注。宋人又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增益，成为十三经注疏。所谓十三经注疏，除上述五经正义外，再加上唐·贾公彦的《周礼》、《仪礼》两疏(均用郑玄注)，杨士勋的《⑤梁传疏》(用范 甯注)，徐彦的《公羊传疏》(用何休注)，宋·邢

昺的《尔雅疏》(用郭璞注)，《孝经疏》(用唐玄宗注)，《论语疏》(用何晏注)，孙奭的《孟子疏》(用赵岐注)。全书凡 416 卷，堪称经学训诂的集大成之作。

◆ 除经部书外，这时期还出现了大量有关史部、子部、集部书的训诂专著以及佛经的音义，标志着这一时期训诂领域的扩大，显示了这一时期训诂学的特色。举其要者：

◆ 史部方面较著名的训诂著作，关於《史记》的有晋·徐广《史记音义》、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後三家合称《史记》三家注，今皆附於《史记》本文印行)。关於《汉书》的有吴·韦昭《汉书音义》、晋·晋灼《汉书集注》、晋·臣瓒《汉书集解》、隋·萧该《汉书音义》，最著者则为唐·颜师古的《汉书注》(据颜氏所撰叙例，他所徵引的注本已有二十三家)。关於《後汉书》的有梁·刘昭《後汉书注》、唐·李贤《後汉书注》。关於《三国志》的有刘宋·裴松之注(搜集史书一百五十馀种以补充本书，注文超出正文三倍。侧重於史料的补充，训诂方面涉及不多)。属於史部的书还有《山海经》和《水经》，晋·郭璞为《山海经》作注，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水经注》注文多於本文二十倍，长於写景，语言精妙。

◆ 子部方面，魏晋时期玄学盛行，故关於《老子》、《庄子》的注很多，但流传者甚少，只有魏·王弼的《老子注》和晋·郭象的《庄子注》两种。内容主要为阐发玄学哲理，训诂非其所长。此外有东晋张湛的《列子注》(《列子》是伪书，有人认为即是张湛所伪造，杨伯峻先生则认为此书伪作於张湛以前。详观杨氏《列子集释前言》及《列子著述年代考》)、唐·杨倞的《荀子注》，以及《管子注》(尹知章托名房玄龄)、《庄子疏》(成玄英)等。又有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徵引古籍近四百种，亦以增补史料为主，但所引书多後世亡佚者，其中不乏六朝俗语词，故俗语词研究者当视此书为瑰宝。子部医家类，有唐·王冰的《黄帝素问注》，子部兵家类，有魏·曹操、唐·李筌、杜牧等人的《孙子注》。

◆集部方面，这一时期为文集、诗赋作注释的也不少。晋·郭璞曾为《楚辞》作注，唐初有李善及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为《文选》作注。李注徵引古籍达 1551 种(其中小学书有 37 种)，创造了注释学上的奇迹。其主要内容是注明典故和词语出处，李注中还常常注以“某与某同”、“字或为某”、“某，古某字”、“某亦某字”、“某与某古字通”等等，为训诂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辞书类的训诂专书以及汇集群书音义和佛经音义的训诂专书。辞书类的训诂专书，主要有《广雅》《字林》《玉篇》。《广雅》十卷，魏·张揖撰。张揖的生平事迹， 可以考见於史册的不多，据《魏书·江式传》及唐·颜师古《汉书叙例》，我们仅知道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博士，曾著有《埤苍》《广雅》《古今字诂》。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名或从木作楫，然证以稚让之字，则为揖让之揖审矣。"《广雅》即是增广《尔雅》的意思，故仍用《尔雅》旧目，自释诂至释兽，凡十九篇，所释训诂名物，凡 2343 事全书内容及其训诂学的价值，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论之详且精矣，王氏云"魏太和中博士张君稚让，继两汉诸儒後，参考往籍，遍记所闻，分别部居，依乎《尔雅》，凡所不载，悉著於篇。其自《易》《书》《诗》《三礼》《三传》经师之训，《论语

》《孟子》《鸿烈》《法言》之注，《楚辞》汉赋之解，谶纬之记，《仓颉》《训纂》、《滂喜》《方言》《说文》之说，靡不兼载。盖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借以窥其端绪，则其书之为功於训诂也大矣。"《字林》，晋·吕忱撰。体制因袭《说文》，分部相同，内容有所扩充，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其书已佚，清·任大椿有《字林考逸》，陶方琦有《字林考逸补本》。《玉篇》，梁·顾野王撰，野王字希冯，吴郡吴人，《隋书》卷三十有传。此书亦仿《说文》而作，部首略有增删，共分五百四十二部，除释义基本上与《说文》一致外，还广引群书训诂，做了大量补充，并创造性地为释义提供了书证，有时又加作者按语，体例已近似後代的字典。原本《玉篇》已佚，近代在日本发现唐写本残卷。通行的《大广益会玉篇》是宋代重修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唐上元元年，富春孙强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陈彭年、吴锐、邱雍等重修。")，把原本的释义以及书证大加删削，内容远逊於原本。今人胡吉宣有《玉篇疏证》稿本，意在恢复原本《玉篇》之面貌，其志可嘉，其事则难行矣。

◆ 这一时期汇集群书音义的专书，最著者为唐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陆德明，苏州吴人，本名元朗，以字行。历仕陈、隋，贞观初，拜国子博士，封吴县男，不久即卒。(生年不详，据吴承仁考定，约在公元 555 年，卒於唐贞观初，约公元 627 年。)《经典释文》这部书的编纂目的，主要在於考证字音，但也兼及字义的辨释。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见《四库提要》)，又兼载各家训诂。凡

一字数音者，第一个是正音。所注群书为《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一卷，《春秋左氏》六卷，《春秋公羊》一卷，《春秋⑤梁》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一卷，《尔雅》二卷，再加上第一卷序录，共为三十卷。关於《经典释文》的内容和学术价值，今人余行达先生《〈经典释文〉在学术上的价值》一文考之极详，读者可以参看(余文见《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册)。

◆ 这一时期汇集佛经音义的专书，以释玄应和释慧琳编纂的两种《一切经音义》为代表。玄应音义(又称众经音义)凡二十五卷，慧琳音义凡一百卷。其中慧琳音义徵引资料特别丰富，近人杨守敬说它"诚小学之渊薮，艺林之鸿宝"(见《日本访书志》)，可谓的评。今天我们研究六朝隋唐时期的俗语词，这部书有极大的利用价值。

◆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六朝隋唐时期对方言俗语的研究有了明显的加强，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专书，从而标志着这一时期训诂领域的扩大。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如魏·张揖有《难字》一卷，魏·周氏有《杂字解诂》四卷，梁·王劭有《俗语杂字》一卷，北齐·颜之推有《训俗文字略》一卷，《证俗音字略》六卷。又有《通俗文》一篇据《颜氏家训·书证》考证，说它旧题服虔作，虔为东汉人，则此书乃现存最早的研究俗语词之专书。

◆ 还有的书虽不以训诂专书而著称，但在训诂上确有其成就和价值，也值得在这裟一提。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其中《勉学》《书证》《音辞》诸篇，都有不少极可宝贵的训诂材料。颜之推的後人唐初的颜师古，除注《汉书》外，还撰有《匡谬正俗》一书，在训诂上亦有所发明。另外，唐人笔记中也有些训诂材料，散金碎玉，时有可采。较著者如李匡乂《资暇集》、刘餗《隋唐嘉话》、张族/鳥《朝野佥载》、段成式《酉阳杂俎》、苏鹗《苏氏演义》、封演《封氏闻见记》、刘肃《大唐新语》、赵璘《因话录》、范摅《云溪友议》等。

五、宋代是训诂学的变革时期

宋代道学大兴，学者习谈性理，凭臆逞说，流於主观。而训诂学是朴实之学讲究实事求是，无徵不信。因此谈到训诂学，宋儒颇为学者所诟病。其实这只是看到了宋学的偏弊，未能看到宋学亦自有其优长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云："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这嬉是全面的看法。具体到训诂学来看，宋代开国後几十年间承袭唐风，唐人修五经正义，宋人除修撰了几部大型类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外，还校定《说文》，重修《广韵》、《玉篇》，其功不可抹煞。特别是自庆(1041—1048)以後，学风一变，欧阳修、刘敞等发扬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见解，对经传大胆怀疑，从而摆脱汉唐旧说，创发新义。刘敞作《七经小传》，欧阳修作《诗本义》，开疑古的先声。据洪诚先生研究，这段时期有五件事是新的发展：(1)字分虚、实、半虚半实，对词类区分比以前更进一层。(2)古音学萌芽。南宋初吴棫 (?—1153)作《毛诗补音》、《韵补》《楚辞释音》等书，是第一个研究古韵的人。(按：据戴震及今人张舜徽先生说，古音学的研究不自宋人始，後汉郑玄即已开始了这项工作。洪说犹可商榷。)(3)注释中用彝器铭文说《诗经》成语，开近代研究方法的先例。(4)强调用语法批评前人造句、句读、训诂各方面的错误。(5)文字学发生变化，王圣美创右文说，认为字义寓於声符，从声旁解释已定的字义，能说明一部分现象，有助於训诂。(参看洪诚《训诂学》第一章《绪论》)依据洪氏所说五点，可知宋人在训诂学上(特别是训诂方法论)确有创新，所以我们不赞成一般训诂学书把宋代作为训诂学衰落时期的说法，而采取洪诚先生的说法，把宋代作为训诂学的变革时期。

- 宋代训诂学的成绩，从表现於经、史、子、集几个方面来看，大致情况如下：
- 在经学和小学方面：邢昺作《尔雅》、《论语》、《孝经》三疏，後均收入《十三经注疏》中，陆佃著《尔雅新义》《埤雅》。罗愿著《尔雅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考据精博，而体例谨严，在陆佃《埤雅》之上"。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徐锴著《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已注意到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理。丁度刊修《广韵》成《集韻》，王洙、司马光等编撰《类篇》，吴棫 撰《韵补》、《诗补音》、《字学韵补》、《楚辞释音》等(後三种已失传)，张有作《复古编》，严於辨正字形，还第一个提出了"联绵字"的名称，所列联绵字有58个。辽·释行均撰《龙龛手鏡》，所收多为俗字俗词，为研读佛经及考释俗语词的重要字书。又据沈括《梦溪

笔谈》和张世南《游宦纪闻》等书记载，王子韶(字圣美，山西太原人)创立右文说认为汉字类在左，义在右，字从某声即具某义，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餐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皆以戋字为义”。右文说能在一定范围内阐明字义和字音的关，不失为训诂学上一大发明。後世黄生、段玉裁、王念孙、黄承吉(《梦陔堂文集》卷一《字义起於右旁之声说》)、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左庵集》卷四《字义起於字音说》)、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等又对这个学说加以阐述和发展。

◆ 宋代在经学方面的集大成人物朱熹，同时也是在训诂学方面能够加以变革的代表人物。朱熹著述宏富，重要的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等。朱熹注书，不墨守旧注，不规规於零词碎句，而能会通大意，简洁明了，无诘诎繁碎之病，为训诂学放一异彩。

◆ 如果说，读六朝、唐人义疏之类的旧注，有堕五里雾中之感，那麽读朱熹所注书，便如坐光风霁月之中，有心旷神怡之概。这不能不说是宋学的优异之处。◆ 这一时期训诂学的成绩表现在史学方面的，有南宋姚宏的《战国策》续注和鲍彪的《战国策》新注。表现在文学方面的，有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此书先列王逸原注，而後补注於下，逐条疏通，对名物训诂做了详尽的考证和诠释，是《楚辞》旧注中最重要的一种。又有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汇录了王洙、宋祁等九人的训释，另有蔡梦弼的《草堂诗笺》，亦为重要的杜诗注本。韩愈诗文，有朱熹考辨、王伯大音释的《韩昌黎集》，又有魏仲举编《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柳宗元的文集，有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王安石诗，有南宋李壁的《王荆公诗笺注》等等。

◆ 此外，宋人所著文集笔记中，也有不少散在的训诂资料，零玑碎玉，往往可采。较著者如欧阳修《归田录》、苏轼《东坡志林》、孙光宪《北梦琐言》、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庄绰《鸡肋篇》、沈括《梦溪笔谈》、陆游《老学庵笔记》、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周煇《清波杂志》、罗大经《鹤林玉露》、张世南《游宦纪闻》、赵与時《宾退录》、朱翌《猗觉寮杂记》、王观国《学林》、张淏《云谷杂记》、姚宽《西溪丛语》、吴曾《能改斋漫录》、程大昌《演繁露》、王楙《野客丛书》、袁文《甕牖闲评》、孙奕《示儿编》、马永卿《懒真子》、赵彦卫《云麓漫钞》等。另外，金人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能够借句法分析来评论前人著作之得失，尤为可贵。

六、元、明两代训诂学趋向衰落

◆元代崇尚武功而贬抑儒学，致有“九儒十丐”之称，明代学风空疏，士人游谈无根，向壁虚造，积习难返。所以元、明两代的训诂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但也有个别学者，能够在训诂理论上提出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比如元·戴侗在《六书故·六书通释》中，就曾指出训诂与音韵的重要关系，他说：“训诂之士，知因文以求义矣，未知因声以求义也。夫文字之用，莫博於谐声，声变於假借，因文以求义而不知因声以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戴氏又指出假借字“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这真是精辟的见解。我们通常总以为“因声求义”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一大发明，殊不知元人戴侗早已创发斯论。又明人方以智在《通雅》中指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见《通雅》卷六）可谓深中肯綮之论。在训诂学趋向衰落的元、明两代，能够有这样精□的训诂理论出现，真是一大奇迹。

◆ 在训诂实践方面，这一时期的成绩主要表现在辞书类训诂专书的编纂，如明·朱谋土＋韦著《骈雅》七卷，所收词头都是双音节的，其中有一些是冷僻词，有一些是不见於高文大典的俗语词。方以智著《通雅》五十二卷，取材广泛，遍及经、史、子、集、方志、小说，所释也不限於古词古义，还包括方言俗语，对联绵字的考释，时有精卓之处，收联绵字三百二十馀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方氏是当之无愧的。

◆ 这一时期还出了一些讨论词类问题的属於语法性质的著作，如元·周伯琦《六书正讹》及明·黄经虞《雅论》曾讨论“借实字为虚字”即词类活用问题，元·刘鉴《经史动静字音》还讨论到词性转变後读音的变化。元·卢以纬的《语助》一书则专门研究虚词的用法，是我国第一部虚词词典。

◆ 另外，元、明人的文集笔记，也为训诂学提供了不少零散的材料。如元末明初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其中多有讨论俗语词的条目）、元·李冶（一作李治）的《敬斋古今黈》、元·吾邱衍的《闲居录》、明·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明·杨慎的《丹铅总录》、明·郎瑛的《七修类稿》、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卷二一一二五《委巷丛谈》中有大量俗语词材料）、明·谢在杭的《五杂组》等等。

七、清代训诂学发展到新的高峰，成为中国训诂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 清代是中国训诂学史上的黄金时代。由於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後实行严厉的思想禁制，迭兴文字狱，学者们乃不得不躲进故纸堆以求安身立命，这倒给训诂学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温床。再者自明末以来，西洋的科技文化渐渐传入中国，学者们受了科学的熏陶，眼界开阔，方法精密。加之乾隆时代在音韵学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奠立了古音学的基础，这对训诂学的发展实有决定性的影响。由於以上种种原因，清代训诂学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进入了中国训诂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 清代训诂学，名家辈出，著述繁多，以下分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对前人所著训诂专书的研究

◆ 1.对《说文解字》的研究：

◆《说文解字》的研究，在清代达到了空前兴盛的局面。据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的“引用诸书姓氏表”，从清初到罗振玉、王国维为止，共二百零三人。又据于省吾先生说，清代学者关於《说文解字》的著述，散见於文集笔记的零篇短论不算，仅专书即达三百馀种(见于氏《从古文字学方面来评判清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得失》一文，《历史研究》1962 年第 6 期)。大致说来，清代的《说文》之学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校勘和考证的工作，如严可均《说文校议》、钱坫《说文解字斠诠》、田吴炤《说文二徐笺异》、承培元《说文引经证例》等。第二类是对《说文》有所匡正的，如孔广居《说文疑疑》、俞樾《儿笘录》。第三类是对《说文》作全面研究，多所阐发的，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释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第四类是补充订正先辈或同时代的著作的，如严章福《说文校议议》、王绍兴《说文段注订补》、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说文解字注匡谬》、徐灏《说文解字段注笺》等。其中以第三类为最重要。(以上据王力《中国语言学史》页 110) 以成就而论，清代《说文》注家中当推段玉裁、桂馥、王筠、朱

骏声四家为最卓著，通常称他们为《说文》四大家，而四家中，段氏的成就又首屈一指。

- 2.对《尔雅》的研究：
- 主要著作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郝

书晚出，得以吸收邵书的成果，又其时《经籍纂诂》已出，郝氏加以利用，故其书有旁徵博考、左右逢源之妙。但郝氏不谙音理，其说音转多与古音违戾，故其成就不逮段、王之辈。

- 3.对《小尔雅》的研究：
- 主要著作有宋翔凤的《小尔雅训纂》、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葛其仁的《小尔雅疏证》。◆

4.对《方言》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戴震的《方言疏证》、钱绎、钱侗的《方言笺疏》。

- 5.对《释名》的研究：
- 主要著作有毕沅的《释名疏证》、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
- 6.对《广雅》的研究：
- 主要著作有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又《补正》，钱大昭的《广雅疏义》。

(二) 字典和工具书的编纂

- 这方面首先要提到的便是《康熙字典》。这部大型字书是清圣祖(玄烨)於康熙49年(公元1710年)命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人编纂的，历时六年，至康熙55年(公元1716)成书。这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官修的字典，全书收字47035个，每字下汇集前人音训，按二百十四部首编排，至今仍为学习古代汉语的重要工具书。张玉书等同时编纂的《佩文韵府》，以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明代凌稚隆的《五车韵瑞》为基础加以增补收录前人诗文用语，按尾字依韵编排，共106韵，106卷。所收单字，给以简明音训，注明词语出处。《骈字类编》也是康熙年间编次，此书只收两字词语，且按首字分类编排为240卷，每一词语下引书注明出处及用例。以上两书均适於学者查找词语出典。阮元主持编纂的《经籍纂诂》一书，汇集了唐以前(包括唐代)古书中的训诂资料，以平水韵106部为次编排，以单字为目，每字下引录先秦至唐代古籍以及训诂专书的故训。是研究训诂学以及古

代汉语的重要工具书。王引之称道其“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成，寻一训而原书可识”（见王氏所作序），洵非过誉。

◆清代训诂学者还编了一些专门收录方言俗语加以注释并注明出处的工具书，重要的有：

- 翟灏：《通俗编》◆
  梁同书：《直语补正》（收在《频罗庵遗集》中）◆
  钱大昕：《恒言录》
- 胡文英：《吴下方言考》
- 毛奇龄：《越语肯綮录》
- 陈鳣：《恒言广证》

汇释虚词的工具书，有刘淇的《助字辨略》（这部书也考释了一些俗语词）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抉发和阐明古书中一些特殊条例的工具书，有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书凡七卷八十八例。

(三) 古籍的注释◆

诠解儒家经典，仍然是这一时期训诂学家的主要任务，由於他们继承了汉代经学家朴实无华的学风，又掌握了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因而所取得的成就，自能超轶前人。其重要著作有：

- 1.经部方面：
- 惠栋：《周易述》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 孙诒让：《周礼正义》
- 胡培翚：《仪礼正义》
- 朱彬：《礼记训纂》
-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
- 陈立：《公羊义疏》
- 锺文烝：《⑤梁补注》
- 刘宝楠：《论语正义》
- 焦循：《孟子正义》◆

皮锡瑞：《孝经郑注疏》◆

郝懿行：《尔雅义疏》◆

以上为四部备要本清人十三经注疏。另有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陈奂《诗毛氏传疏》、孙希旦《礼记集解》、刘文淇《春秋左传疏证》、孔广森《公羊通义》、邵晋涵《尔雅正义》等。

◆ 此外，阮元编印的《皇清经解》，全书收清初至嘉庆年间经学著作74家，共一百八十种，一千四百馀卷；王先谦编的《皇清经解续编》，收道光以後经学著作111家，二百零九种，全书亦一千四百馀卷。清人训释儒家经典的成果，大都荟萃於这两部书。（有上海书店影印本，精装12册）

2.史部方面：

◆ 《史记》：

梁玉绳：《史记志疑》◆

郭嵩焘：《史记札记》

张文虎：《史记及三家注校勘札记》

《汉书》：◆

沈钦韩：《汉书疏证》

王先谦：《汉书补注》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

《後汉书》：

惠栋：《後汉书补注》

王先谦：《後汉书集解》

◆ 《三国志》：

赵一清：《三国志注补》

◆ 《山海经》：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

◆ 《水经注》：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

◆ 3.子部方面：

◆ 《墨子》：

孙诒让：《墨子间诂》

- 《荀子》：

王先谦：《荀子集解》

- 《庄子》：

郭庆藩：《庄子集释》

王先谦：《庄子集解》

- 《韩非子》：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

- 《晏子春秋》：

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

- 《管子》：

洪颐煊：《管子义证》

- 《颜氏家训》：

赵曦明：《颜氏家训注》

- 4.集部方面：
- 《楚辞》：

王夫之：《楚辞通释》

戴震：《屈原赋注》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胡文英：《屈骚指掌》

朱骏声：《离骚赋补注》

马其昶：《屈赋微》

王闓运：《楚辞释》◆

《文选》：◆

胡克家：《文选考异》

朱有琦：《文选集释》

- 李白诗：

王琦：《李太白诗集注》

- 杜甫诗：

钱谦益：《钱注杜诗》

仇兆鳌：《杜诗详注》

浦起龙：《读杜心解》

◆ 韩愈文：

马通伯：《韩昌黎集校注》

◆ 王安石文：◆

沈钦韩：《王荆公文集注》

(四) 文集笔记的写作◆

清人崇尚汉学，他们的文集笔记一类著作，多以考据见长，其中涉及训诂的不少，试读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便可概见◦这类著述中较著名的有

◆ 黄生：《义府》、《字诂》◆顾炎武：《日知录》

◆阎若璩：《潜邱札记》◆

戴震：《戴震集》◆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潅《有NB251研堂文集》

段玉裁：《经韵楼集》◆

臧琳：《经义杂记》◆

盧文弨：《锺山札记》、《龙城札记》◆

王鸣盛：《蛾术编》、《十七史商榷》◆

桂馥：《札朴》、《晚学集》◆

赵翼：《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

阮元：《研/手经室集》

◆ 臧庸：《拜经日记》

◆ 俞正燮：《癸巳类稿》、《癸巳存稿》◆

俞樾：《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俞楼杂纂》

◆ 孙诒让：《札 迻》、《籀廎述林》

◆ 此外清人还写过一些训诂学的单篇论文，如王念孙的《释大》◦程瑶田的《果蠃转语考》、汪中的《释三九》等。

(五) 几位杰出的训诂大师

◆ 清代最杰出的训诂大师，当推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下面分别对他们的生平、著述及成就加以介绍：

◆1.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卓越的思想家和学者，著作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类表》、《方言疏证》等。戴震除《方言疏证》外，没有留下训诂学方面的专门著作，但训诂学上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多由戴震首先提出，段、王继踵戴氏，又有所丰富发展。戴震关於训诂的论述，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反复强调训诂的重要性，批判了宋、明以来空谈义理、轻视训诂的弊病。他指出："夫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可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戴震集·尔雅注疏笺补序》)又谓："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戴氏《与段若膺书》，见《段王学五种·段玉裁年谱》)二是从方法论上强调只有通过正确的训诂，才能了解古书中的义理，而不是先假设古书中有什麽义理，再牵强附会地把古书中的词语解释得符合这个义理(参看《戴震集》《与是仲明论学书》、《古经解钩沉序》、《尔雅注疏笺补序》等文。本书第二章中曾引述过这些话，兹不赘引)。三是论述了训诂的原理和训诂的具体方法。他指出："故训音声，相为表里。"(《戴震集·六书音均表序》)"疑於义者以声求之，疑於声者以义正之。"(《戴震集·转语廿章序》)又指出："义由声出，因声而知义。"(《戴震集·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戴震的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仍然十分精▯，仍然可以视为训诂学的圭臬。

◆ 2.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一字茂堂，江苏金坛人。乾隆举人，官四川巫山县、贵州玉屏县知县，曾师事戴震。著《说文解字注》，作《六书音均表》，分古韵为六类十七部。又有《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释拜》、《春秋左氏古经》、《汲古阁说文订》等，收刻在经韵楼丛书和学海堂经解中。另有单篇论文收在《经韵楼集》中。(参看《清史稿·儒林传》、吴修《昭代名人尺牍》、王念孙《段君墓志铭》、陈奂《师友渊源录》、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段著《说文解字注》一书，於乾隆四十年(1776)着手编写，到嘉庆十二年(1807)完成，历时三十二年。这部书的内容，大体有如下几方面：(1)校订《说文》传本的讹误(改篆90，增篆24，删篆21)，(2)发明许书的凡例，(3)解释许

书的说解，(4)校释古书的文句，把注《说文》与古书的训诂校勘结合起来，(5)阐发音与义的关▯，(6)分定古韵为十七部，(7)兼明汉人训诂词例。(参看周祖谟《问学集·论段氏说文解字注》)综观段书，虽不无穿凿武断之弊，但总的来说，其成就确是辉煌的。王念孙誉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说文解字注序》)。章太炎谓“段氏为《说文注》，与桂馥、王筠有并列，量其殊胜，固非二家所逮”(《国故论衡·小学略说》)。王国维谓“平生於小学最服膺段茂堂先生，以为许洨长後一人也”(《国学论丛》第三号《王静安先生跋段茂堂手迹遗墨》)。刘师培谓“段氏治《说文》精锐明畅”(《刘申叔遗书·南北学派不同论》)。黄侃谓“段注多说经义，类皆精覈”(《说文略说》)。这些评论都是中肯的。如果说《说文解字注》体现了段玉裁在训诂实践方面的成就，那麽收在《经韵楼集》中的一些单篇论文，则在训诂理论方面多所阐发。如在《广雅疏证序》一文中，段氏指出：“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这就不仅指出了形音义三者之间的辩证关▯，而且建立了历史发展观点，这确是难能可贵的见解。

◆ 3.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乾隆进士，官永定河道。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念孙之子，嘉庆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世称他们为高邮王氏父子，称他们的四部主要著作为高邮王氏四种，即：《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广雅疏证》是王念孙的代表作，这部书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秋天开始动笔，到嘉庆元年(1796)完稿，历时将近十年。据赵振铎先生研究，《广雅疏证》的成就主要有如下几点：(1)发掘了一批语言史料，(2)纠正了前代一些错误的说法，(3)对词的词源意义作了一些有趣的探索，(4)揭示了《广雅》的某些体例，(5)校正了《广雅》的讹错。(据《广雅疏证自序》，全书共校正讹字580，脱文490，衍文39，先後错乱123，正文误入音内19，音内字误入正文57。)《广雅疏证》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於作者运用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王氏的方法是：(1)充分占有资料，(2)坚持科学的求实态度，(3)以声音通训诂。(以上见《中国语文》1979年四期《读〈广雅疏证〉》)王氏此书，在当时及以後的学术界均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段玉裁谓“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广雅疏证序》)。可谓推崇备至了继《广雅疏证》之後，王氏又陆续校读了《逸周书》、《战国策》、《淮南子》等古籍，

撰为《读书杂志》一书。该书中包括《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汉隶拾遗》等，又有《馀编》上、下，包括《後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子》、《法言》、《楚辞》、《文选》等。全书凡5061条，其中《淮南内篇第廿二》综叙文字传写讹脱、凭臆妄改的情况有六十四项之多，为校勘学重要文献。又《汉书第十六》讲"连语"（包括联绵词和同义③词两类），所举误解连语之例共23例，极为精彩。至於书中考证字词古义，发明通假以阐发古书义例，可谓俯拾即是，美不胜收。王引之所著《经义述闻》一书（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官》、《仪礼》、《大戴礼记》、《礼记》、《春秋名字解诂》、《春秋公羊传》、《春秋⑤梁传》、《尔雅》、《太岁考》等），驳正汉唐旧注1761条，附《通说》上下两卷，发明训诂通例，纠正旧注谬误，亦极精彩。又有《经传释词》一书，为研究文言虚词的最重要著作。在理论上，王氏父子也有极为精湛的见解，如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说："窃以诂训之旨，本於声音，故有声同字異，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又云："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短短的几句话，却把训诂学的奥秘和精义都道出来了。清代（特别是乾嘉时代）的训诂学之所以能超越前人，正因为清人懂得"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王引之的训诂理论，集中地表现在《经义述闻·通说》所收各篇论文中，其中批评前人望文生训和增字解经的弊病以及论经文假借各条，尤为明白剀切，为研究训诂学和注释学者所不可不反复细读的重要文献。

◆ 4.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讲学杭州诂经精舍，治经、子、小学，宗法王氏父子。所著除《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外，还有不少杂著或笔记体的文字收在《春在堂全书》中（其中包括《曲园杂纂》、《俞楼杂纂》，共四十种）。俞氏在《群经平议序》中云："尝以为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虽然还不够完备，但主要之点是抓住了。俞氏治经、子、小学，发明亦不少，但偶有穿凿皮傅之处，其精审允惬不逮王氏父子。

◆ 5.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廎，浙江瑞安人。所著《契文举例》，为考释甲骨文字最早之作。另著有《名原》、《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墨子间诂》、《周礼正义》、《尚书骈枝》、《札迻》、《经迻》、《籀廎述林》等。孙氏为清代考据学的最

後一位大师，其训诂学的成就，可与高邮王氏父子相颉颃◦所著《周礼正义》，为经学名著，同时也是一部训诂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有大量关於古代字义(或词义)以及典章名物的资料，足供训诂学者采获之用◦孙氏又著《札迻》十二卷，为札记体的训诂专著，内容为对於七十八种古籍的字义的考释，其中胜义纷纶，美不胜收。孙氏在《札 迻序》中论清代考证之学云：

- 综论厥善，大氐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恉 ，通其大例，精揅博考，不参成见◦其言＋是正文字譌ｅ舛，或求之於本书，或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錧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及其蔽也，则或穿穴形声，捃摭新异，冯臆改易，以是为非◦乾嘉大师，唯王氏父子郅为精博，凡举一谊，皆塙凿不刊◦其馀诸家，得失间出，然其稽覈异同，启发隐滞，咸足饷遗来学，沾溉不穷。

这段话，可以看成是对於清代训诂学的一个全面而确当的总结◦既指出了清代训诂学的宗旨，又指出了清代训诂学的方法；既道出了清代训诂学的优长，又道出了清代训诂学的偏弊。可谓无偏无颇，允执厥中了。

- 清末以迄民国，训诂学在乾嘉时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发展，涌现出一批卓越的训诂大师，如章太炎、黄侃、刘师培、沈兼士、杨树达等，这里就不详述了。

附录一　训诂学参考文献要目

一、　通论之属

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1939 年)

齐佩瑢浼：《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 年新版本◦这是现有概论性质的训诂书中较好的一种。)�

何仲英：《训诂学引论》

罗常培：《训诂学纲要》

张世禄：《训诂学概要》

赵仲邑：《训诂学讲授提纲》（中山大学油印本，1964 年）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 年）
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吴孟复：《训诂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年）
洪诚：《训诂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灌
林尹：《训诂学概要》（台湾正中书局，1972 年）
张永言：《训诂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 年）
白兆麟：《简明训诂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 年）
黄典诚：《训诂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年）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
赵振铎：《训诂学纲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周大璞、黄孝德、罗邦柱：《训诂学初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年）
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年）
杨端志：《训诂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年）
杜学知：《训诂学纲目》（台湾）
黄建中：《训诂学教程》（荆楚书社，1988 年）
许威汉：《训诂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年）
黄大荣：《训诂学基础》（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年）
许慎：《说文解字·叙》
灌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
灌孔颖达：《毛诗注疏》大题《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疏
灌戴震：《尔雅文字考序》
《尔雅注疏笺补序》
灌 《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
灌 《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以上见《戴震集》卷三）〗
灌 《转语二十章序》（《戴震集》卷四）
灌《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集》卷九）
灌 《古经解钩沈序》
灌 《六书音均表序》
灌 《方言疏证序》（以上见《戴震集》卷十）
灌 《与段若膺书》（《段王学五种·段玉裁年谱》）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经韵楼集》卷八）

瀍　　《说文·叙》注语

瀍　　《与刘端临书》（《经韵楼集补编》）

瀍　　《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经韵楼集》卷十二）

瀍　　《经义杂记序》（《经韵楼集》卷八）

瀍　　《说文解字注》诂篆下注语

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

瀍　　《广雅疏证自序》

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增字解经”条、《经义述闻·通说下》“经文假借”条、《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叙》

瀍　　《经籍纂诂序》

瀍　　《经传释词自序》

阮　元：《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 经室集》一集卷五)瀍

《经传释词序》

钱大昕：《经籍纂诂序》

马瑞辰：《毛诗诂训传名义考》（《毛诗传笺通释》附）

俞　樾：《群经平议序》

瀍　　《古书疑义举例序》

孙诒让：《札 迻序》（《籀廎述林》卷五）

章炳麟：《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卷）

黄　侃：《训诂述略》（《制言》七期，1935 年）

黄　焯：《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录黄侃论训诂

沈兼士：《研究文字形和义的几个方法》（《北大月刊》第八期》

瀍　　《中国文字形义学》（北大讲义本）

瀍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序》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

刘师培：《小学发微》瀍

《小学发微补》（以上有并见《刘申叔全书》）

张世禄：《训诂学与文法学》（《学术》，1940 年第 3 辑）

王　力：《理想的字典》

《新训诂学》

蘯　　　《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以上有并见《龙虫并雕斋文集》）

王　纶：《研究训诂之新途径》

朱宗莱：《文字学形义篇·训诂举要》

陈锺凡：《训诂发凡》

马宗融：《训诂说略》

陆宗达：《谈一谈训诂学》（《中国语文》1957 年 4 期）

洪　诚：《训诂杂议》（《中国语文》1979 年 5 期）

殷孟伦：《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文史哲》1982 年 3 期）

蘯　　　《谈谈汉语词❷研究的断代问题》（《文史哲》1981 年 2 期）

蘯　　　《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文史哲》1957 年 6 期）

傅懋勣：《中国训诂的科学化》

任铭善：《研究训诂之新途径》

朱　星：《谈谈新训诂学》（《河北师大学报》，1981 年 1 期）

胡竹安：《略论方言、方俗对训诂的作用》（《人文杂 NB23C》1981 年 1 期）

于省吾：《从古文字学方面来评判清代文字声 NB355 训诂之学的得失》（《历史研究》1962 年 6 期）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於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 1980 年 5 期）

蘯　　《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语文》，1979 年 6 月）

蘯《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1 年 6 期）

蘯　　《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文史知识》1986 年 6 期）

何九盈：《乾嘉时代的语言学》（《北京大学学报》1984 年 1 期）

二、　专著之属

黄　生：《义府》

蘯　　　《字诂》

郝懿行：《尔雅义疏》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经韵楼集》

王念孙：《广雅疏证》
瀍　　　《读书杂志》
王引之：《经义述闻》
瀍　　　《经传释词》
阮　元：《揅经室集》瀍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
胡承珙：《小尔雅义证》
俞　樾：《群经平议》
瀍　　　《诸子平议》
瀍　　　《古书疑义举例》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孙诒让：《周礼正义》（一般认为这是一部经学专著，其实在训诂上极有价值。）
瀍　　《札 迻》
章炳麟 ：《文始》
瀍　　《国故论衡》
瀍　　《小学答问》瀍
　　　《新方言》
黄　侃：《黄侃论学杂著》瀍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黄焯笔录）
瀍　　《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第三十四》
刘师培：《刘申叔全书》、《中国文学教科书》（1905 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瀍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六））
沈兼士：《段砚斋杂文》
黎锦熙：《汉语释词论文集》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
　　　《积微居小学述林》
闻一多：《古典新义》（《闻一多全集》二）瀍
于省吾：《双剑誃群经新证》

瀽　　《甲骨文字释林》（这虽是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但在训诂上亦极

有参考价值。）瀽

《泽螺居诗经新证》瀽

《泽螺居楚辞新证》

高　亨：《诸子新笺》

瀽　　《文字形义学概论》

王　力：《中国语言学史》

瀽　　《龙虫并雕斋文集》

周祖谟：《问学集》

姜亮夫：《楚辞通故》瀽

蒋礼鸿：《义府续貂》

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瀽

《郑学丛著》瀽

殷孟伦：《子云乡人类稿》

郭在贻：《训诂丛稿》

陆宗达、王宁：《古汉语词义答问》

三、　专论之属

(一)关於通假、本义和引申义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郑玄说

张　有：《复古编》

戴　侗：《六书故·六书通释》

李从周：《字通》

赵宧光：《说文长笺》

李富孙：《说文辨字正俗》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一《答问》八

《古同音假借说》（《潜研堂文集》卷一）

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论经文假借瀽

钱　馥：《与陈仲鱼书》（《小学庵遗稿》卷三）
吴承志：《古书假借举例》（《逊斋文集》卷四）灋
李赓芸：《古字通假举例》（《炳烛篇》卷二）
钱　坫：《十经文字通》
万希槐：《十三经证异》
吴玉搢：《别雅》
魏源：《说文假借释例》（《古微堂外集》卷一）
俞　樾：《以双声叠韵字代本字例》（《古书疑义举例》卷三）
灋　　《以读若字代本字例》（同上）
灋　　《湖楼笔谈》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自序》
马瑞辰：《毛诗古文多假借考》（《毛诗传笺通释》附）
钱玄同：《辞通序》
刘师培：《古本字考》（《左盦外集》卷七）
甄尚灵：《汉字假借义试探》（《词典研究丛刊》第一辑）
盛九畴：《通借字小议》（《辞书研究》1980 年一辑）
蒋礼鸿：《说“通”》（《辞书研究》1980 年一辑）
王　力：《“本”和“通”》（《辞书研究》1980 年一辑）

(二)关於联绵词(又称连语、联绵字)

张　有：《复古编》
朱谋土韋 ：《骈雅》
方以智：《通雅·释诂》
史梦兰：《叠雅》
吴玉搢：《别雅》
洪亮吉：《比雅·释诂》
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
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上》“犹豫”、“无虑”条
王　筠：《毛诗双声叠韵说》
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三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九论双声叠韵形容之词

胡　适：《辞通序》

刘大白：《辞通序》

钱玄同：《辞通序》

刘师培：《骈词无定字释例》（《左盦外集》卷七）

灌　　《古书疑义举例补·两字有并列□双声叠韵之字而後人分析解之之例》

灌　　《古书疑义举例补·双声之字後人误读之例》

王国维：《联绵字谱》

灌　　《肃霜涤场说》（《观堂集林》第一册卷一）

灌　　《研究发题》第三节：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北大《国学季刊》一卷三期，1933年）

姜亮夫：《诗骚联绵字考》（石印本）灌

朱芳圃：《联绵字概说》（《民铎》九卷五期，1928年）

朱起凤：《辞通》

符定一：《联绵字典》

(三)关於音义关□、音近义通、右文说、词源学等等

杨　泉：《物理论》述字（见《艺文类聚》人部引《物理论》已佚，丛书集成有辑本）

王观国：《学林》（卷五有“字母”之说，又卷五“卢”字条）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九有“字之右旁多以类相从”之说）

沈　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述王子韶右文说）

戴　侗：《六书故》

黄　生：《字诂》（“纷雰？？ 衯 棼”、“疋囱疋 爻疋　疏梳”两条）

戴　震：《转语二十章序》（《戴震集》上编文集卷四）

灌　　《六书音均表序》（《戴震集》上编文集卷十）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几、于、 軈浼、齒吉 、真、氵康 等字注语）

王念孙：《释大》

灌　　《广雅疏证序》

徐　昂：《释小》灌

焦　循：《易馀籥录》卷四灌

宋　保：《谐声补逸》

陈诗廷：《读说文证疑》

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诂》“弘，大也”条注语）

程瑶田：《果？？转语考》

阮　元：《释门》瀻

《释矢》瀻

《释且》（以上有并见《揅经室集》）

邵晋涵：《尔雅正义序》

瀻　　《汉魏音序》（《南江文钞》卷五）

黄承吉：《字义起於右旁之声说》（《梦陔堂文集》卷二）

钱　塘：《与王无言书》（《溉亭述古录》卷二）

戚学标：《训诂取同音说》（《鹤泉文钞续选》）

陈　澧：《说文声表序》（见《说文诂林·补逸》）

章炳麟：《语言缘起说》（《国故论衡》上卷）

刘师培：《字义起於字音说》（《刘申叔遗书·左盦集》卷四）

瀻　　《古韵同部之字义多相近说》（同上）

瀻　　《物名溯源》、《物名溯源续补》（《左盦外集》卷七）

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观堂集林》第一册卷五）

梁启超：《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起源》（《饮冰室文集》六十七）

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又见《史语所集刊》二十八册）

瀻　　《与丁声树论释名濟字之义类书》瀻

《不、坯、芣苢、梧棬诸词义类说》瀻

《卢字之字族与义类》（以上有并见《段砚斋杂文》）

瀻　　《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民国 24 年《北大国学季刊》五卷 3 号）

瀻　　《杀祭古语同原考》（民国 28 年《辅仁学 NB23C》八卷 2 期）

瀻　　《声训论》（民国 30 年辛巳文录续集）

瀻　　《祖禓、但马、NF57B 祩》（民国 31 年《辅仁学 NB23C》十一卷 1、2 合期，1942 年）

黄　侃：《声变义近声同义殊说》（《文艺丛刊》二卷二期《声韵略说》页 4、5）

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上册页 232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

瀻　　《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

《字义同缘於语源同例证》(以上《增订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
灌　　《字义同缘於语源同续证》(见《积微居小学述林》)
魏建功：《古音系研究》303 页“语根”，　页 195　“语根转变考释”
刘　赜：《古声同纽之字义多相近说》(《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二卷二期，1936 年 。
1932 年《制言》九期)灌
姜亮夫：《中国文字的声音与义的关▯》(《青年界》七卷五期，1935 年)
岑麒祥：《词源研究的意义和基本原则》(《新建设》1962 年 8 期)〖ZK)〗
张世禄：《汉语词源学的评价及其它——与岑麒祥先生商榷》(《江海学刊》1963
年 7 期)
俞　敏：《古汉语的俚俗语源》(《燕京学报》三十六期，1949 年)
陆宗达、王宁：《浅论传统字源学》(《中国语文》1984 年 5 期)
灌　　《因声求义论》(《辽宁师院学报》1980 年 6 期)〖ZK)〗
严学宭 ：《论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中国语文》1979 年 2 期)
王　力：《同源字论》(《中国语文》1978 年 1 期)

(四) 关於同义复词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重言”条
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经传平列二字上下同义”条
俞　樾：《古书疑义举例》卷四《语词③用例》，卷七《两字一义而误解例》
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两字并列为表象之词而後人望文生训之例》灌
《文例释要》(《左盦外集》卷十三)
灌　　《古用③字考》(《左盦集》卷八)〖ZK)〗

(五) 关於偏义复词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通鏡注”　条
俞　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二《因此以及彼例》
黎锦熙：《国语中复合词的歧义和偏义》(《学术季刊》一卷二期)
刘盼遂：《中国文法③词中偏义例》(见《文字音韵学论丛》)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里的偏义复词》(见《汉魏六朝诗论丛》)

吴三立：《古汉语复合词中的偏义》（《学术研究》1978 年 3 期）

(六) 关於反训

《公羊传·隐公七年》：“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郭　璞：《尔雅注》(《释诂》“肆丶故，今也”“徂丶在，存也”二条注语)《方言注》(卷二“逞、苦、了，快也”条注语)

洪　迈：《容斋三笔》卷十一“五经字义相反”条

李　冶：《敬斋古今黈》卷二(有专条论反训)

杨　慎：《丹铅总录》卷十一“古文多倒语”条

焦竑：《笔乘》卷六

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四

朱骏声：《小学识馀》卷五

吴曾祺：《涵芬楼文谭·杂说》

俞　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三第 36“美恶同辞例”

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二义相反而一字之中兼具其义之例”条)

董璠：《反训纂例》(《燕京学报》二十二期，1937 年)

高庆赐：《试论汉语一词多义的内部联》第二节(《中国语文》1978 年 3 期)

徐世荣：《反训探源》(《中国语文》1980 年 4 期)

孙德宣：《美恶同辞例释》(《中国语文》1983 年 2 期)

张永绵：《略谈古汉语熒的反训》(《语言文学》1960 年 1 期)

张舜徽：《古代汉字在构造和运用中相反相成的原则》(《华中师院学报》1957 年 1 期)

王海根：《古代汉语反训举例》(《徐州师院学报》1979 年 3 期)

徐朝华：《反训成因初探》(《南开学报》1981 年 4 期)

蒋绍愚：《从反训看古汉语词❷的研究》(《语文导报》1985 年 7/8 期))

(七)关於词类活用

俞 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三“实字活用例”

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使用器物之词同於器物之名例”条

陈承泽：《国文法草创》“活用之实例”条
郑奠、麦梅翘：《古汉语语法学资料匯编》有关章节

(八)关於虚数瀗

汪　中：《释三九》(见《述学》内篇卷一)
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虚数不可实指之例”
朱祖延：《释十二、三十六、七十二》(《中国语文》1978 年 4 期)

瀗 (九)关於古成语

俞　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七“不达古语而误解例”
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观堂集林》第一册卷二)

(十)关於虚词(或称语词、虚字、助字)

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语词误解以实义”
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
刘　淇：《助字辨略自序》
杨树达：《词诠·序例》
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自序》
吕叔湘：《文言虚字》
杨伯峻：《文言虚词》
何乐士等：《文言虚词浅释》
郑奠、麦梅翘：《古汉语语法学资料匯编》

(十一)关於训诂和校勘的条例

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经韵楼集》卷六)瀗
　　　　《周礼汉读考序》(《经韵楼集》卷一)
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二十二》
陈　垣：《校勘学释例》
张舜徽：《广校雠略》
瀗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瀗　　　《郑氏校雠学发微》(见《郑学丛著》)
周燕荪：《论校勘古书的方法》(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六十四期，1936 年 9 月 3 日。按：周燕荪即周祖谟)
周祖谟：《古籍校勘述例》(《中国语文》1980 年 2 期)

蒋礼鸿：《传注训诂例述略》(《中国语文》1960 年 5 期)
灌　　　《误校七例》(《浙江师院学报》1981 年 1 期)
灌　　　《校勘略说》(《安徽师大学报》1979 年 4 期)
程千帆：《校勘略说》(《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 1 期)灌
周大璞：《训诂条例述要》(《江汉语言学论丛》1979 年 1 集)

(十二)关於古书辞例

俞　樾：《古书疑义举例》(共 88 例)
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共 11 例)
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共 28 例)
马叙伦：《古书疑义举例校录》
姚维锐：《古书疑义举例增补》(共 15 例)
裴学海：《古书疑义举例四补》(《北强月刊》国学专号)
黄　侃：《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第三十四》“约论古书文句異例”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郑奠、麦梅翘：《古汉语语法学资料匯编·句论·文句中几种特殊的变达格式》

(十三)关於古书句读

武　亿：《经读考异》(《授堂遗书》本，《皇清经解》本)
钱大昕：《说文连上篆字为句》(《十驾斋养新录》卷四)
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
灌　　　《古书之句读》(《清华学报》五卷一期，1928 年 6 月)
徐仁甫：《古书引语例辨》(《中国语文》1979 年 3 期)
章秋农：《古书记言标点易误举例》(《中国语文》1979 年 3 期)
吕叔湘：《〈通鉴〉标点琐议》(《中国语文》1979 年 1 至 2 期)
　　　　《〈资治通鉴〉标点斠例》(《吕叔湘语文论集》)
钱剑夫：《〈三国志〉标点本商榷》(《中国语文》1978 年 2 期)

灌　**(十四)关於古今字**

郑　玄：《礼记·曲礼下》“予一人”注
李　善：《文选注》
颜师古：《汉书·高帝纪上》“已而有娠”注引孟康说
司马贞：《史记·货殖列传》“竹竿万个”索隐
娄　机：《班马字类》

戴　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戴震集》卷五）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二上余字注 ,卷二下率字注 ,卷三上谊字注 ,卷四上写字注 ,卷四下骨字注 ,卷四下腻字注 ,卷五上于字注 ,卷五下今字注 ,卷七下卡字注，卷十二上联字注

王　筠：《说文释例》卷六、八、十

瀍　　《说文句读》卷十三下垂字注

徐　灏：《说文解字注笺》卷一上祐字注 ,卷三上谊字注 ,卷五下于字注 ,卷十二下氏字注、也字注、联字注

毛际盛：《说文解字述谊》

李富孙：《说文辨字正俗》

王　煦：《说文五翼》瀍

柳荣宗：《说文引经考异》

陈棫 ：《说文引经考异》

潘奕隽：《说文解字通正》

高祥麟：《说文字通》

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

吕锦文：《〈文选〉古字通补训》

管　雄：《〈汉书〉古字论例》（《学原》一卷十一期）

洪成玉：《古今字概说》（《中国语文》1981 年 2 期）

赵克勤：《古今字浅说》（《中国语文》1979 年 3 期）

陆锡兴：《论古今字》（《中国语文》1981 年 5 期）

（十五）　关于训诂要籍的介绍和研究

张永言：《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中国语文》1962 年 11 期）

吴三立：《读郝懿行〈尔雅义疏〉略论》（《华南师院学报》1981 年 4 期）

殷孟伦：《从尔雅看古汉语词❷研究》（见《子云乡人类稿》）

周祖谟：《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中国语文》1956 年 9 期，又见《问学集》下册）

陆宗达：《介绍许慎的〈说文解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 年 3 期）

钱剑夫：《〈说文解字〉概述》（《辞书研究》1979 年 1 辑）

殷孟伦：《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中国语文》1961 年 8 期）

瀍　　《〈说文解字〉、〈释名〉两书简析》（《山东大学学报》1961 年 3 期）

周祖谟：《论段氏说文解字注》（《问学集》下册）
傅东华：《略谈〈说文解字〉段注的局限性》（《中国语文》1961 年 10、11 期合刊）
郭在贻：《〈说文段注〉与汉语词❷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 3 期，又见《训诂丛稿》）
灌　　《从〈说文段注〉看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册，又见《训诂丛稿》）
灌　　《〈说文段注〉之阙失》（见《训诂丛稿》）
罗常培：《杨雄〈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周祖谟《方言校笺》，又见《光明日报》1950 年 10 月 22 日第 6 版）
周因梦：《杨雄和他的〈方言〉》（《中国语文》1956 年 5 期）
殷孟伦：《〈方言〉与汉语方言研究的古典传统》（见《子云乡人类稿》）
孙德宣：《刘熙和他的〈释名〉》（《中国语文》1956 年 11 期）
林　焘：《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国语文》1962 年 3 期）
赵少咸：《如何读〈经典释文〉》（《四川大学学报》1959 年 5 期）
余行达：《〈经典释文〉在学术上的价值》（《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册）
裴学海：《评高邮王氏四种》（《河北大学学报》1962 年 3 期）〖ZK)〗
赵振铎：《读〈广雅疏证〉》（《中国语文》1979 年 4 期）〖ZK)〗
殷孟伦：《王念孙父子〈广雅疏证〉在汉语研究史上的地位》（《东岳论丛》1980 年 2 期，又见《子云乡人类稿》）
周祖谟：《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兰州大学学报》1979 年 1 期）
孙雍长：《〈广雅疏证〉义例释要》（《湖南师大学报》古汉语专辑，1986 年增刊）
郑师许：《〈玉篇〉研究》（《学术世界》一卷四期，1935 年）
严北溟：《谈谈一部古佛教辞典——〈一切经音义〉》（《辞书研究》1980 年 3 辑）
朱　星：《评〈说文通训定声〉》（《北京师大学报》1978 年 5 期）
盛九畴：《朱骏声及其〈说文通训定声〉》（《学术论坛》1979 年 3、4 期合刊）
张涤华：《论〈康熙字典〉》（《江淮学刊》1962 年 1、2 期，又见《张涤华语文论稿》）

附录二　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要目

◆　一、本书目凡开列有关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 821 种。为免杂乱无章，约分为七个大类，其难以归类的，另立为“杂类”。各类大体上取其性质相近而已，倘以版本目录学的眼光来看，则未必准确合理。

◆　二、对所收书目一般不作版本著录。唯个别罕见之书及新近重印者，则酌情注明来源及最新版本。◆

三、对所收书目一般不作介绍或评价，以区别於作者另拟撰写的《历代俗语词要籍解题》一稿，但於个别书目下亦约加按语，这些书大抵比较重要或有特异之点。

◆四、日本学者对我国历代俗语词的研究用力甚劬，成绩斐然，故本书目似亦应当反映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唯以本稿的宗旨和体例所限（以本国为主），只能收集极少量较为重要的和切合实用的，藉以尝鼎一脔、窥豹一斑。读者如欲探其详，请参观冯蒸同志《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及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佐藤晴彦教授编《日本发表的近代汉语研究文献编年目录》一文。

◆　五、本书目乃作者历年来辛勤蒐求而成，前後凡五易其稿，惨淡经营，甘苦自知。但目前仍属草创阶段，既嫌单薄，复病粗糙。尚须斟酌损益，俾臻於美善。

一、　有关俗语词研究的专著和论文

(一)专著

清·刘　淇：《助字辨略》（这虽是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专书，但也有不少地方涉及到俗语词。）

清·牟廷：《诗切》（齐鲁书社，1983 年。书中多引方俗语以证诗义。）漟

胡朴安：《俗语典》

张　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漟

王　镆滟：《诗词曲语辞例释》
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
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
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
　　　　《小说词语汇释》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
徐仁甫：《广释词》（书名《广释词》，是广《经传释词》之意。但
　　　　其中有不少是考释俗语词的，对六朝俗语词论列尤夥。）
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
林昭德：《诗词曲语辞杂释》
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
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刘　坚：《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吕叔湘、江蓝生：《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
瀍　　　《汉语方言词汇》（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1964）
潘重规：《敦煌变文论集》（台北，1982）
[日]太田辰夫：《中国历代口语文》（东京·江南书院，1957。此书是对中国历代用口语写成的十五篇书面文献的解题，这十五篇文献是：1.老舍《离婚》 2.《儿女英雄传》3.《品花宝鉴》4.《红楼梦》5.《金瓶梅词话》6.《老乞大谚解》7.《孝经直解》8.《汉宫秋》9.《大唐三藏取经诗话》10.《朱子语类》11.《三朝北盟会编》12.《祖堂集》13.《博異志》14.《目连变文》15.《世说新语》。)《中国语历史文法》瀍
[日]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东京，1984）
[日]佐藤晴彦：《日本发表的近代汉语研究文献编年目录》（稿本）

(二)论文

黎锦熙：《近代国语文学之训诂研究示例》（《文学季刊》1卷1期，1934.1）瀍昭琛：《晋宋习语》（北平《新生报·语言与文学》81期，1948.5.4）瀍

[荷兰]许理和：《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北大《语言学论丛》第 14 辑，蒋绍愚译）
徐震堮：《世说新语词语简释》（《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 4 期）
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札记》（《字词天地》第 1 期，1983.1）
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考释》（《中国语文》1985 年 6 期）
《魏晋南北朝词语解诂》（《苏州大学学报》1984 年 4 期）
瀻 《与魏晋惯用词语有关的标点失误》(《古籍整理出版情简报》第 194 期)
樊维纲：《晋南北朝乐府民歌词语释》（《中国语文》1980 年 6 期）
郭在贻：《世说新语词语考释》（《字词天地》第 4 期，湖北，1984 年）
《释努力》（《中国语文》1982 年 1 期）
瀻 《释匆匆、无赖》（《中国语文》1981 年 1 期）
瀻 《释“大顿势”》（《文史》第 15 辑，中华书局，1982 年）
吴金华：《三国志解诂》（《南京师院学报》1981 年 3 期）
瀻 《三国志考释》（《南京师院学报》1983 年 1 期）
瀻《三国志拾诂》（《南京师大学报》1985 年 3 期）
瀻 《三国志词语札记》(《语言研究集刊》第 1 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年)
瀻 《三国志杂笺》(《古文献研究论文集》第 1 辑，南京师大，1986 年)《三国志拾诂续》（《南京师大学报》1987 年 1 期）
吴世昌：《敦煌卷子季布骂陈词文考释》(《史学集刊》第 3 期，1939 年，又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
冯沅君：《季布骂陈词文补校》(《文史哲》1951 年 3 期，又收入《敦煌变文论文集》）
黄云眉等：《季布骂陈词文补校的讨论》(《文史哲》1951 年 4 期，又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
孙楷第：《读变文杂识》(《光明日报》1951.4.14，又《现代佛学》1951 年 10 期)
徐 复：《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订本》(《中国语文》1961 年 10、11 期)瀻《敦煌变文词语研究》(《中国语文》1961 年 8 期)瀻
吴小如：《读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札记》（《文献》1980 年 1 辑）
吕叔湘：《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读後》（《中国语文》1980 年 3 期）
蒋礼鸿：《〈敦煌资料〉词释》（《中国语文》1978 年 2 期）

潼　　《读〈刘知远诸宫调〉》（《中国语文》1965 年 5 期）

潼　　《〈敦煌变文集〉校记录略》（《杭大学报》1962 年 1 期，　又收入《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敦煌曲子词集〉校议》（《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附录之 三）

潼　　《读变枝谈》（《关陇文学论丛》，1982.8）

潼　　《杜诗释词》（《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册）

项　楚：《敦煌变文校勘商榷》（《中国语文》1982 年 4 期）

潼　　《敦煌变文语词札记》（《四川大学学报》1981 年 2 期）

潼　　《敦煌变文语词札记》（《辞书研究丛刊》第 4 辑）

潼　　《敦煌变文词语校释商兑》（《中国语文》1985 年 4 期）

潼　　《变文字义零拾》（《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 2 辑）

潼　　《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释补正》（《中华文史论丛》1981 年 4 期）

潼《〈庐山远公话〉补校》（《敦煌学论集》）

潼　　《敦煌本〈孝子传〉补校》（《敦煌研究》第 3 期，总第 5 期）

潼　　《〈敦煌变文集〉校记散录》（《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潼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补校》（《川大学报丛刊》27 辑）

潼　　《敦煌变文字义析疑》（《中华文史论丛》1983 年 1 辑）潼

《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华文史论丛》1985 年 1 辑）

潼　　《〈王梵志诗校辑〉匡补》（《敦煌研究》总第 4 期）

潼　　《〈维摩碎金〉补校》（《南开学报》1983 年 2 期）

潼　　《王梵志诗释词》（《中国语文》1986 年 4 期）

潼　　《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补校》（《文史》26 辑，中华书局，1986 年）

潼　　《〈伍子胥变文〉补校》（《文史》17 辑）

潼　　《〈补全唐诗二种〉续校》（《川大学报》1983 年 3 期）

《〈五灯会元〉点校献疑三百例》（《古籍整理出版情简报》第 172 期）

郭在贻：《读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天津师大学报》1982 年 5 期，又收入《训诂丛稿》）

《敦煌变文校勘拾遗》（《中国语文》1983 年 2 期）

潼　　《敦煌变文校勘拾遗续补》（《杭大学报》1983 年 3 期）

灌　　　《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校记》（《文献》21 辑）灌

《唐代白话诗释词》（《中国语文》1983 年 6 期）

灌　　　《唐诗与俗语词》（《文史》25 辑）

灌　　　《〈游仙窟〉释词》（《杭大学报》1981 年 4 期）

灌　　　《唐诗异文释例》（《文史》19 辑）

灌《杜诗异文释例》（《草堂》1982 年 2 期）

灌　　　《杜诗札记》（《文史哲》1981 年 2 期）

灌　　　《〈太平广记〉媄的俗语词考释》（《中国语文》1980 年 1 期）灌

《〈太平广记〉词语考释》（《杭大学报》1980 年 2 期）

灌　　　《王梵志诗校释拾补》（《中国语文》1987 年 1 期）

灌　　　《王梵志诗汇校》（《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

灌　　　《〈王梵志诗校辑〉误校示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184 期）

袁　宾：《敦煌变文校勘零拾》（《中国语文》1984 年 1 期）灌

《〈王梵志诗校辑〉注释补正》（《社会科学》1985 年 6 期，甘肃）

灌　　　《近代汉语好不考》（《中国语文》1984 年 3 期）

灌　　　《〈五灯会元〉词语释义》（《中国语文》1986 年 5 期）

灌　　　《敦煌变文校勘零札》（《社会科学》1983 年 6 期，甘肃）

《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补记》（《社会科学》1984 年 4 期，甘肃）

灌　　　《〈敦煌变文集〉校补》（《杭大学报》1984 年 4 期）

灌　　　《〈敦煌变文集〉校补》（《敦煌学研究》，西北师院学报增刊，1984 年）

灌　　　《王梵志诗词语札记》（《镇江师专学报》1985 年 4 期）

灌　　　《变文词语考释录》（《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

《“亡空便额”校释质疑》（《中国语文通讯》1983 年 5 期）

灌　　　《敦煌变文虚词拾零》（《广西大学学报》1985 年 1 期）

灌　《〈敦煌变文集〉词语拾零》（《语文研究》1985 年 3 期）

灌　　　《俗语词零札》（《中国语文通讯》1985 年 3 期）

灌　　　《俗语词零札》（《语文月刊》1985 年 6 期，广州）

灌　　　《俗语词零札》（《天津师大学报》1986 年 2 期）

灌　　　《俗语词零札》（《语文园地》1986 年 3 期，广西）

灌　　《〈敦煌变文集〉校补(二)》(《华东师大学报》1985 年 2 期)
灌《敦煌变文校补》(《兰州大学学报》1986 年 2 期)
灌　　《唐宋俗语词札记》(《山东师大学报》1986 年 4 期)
胡竹安：《敦煌变文中的双音连词》(《中国语文》1961 年 10、11 期)
灌　　《〈水浒传〉的明代用语》(《语文园地》1983 年 4 期，广西)
灌　　《中古白话及其训诂的研究》(《天津师大学报》1983 年 5、6 期)灌《略论方言、方俗对训诂的作用》(《人文杂誌》1982 年 2 期)
灌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斠补》(《中国语文》1983 年 5 期)
灌　　《〈水浒传〉猤的助词地》(《中国语文》1958 年 6 期)
徐震堮：《〈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再补》(《华东师大学报》1958 年 1、2 期)
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北大学报》1980 年 5 期)
江蓝生：《敦煌写本〈燕子赋〉二种补校》(《关陇文学论丛》，1982 年)
灌《〈敦煌变文集〉校记补议》(《敦煌学辑刊》1984 年 1 期)
灌　　《望空便额别解》(《中国语文》1983 年 2 期)
灌　　《“影响”释义》(《中国语文》1985 年 2 期)
灌　　《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中国语文》1984 年 2 期)
龙　晦：《唐五代西北方言与敦煌文献研究》(《西南师院学报》1983 年 3 期，又见《敦煌歌辞总编》附载)
张涌泉：《敦煌变文校读释例》(《杭大学报》1987 年 1 期)
《敦〖ZK(〗煌变文校读释例》(《敦煌学辑刊》1987 年 2 期)
灌　　《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校勘拾零》(《兰州大学学报》1987 年 1 期)
洪　诚：《评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光明日报》1959 年 10 月 11 日)
王贞珉：《读增订本〈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文学遗产增刊》8 辑，1961 年)
灌　　《元人杂剧词语考释》(《文科教学》，1981 年 4 期)
灌　　《〈明代方言俗语资料汇编〉叙录》(《活页文史丛刊》第 5 辑，淮阴师专)
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光明日报学术简报》1962 年 8 月 4 日)
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 年 3 期)

张永言：《读〈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偶记》（《中国语文》1964 年 3 期）

蒋礼鸿：《古典诗歌词语研究的几个问题——评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国语文》1960 年 4 期）

于夏龙：《敦煌变文是字用法分析》（《中国语文》1965 年 4 期）

曾锦漳：《〈汉将王陵变〉校记》（香港《浸信会学院学报》4 卷， 1977 年 7 月）

刘 坚：《语词杂说》（《中国语文》1978 年 2 期）

蒋礼鸿：《古代白话文献简述》（《语文研究》1982 年 1 期）

蒋礼鸿：《〈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中国语文》 1982 年 5 期）

蒋礼鸿：《关於〈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考释》（《中国语文》1964 年 3 期）

蒋礼鸿：《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运用》（《中国语文》1981 年 6 期）

《〈建炎以来繫年要录〉里的白话资料》（《中国语文》 1985 年 1 期）

陈治文：《敦煌变文词语校释拾遗》（《中国语文》1982 年 2 期）

《〈刘知远诸宫调〉校读》（《中国语文》1966 年 3 期）

蒋礼鸿：《再谈“望空便额”奘的“望空”》（《中国语文》1987 年 2 期）

李日辉：《〈敦煌变文集〉量词重叠的语法分析》（《延安大学学 报》1982 年 4 期）

张金泉：《重版〈敦煌变文集〉试议》（《杭大学报》1982 年 4 期）

蒋礼鸿：《变文假借字谱》（《杭大学报·古籍研究所论文专辑》1984 年 6 期）

蒋礼鸿：《唐民间诗韵——论变文诗韵》

蒋礼鸿：《校勘变文当明方音》（《1983 年全国敦煌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史遗书编下册）

赵金铭：《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中国语文》1979 年 1 期）

周绍良：《读变文札记》（《文史》第 7 辑，1979 年）

潘重规：《敦煌变文集四兽因缘订正》（《大陆杂志》59 卷 4 期，1979 年 10 月，台北）

《变文〈双恩记〉校录》（《幼狮学志》16 卷 1 期，1980 年）

潘维规 杨天戈：《敦煌变文和〈景德传灯录〉中了字的用法》《敦煌变文了字综合研究之二》（《语言论集》第 1 集，1980 年）

周光庆：《敦煌变文释词》（《中国语文通讯》1981 年 2 期）

张传勇：《敦煌变文破读示例》（《语言研究》1983 年 1 期）

李思明：《〈敦煌变文集〉中的量词》（《安庆师院学报》1983 年 1 期）

祝敏彻：《敦煌变文中一些新生的语法现象》（《社会科学》1983 年 1 期，甘肃）

灌《敦煌变文中的几个行为动词——穿丶走丶行李丶去》(《语文研究》，1984年1期)
韩　建：《敦煌写本〈庐山远公话〉初探》（《敦煌学辑刊》1983年创刊号）
李崇兴：《词义札记》(《中国语文》1983年5期)
李正宇：《释“耶没忽”》（《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
乐东甫：《词语释义商兑》（《中国语文》1984年1期）
刘凯鸣：《敦煌变文校勘辨补》（《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
《〈敦煌变文集〉变文阙文试补》（《敦煌学研究》，1984年）
《敦煌变文校勘补遗》（《敦煌研究》1985年3期）
《敦煌变文校勘复议》(《中国语文》1985年6期)
《敦煌变文校勘复议补遗》(《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1期)
《敦煌变文字义校释零札》（《文史》27辑，1986年）
灌　《方言俗语与方言俗语考本字》（《语文研究》1987年3期）
高　伟：《敦煌变文中的双音节副词》《敦煌学辑刊》1985年1期）
孙锡信：《“释什麼”商榷》(《中国语文》1985年3期)
刘瑞明：《“望空”补证》（《中国语文》1986年3期）
灌　《露柱·碌礡·卢都》（《文史》27辑，1986年）
灌　《王梵志诗校注辨正》(《中国语文》1985年6期)
灌《生缘试释》(《中国语文》1986年4期)
灌　《王梵志诗校注置辨》（《敦煌研究》1987年4期）
都兴宙：《敦煌变文词语札记》(《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1期)
杨　雄：《维摩诘经讲经文(S4571)补校》（《敦煌研究》1987年2期）
灌　《金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补校》（《敦煌研究》1987年4期）
蒋绍愚：《〈敦煌变文集〉上册补校》(《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HT5SS〗〖ZK)〗
灌　《〈王梵志诗校辑〉商榷》（《北大学报》1985年5期）
灌　《唐诗词语札记》(《北大学报》1980年3期)
《杜诗词语札记》(《语言学论丛》6辑，北大编)
蒋冀骋：《敦煌变文集校注拾遗》(《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2期)
王　锳：《敦煌变文点校献疑》（《杭大学报》1988年1期）
灌　《唐宋诗词语零札》(《中国语文》1982年1期)

《诗词曲语词释义补》（《中国语文》1983 年 2 期）
灋　　　《元曲通假字、俗语词考辨》（《中国语文》1982 年 4 期）
灋　　　《元明剧曲语释》（《文史》16 辑）
灋　　　《诗词曲语辞举例》（《中国语文》1978 年 3 期）
灋　　　《试论古代白话词语研究的意义与作用》（《文史》25 辑）
灋　　　《俗语词研究与戏曲校勘》（《中华文史论丛》1983 年 1 辑）
《诗词曲语词释义续补》（《中国语文》1984 年 3 期）
《〈太平广记〉语词释义》（《语言学论丛》14 辑，北大编）
《敦煌变文词义补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 1 期）
孙其芳：《敦煌词校勘浅谈》（《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175 期，此文有很多精辟的见解）
李行健等：《现代汉语方言词语的研究与近代汉语词语的考释》（《中国语文》1987 年 3 期）
周大璞：《敦煌变文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79 年 3 期）
《敦煌变文用韵续考》（《武汉大学学报》1979 年 4 期）
[日]盐见邦彦：《唐诗俗语新解》（未见）
许政扬：《宋元小说戏曲语释》（《南开学报》1964 年 5 卷 1 期，又：1979 年 1 期。按许氏文章很有分量。）
林昭德：《诗词曲语辞杂释》（《中国语文》1980 年 3 期）
李　申：《元曲词语今证》（《中国语文》1983 年 5 期）
张星逸：《关於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江海学刊》，1964 年 1 期）
灋　　　《补〈关於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中国语文》1965 年 5 期）
灋　　　《谈〖ZK(〗〈西厢记〉裻的词语解释》（《中国语文》1959 年 4 期）
王季思：《元剧中谐音双关语》《评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西厢〉五剧语法举例》、《翠叶庵读曲琐记》（以上均见《玉轮轩曲论》，中华书局，1980 年）
《如何打通古典戏曲语言这一关》（《文史知识》1984 年 12 期）
任二北：《元人博戏》、《元曲中方言》（以上均见《曲论》）
顾学颉：《元剧词语诠释举例》（《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 2 期）
张鹤泉：《小说词语误释辨误》（《中国语文》1985 年 5 期）灋
朱　星：《〈金瓶梅〉的词❷、语❷札记》（《河北大学学报》1982 年 1 期）

李法白：《〈水浒传〉却的词义初探》（《中国语文》1981 年 1 期）
张松顺：《〈儿女英雄传〉语❷释》（《中国语文》1981 年 5 期）
龙潜庵：《宋元词语札记》（《中国语文》1979 年 5 期）
潇　　《宋元词语集释题记》（《辞书研究》1981 年 2 期）
隋文昭：《〈醒世姻缘传〉词语注释商榷》(《中国语文》1988 年 4 期) 刘凯鸣：《〈醒世姻缘传〉注释匡议》（《中国语文》1988 年 4 期）
张永绵：《宋元市语初探》（《浙江师大学报》1988 年 1 期）
吕叔湘：《语法札记》（见《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
潇　　《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见《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
温公诩：《元人杂剧语词释义》（《中国语文》1980 年 3 期）
宋　商：《元曲词语札记》（《中国语文》1982 年 6 期）
张惠英：《吴语札记》（《中国语文》1981 年 6 期）
白维国：《〈小说词语汇释〉误释举例》（《中国语文》1981 年 6 期）
王学奇：《评王季思先生的〈西厢记〉注释》（《语文研究》1983 年 1 期）
孙楷第：《释“兀的”》（见《沧州集》下册）
余嘉锡：《莫须有》、《〈水浒传〉之俗语》（见《余嘉锡论学杂著》） 廖珣英、蓝立有：《〈刘知远诸宫调〉词语选释》（《中国语文》1980 年　第 1 期）
信应举：《〈王梵志诗校辑〉注释商榷》（《中国语文》1987 年 1 期）
[日] 松尾良树：《张锡厚校辑〈王梵志诗校辑〉》（日本《中国文学报》第 36 册）
周一良：《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北大学报》1984 年 4 期）
吕朋林：《王梵志诗点校拾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 年 4 期）潇

二、　为俗语词研究提供原始材料

或其中涉及俗语词问题的有关文献

◆ 这方面的资料极为繁夥，扬榷言之，举凡历代的诗词曲赋、小说、随笔、笔记、杂著、文集、释藏、道藏、语录、谣谚、碑帖、诏令、史书、子书、字书、韻书等等，其中均有不少可供采获的资料。为免杂乱无章，兹将上述资料分为七大类，每类各举若干种书籍，借窥全豹於一斑。

(一)文集、笔记、小说、随笔、杂著之属

西汉·刘向：《说苑》（所录《越人歌》，用汉字记音，并作了翻译。）

灋　《列女传》

西汉·王褒：《僮约》（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四二，中多俗语。）

东汉·王充：《论衡》（其中《自纪》尤多俗语词，殊费解。）

东汉·王符：《潛夫论》

东汉·桓谭：《新论》

东汉·应劭：《风俗通》（《三国志·王粲传》裴注谓《风俗通》“辞虽不典，世服其博闻”，又《後汉书·应劭传》云：“撰《风俗通》，以辨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後世服其洽闻。”不典，正说明了其中多方言俗语惜乎原书已佚，清严可均有辑佚，见《全後汉文》卷三六至四一。）

东汉·服虔：《通俗文》（已佚，清任大椿《小学钩沉》卷六至卷七有辑佚。）

晋·束　皙：《发蒙记》（《晋书》卷五一《束皙传》：“尝为《劝农》及《》诸赋，文甚鄙俗，时人薄之。”清·马国翰有辑本，中多晋时俗语。）

《饼赋》（见《北堂书钞》卷一四四，题作《汤饼赋》）

灋　《劝农赋》（见《艺文类聚》卷六五）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胡震亨谓此书“方言奇字，难复尽通”。信然。今人缪启愉有《齐民要术校释》，又有《元刻农桑辑要校释》。）

梁·宗　懔：《荆楚岁时记》灋

梁·任　昉浼：《奏弹刘整》（见《文选》卷四珮，中多俗语词。近人黄侃、吴世昌均有考释，分别见北师大《训诂研究》第1辑、《学林漫录》第5辑《罗音室读书笔记》。）

晋·王羲之、王献之杂帖（见《全晋文》，中多晋时口语，殊为费解，即句读亦难点断。）

晋·陆　云：《陆士龙文集》卷一珮

《书集》

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俗语词研究之最重要文献，刘孝标的注亦同等重要近人余嘉锡、徐震有NC838浼各有笺疏、校笺之作。）

灋　《幽明录》〖HT5SS〗（旧传为刘义庆所作。）

晋·干　宝 ：《搜神记》（原书已佚，今所见20卷本，是明代胡元瑞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中辑录而成的。中华书局版汪绍楹校点本最好。）
晋·葛　洪：《抱朴子》（今人王明有《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
晋·葛　洪：《西京杂记》
晋·王　嘉：《拾遗记》（齐治平点校本，中华书局版）
晋·张　华：《博物志》（今人范宁有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
晋·陶　潛浼：《搜神後记》（作者不详，旧题陶潛撰，汪绍楹有校注，中华书局版。）
梁·萧　绎：《金楼子》（中多六朝口语词）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今人王利器有《颜氏家训集解》，搜集资料颇为详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明·张　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之《王右军集》、《王大令集》。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
周楞伽辑注：《殷芸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余嘉锡辑：《殷芸小说》（见《余嘉锡论学杂著》）
任二北编：《优语录》
王利器编：《历代笑话集》（笑话、优语之中，颇存古之俗语词）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集释》（此书校、注均较善，注语後之附录尤切实用。）
鲁迅辑：《古小说钩沉》（见於《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1973年版，包括汉魏六朝小说25种。）
《唐宋传奇集》灋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包括唐人小说37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
唐·谷神子：《博异志》（中华书局，1980年）
唐·薛用弱：《集异记》（同上）
唐·张　鷟：《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
灋《游仙窟》（有川岛点校本，汪辟疆校录本。日人对此书很重视，有专门论著多种。此书中俗语词特多，很值得研究。）
灋　《龙筋凤髓判》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 遗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唐·韩　愈：《昌黎集》（四部丛刊集部）
唐·李　肇：《国史补》

唐·高彦休：《阙史》湩

唐·张　固：《幽冇NB15F浼鼓吹》

唐·刘　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 年)

唐·孟　棨浼：《本事诗》湩

唐·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湩

唐·赵　璘浼：《因话录》

唐·范　摅：《云溪友议》

唐·孙　棨浼：《北里志》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此书为唐人笔记中之白眉，中华书局，1981 年。)唐·苏　鹗：《苏氏演义》

唐·刘　餗：《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 年)

唐·李商隐：《义山杂纂》(宋·苏轼、王君玉有续作，中多俗语词，殊费解。)唐·封　演：《封氏闻见记》

唐·颜师古：《匡谬正俗》(这是一部重要的训诂学著作，对俗字俗言亦有所考辨。)

唐·李　冗：《独异志》(中华书局，1983 年)

唐·张　读：《宣室志》(同上)

唐·李匡乂：《资暇集》

唐·韦　绚：《刘宾客嘉话录》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五代·陈　□：《葆光录》

五代·何光远：《鉴戒录》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宋·王　谠：《唐语林》(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 年)

宋·刘　斧：《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宋·张端义：《贵耳集》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 年)〖HT5SS〗

宋·刘昌诗：《芦浦笔记》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宋·袁　文：《甕牖閒评》(原书已佚，此为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者。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重印本。)

宋·佚　名：《南窗纪谈》
宋·王君玉：《国老谈苑》灌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中华书局，1985 年）
宋·朱　？：《萍州可谈》
宋·杨　时：《杨龟山先生集》
宋·王明清：《挥麈录》（《馀话》卷二有王俊首岳飞状，中多俗语词。）
宋·李　侗：《李延平先生文集》灌
宋·苏　轼：《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 年）
宋·赵与旹：《宾退录》（卷六载路德延《孩儿诗》及张师锡《老儿诗》，多俗语词。）
宋·庄　绰：《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 年）
宋·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 年）
宋·王𬤇之：《渑水燕谈录》（同上）
宋·岳　珂：《桯史》（中华书局，1981 年）
宋·陆　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 年）
宋·吴自牧：《梦粱录》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邓之诚注本，中华书局，1982 年）
宋·罗　烨：《醉翁谈录》
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
宋·周　密：《齐东野语》
灌　　　　《武林旧事》（西湖书社，1981 年）
　　　　灌《癸辛杂识》灌
　　　　《南宋市肆记》
宋·周　煇：《清波杂志》
宋·佚　名：《西湖老人繁胜录》
宋·马永卿：《懒真子》
宋·吴　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宋·徐　度：《却扫编》
宋·朱　翌：《猗觉寮杂记》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
宋·杨万里：《诚斋集》

宋·楼　钥：《攻媿集》（内载《姜氏上梁文跋》，多俗语。）

宋·洪　迈：《容斋随笔》（此书为宋人笔记中之白眉。其中卷二“隔是”条，卷三“俗语有所本”条，卷四“宁馨、阿堵”条，《五笔》卷一“俗语有所本”条，均为讨论俗语词之作。）

《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HT5SS〗〖ZK)〗

宋·沈　括：《梦溪笔谈》（今人胡道静有《梦溪笔谈校证》，其中卷四八收有《乙卯入国奏请》，多俗语词。）瀗

宋·王　銍：《默记》

宋·赵令畤：《侯鲭录》

宋·程大昌：《演繁露》

宋·王　：《野客丛书》（中华书局王文锦校点本，卷二九“俗语有所自”条，指出俗语 50 条，指明其出处。）

宋·王观国：《学林》（中华书局 1988 年田瑞娟校点本，卷四“方俗声语”条讨论了 11 个俗语词：夥颐、嚄、去、些、爹、？？、圯、侬、欸乃、何居。）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

宋·朱　弁：《曲洧旧闻》

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书中记有较早的一首吴歌）

宋·张　耒：《明道杂志》

宋·佚　名：《艾子杂说》

宋·丁　谓：《丁晋公谈录》

宋·王　巩：《闻见近录》

瀗　《随手杂录》

宋·范成大：《吴船录》

宋·沈　遘：《沈文通集》

宋·陈世崇：《随隐漫录》

宋·叶梦得：《玉涧杂书》

宋·曾三异：《同话录》

宋·孟　珙：《蒙鞑备略》瀗

宋·晁补之：《鸡肋集》、《续谈助》瀗

宋·方　勺：《泊宅编》（中华书局，1983 年）

宋·何　薳：《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 年）
宋·苏　辙：《龙川略志》、《龙川别志》（中华书局，1982 年）
宋·张世南：《游宦纪闻》（中华书局，1981 年）
宋·李心传：《旧闻证误》（中华书局，1981 年）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 年）
宋·蔡？？：《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 年）
宋·魏　泰：《东轩笔录》（中华书局，1983 年）
宋·邵　博：《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 年）
宋·费　衮：《梁冇NB32F逸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元·吴　澄：《吴文正公集》
元·许　衡：《许文正公遗书》
元·王仲晖：《雪舟脞语》
元·杨　：《山居新话》潅
元·盛如梓：《庶斋老学谈丛》
元·王　恽：《秋涧先生大全集》
元·李　冶（一作李治）：《敬斋古今黈》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80 年）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五“委巷丛谈”载市语 40 馀条，极有价值。）
明·谢在杭：《五杂组》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此书为明人笔记之白眉）
明·刘　基：《诚意伯文集》（卷首“遇恩录”多俗语）
明·焦　竑浼：《焦氏笔乘》（此书为明人笔记中之佼佼者，其中卷五解“阿堵”、“宁馨”二词，甚中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明·陈维儒：《枕谭》潅
明·郎　瑛：《七修类稿》潅
明·余纪登：《典故纪闻》
明·张　萱：《疑耀》潅
明·陈　沂：《询蒭录》潅
明·钱谦益：《牧斋初学集》潅

明·沈　榜：《宛署杂记》

明·俞　弁：《山樵暇语》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四“诂笺九”讨论唐诗中的若干俗语词）

明·沈德符：《万曆野获编》

明·叶　盛：《水东日记》瀍

明·福　格：《听雨丛谈》瀍

清·蒲松龄：《日用俗字》(见《蒲松龄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清·刘家谋：《操风琐录》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

清·顾炎武：《日知录》

清·阎若璩：《潛邱札记》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卷五多讨论俗字俗语)

清·孙志祖：《读书脞录》

清·梁玉绳：《瞥记》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此书内容甚丰富，卷五“代写书”条，记有若干俗语词，甚有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瀍

清·桂　馥：《札朴》（内载“乡言正字”，可参）

清·褚人瀨：《坚瓠集》

清·郝懿行：《证俗文》释阿堵、宁馨；《晋宋书故》释《晋书》、《宋书》中的词语40条，包括宁馨、阿堵、乾没等。(此二书质量均较高，为同类著作中之翘楚。)

清·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一珮“玉雨淙释谚”多俗语材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清·李光庭：《乡言解颐》(中华书局，1982年)瀍清·曾廷枚：《古谚闻谭》

清·王有光：《吴下谚联》(同上)

清·俞　樾：《茶香室丛钞》

清·文廷式：《纯常子枝语》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

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

邓之诚：《骨董琐纪全编》

蒋礼鸿：《义府续貂》（此书考释了不少俗语词）
董遵章：《元明清白话著作中山东方言例释》（山东教育出版社，198
5年）

附：笔记小说总集

宋·李 昉等：《太平广记》（凡500卷，引书475种，为俗语词之渊薮，极有价值。）瀍
宋·曾 慥：《类说》
明·陶宗仪：《说郛》〖HT5SS〗（张宗祥校补本最善）
明·陆 楫：《古今说海》
《笔记小说大观》
《稗海》瀍
《五朝小说》瀍
《旧小说》（民国吴曾祺编）
《说库》瀍
《说人谈荟》瀍
《古今逸史》瀍
《历代小说》
明·冯梦龙：《古今谈概》瀍
明·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
瀍瀍

附：有关书目

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程毅中：《古小说简目》（中华书局，1981年）
李宗为：《唐人传奇》附录：《今存主要作品创作年代简表》、《明清丛书所收传奇作品简表》、

(二)诗、词、曲、诗话、词话、曲话、白话小说之属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
《全唐诗》（其中王绩、白居易、韩愈、卢仝、寒山、拾得诗中俗语较多。）

《全唐诗外编》（中华书局，1982 年。其中二编《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收佚名诗 59 首，马云奇诗 13 首，三编收王梵志诗 111 首，四编卷 2 收王梵志、寒山等人诗若干首，中多唐代白话词❷，甚费解）
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 年。搜集资料颇详备，且编有索引，检索方便。但随便改字，又不说明，为一大缺点。注释亦多谬误）
唐圭璋：《全宋词》(其中黄庭坚、晁元礼、曹组三家词多有俗语)灌
张璋 黄畬：《全唐五代词》(该书卷七有《敦煌词》一卷，综合了王重民 任二北、饶宗颐三家成果。)
宋·曾 慥：《乐府雅词》灌
宋·邵 雍：《伊川击壤集》灌
宋·苏 轼：《苏轼诗集》灌
《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分类东坡诗(四部丛刊集部)
宋·陆 游：《剑南诗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校注本，1985 年)
金《刘知远诸宫调》
金《西厢记诸宫调》
《天 遗事诸宫调》(元·王伯成撰，朱禧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
《全诸宫调》(刘知远 西厢记 天 遗事)朱平楚辑录点校，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年)灌
集评校注《西厢记》(王季思校注，张人和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董解元：《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
元·燕南芝庵：《唱论》
元·杨铁崖：《铁崖乐府》
明·徐 渭：《南〖ZK(〗词叙录》（附“俗说”70 条，为考释俗语词之作)
明·凌濛初：《西厢王本解证》
明·朱 权：《太和正音谱》
明·闵遇五：《五剧笺疑》
明·王骥德、徐渭：《古本西厢校注》
明·汤显祖：《评董西厢》
明·罗懋登：《重校北西厢》
《汤显祖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
《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
隋树森：《全元散曲》
凌景埏 、谢伯阳：《全清散曲》
明·沈 璟 ：《南九宫十三调曲谱》
清·李 渔：《闲情偶寄》
明·臧懋循：《元曲选》
《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 年）
《古本戏曲丛刊》
《六十种曲》（中华书局，1958 年）
《孤本元明杂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 年）
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 年）
《词林摘艳》
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元·杨朝英选，隋树森校订， 中华书局，1987 年）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元·杨朝英选，隋树森校订，中华书局 1987 年）
《梨园按试乐府新声》（元·无名氏选辑，隋树森校订，中华书局，1987 年）
明·冯梦龙：《山歌》、《掛枝儿》、《夹竹桃》
清·华广生：《霓裳续曲》、《白雪遗音》（以上五种均见《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其中《山歌》记录吴语方言词 350 个左右，不易读懂。）
清·招子庸：《粤讴》瀍
清·李调元：《粤风》〖HT5SS〗（此为壮族有ND059兔 僮歌集）
清·蒲松龄：《聊斋俚曲集》（见《蒲松龄集》第 3、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太平乐府》
《乐府群玉》
吴音弹词：《三笑姻缘》瀍《玉蜻蜓》瀍《珍珠塔》
宋·胡 仔：《苕溪渔隐丛话》（此书为历代诗话之白眉)瀍
宋·刘 攽：《刘贡父诗话》
宋·黄 彻：《? ？ 溪诗话》瀍
宋·杨 偍：《古今词话》

《历代诗话》
明·王骥德：《曲律》
清·李调元：《剧话》
清·毛奇龄：《西河词话》
王国维：《古剧角色考》
戴望舒：《小说戏曲论文集》瀗
姚　华：《菉猗室曲话》瀗
王季思：《玉轮轩曲论》、《西厢记校注》
钱南扬：《元本琵琶纪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白话小说

《敦煌变文集》中《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唐太宗入冥记》、《韩擒虎话本》瀗
《京本通俗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
明·洪 ：《清平山堂话本》（洪有〗编，谭正璧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又 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谭正璧校本）
《新编五代史平话》
《七国春秋平话》（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HT5SS〗瀗
《三国志平话》（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
《雨窗集》（1939 年马隅卿影印本）
《水浒传词话》
《大唐秦王词话》
《十段锦词话》
《三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平妖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三遂平妖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瀗
《檮杌閒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大宋宣和遗事》
《全相平话五种》
《古今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
《熊龙峰四种小说》（王古鲁搜录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三刻拍案惊奇》(明·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张荣启点校，北大出版社，1987年)

《醒世姻缘传》(齐鲁书社，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亦有印本，两种均有删节不便研究。又有童万周校注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清·文　康：《儿女英雄传》(西湖书社，1982。此书用北京话。)

清·陈　森：《品花宝鉴》

清·石玉崑：《七侠五义》(北京话)

清·李百川：《绿野仙踪》(程匡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清·夏敬渠：《野叟曝言》

清·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上海话)

清·张春帆：《九尾龟》(上海话)

清·邹必显：《飞跎全传》(扬州话)

明·东鲁古狂生：《醉醒石》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

《水浒全传》(新校新注本，全三册，李泉、张永鑫校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

《西游记》(新校注本，朱彤、周中明校注，吴小如审订，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

《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古本平话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金瓶梅词话》(山东鲁南方言)

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

姚灵犀：《瓶外卮言》(中有《金瓶小札》，释《金瓶梅》词语颇夥。)

《龙图耳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清末·张南庄：《何典》(北部吴语，俗语词特多，极有研究价值。)

附：有关书目及参考书瀧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

胡　适：《白话文学史》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

(三)史地、碑帖之属

《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中颇有俗语词）

《越绝书》（东汉·袁康撰。多有少数民族口语词）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撰 ）

《华阳国志》（东晋·常璩）

《三国志》（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裴注徵引魏晋人著作多至200馀种，堪称宏富，中多六朝口语词，极有价值。卷一一裴注解释“瓜牛庐”一词，即最早考释俗语词之例。）灌

《水经注》（北魏·郦道元撰。此书有极丰富的语言材料，惜尚未有人认真地加以研究。）

《後汉书》（刘宋范晔撰，其中有不少口语词，又有少数民族语，如《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远夷乐德歌与远夷怀德歌，有夷语与华言的对照。又卷二四《马援传》载援与杨广书，卷五二《崔烈传》，均有俗语资料。）

《宋书》（梁·沈约撰，中多六朝口语词。如卷五三《庾炳之传》，卷五六《孔琳之传》、卷六二《王微传》、卷六九《范晔传》、卷七二《始安王休仁传》载刘彧《与方镇及大臣诏书》、卷八三《吴喜传》、卷九五《索虏传》，均有俗语资料。参赵翼《廿二史札记》“宋书多徐爰旧本”条。）

《南史》（唐·李延寿撰。卷四九《刘怀珍传》附刘霁传，诏霁著《释俗语》八卷，当是较早的俗语研究专著。）

《北史》（唐·李延寿撰。按：南北史多采“小说短书”，即杂史，故多口语资料。如《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杨愔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崔？？？传》、《王昕传》、《王晧传》、《祖珽传》、《魏收传》、《隋宗室诸王》、《艺术下·徐之才传》、《恩幸传》等，均多口语资料。又卷五七《周宗室》载护母与护书，极多口语词。）

《魏书》（北魏·魏收撰。卷九七《刘裕传》有口语词）

《南齐书》（南齐·萧子显撰）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卷九《胡后传》、卷三四《杨愔传》、卷三九《祖珽传》、卷五《恩倖·高阿那肱传》多口语。）

《十六国春秋》（北魏·崔鸿撰）、《隋书》80 卷、《齐志》90 卷（北齐王劭撰。按：此二书已佚。据唐·刘知几《史通》卷六《言语》云：王劭《齐志》多存方言世语。又《北史》卷三五《王劭传》亦云：王劭撰《隋书》80 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及委巷之言；又撰《齐志》20 卷，文词鄙野，骇人视听。可惜二书已佚，不然必能为俗语词研究提供甚多资料。）

《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撰。今人周祖谟、范祥雍各有校注本。）

《梁书》（唐·姚思廉撰）

《陈书》（唐·姚思廉撰）

《晋书》（唐·房玄龄等撰。前人讥《晋书》"好 采诡语碎事，以广异闻"，从俗语词的研究角度看，这一点正是它的长处。卷四三《王衍传》收阿堵、宁馨、何为；卷九五《艺术·佛图澄传》载羯语"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卷四七《傅咸传》载杨济与咸书；卷五三《愍怀太子传》载太子与妃书；卷一一四《苻坚传下》载赵整歌，均可注意。卷九二《文苑·王沈传》载沈作《释时论》，中有若干联绵词，甚费解。）

王隐《晋书》（已佚。前人讥其文词鄙拙，语见《晋书》卷八二《王隐传》，正说明书中多用方言口语，惜已不传，否则必为俗语词研究的最佳资料。）

《周书》（唐·令狐德芬/木撰）

《隋书》（唐·魏徵撰）

《旧唐书》（五代·刘昫撰。此书为研究唐代俗语词者所必读。从俗语词的角度看，《旧唐书》的价值远过《新唐书》。参《廿二史札记》卷一六"旧唐书源委"条。）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撰，原本已佚，此为清人从《永乐大典》所辑。赵翼谓薛史皆本各朝实录为稿本，正因此，本书在俗语词研究上的价值远过《新五代史》。）

《宋史》（元·脱脱等撰）

《辽史》（元·脱脱等撰。书末附《国语解》，解称若干译语，甚有用。）

《金史》（元·脱脱等撰）
《金国语解》（元·脱脱等撰）
《国语类记》（元·张大卿）
《元史》（明·宋濂等撰）
《五代会要》（宋·王溥）
《桂海虞衡志》（宋·范成大）
《元朝秘史》
唐·刘知几《史通》（重点看卷一七《杂说中》）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等撰，元·胡三省注。胡注中有不少语言材料。）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编。卷二六五载沈约《乙卯入国奏请》，多口语词。）
《建炎以来年要录》（宋·李心传撰。卷一四三"王俊首岳飞状"，较多口语。参刘坚《建炎以来年要录的白话资料》一文，《中国语文》1985 年 1 期。）
灌
《三朝北盟会编》（宋·徐梦莘编。内载赵良嗣《燕云奉使录》、马扩《茆斋自叙》、郑望之《靖康城下奉使录》、李若水《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邓洵武家传》、范 仲熊《北记》、王绘《绍兴甲寅通和录》，多俗语词。）
南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皇明诏令》（二十一卷，卷三洪武年间的《戒谕武臣敕》《谕武臣恤军敕》《戒谕管军官敕》、《御制军人护身敕》；卷五永乐七年《谕天下武臣敕》；卷二十一嘉靖十八年的《宣谕承天府百姓》等口语程度较高。参阅江蓝生《〈皇明诏令〉里的白话 令》，《语文研究》1998 年第 3 期。）

明·李　实：《北使录》灌
明·哈　铭：《正统临戎录》
明·袁　彬：《北征事略》
明　人：《纪录汇编》
清·赵　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 年）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八"五代俗字俗语"）
冯承钧、蔡美彪辑：《元代白话碑》
陈　垣：《元典章校补》
清·王　昶：《金石萃编》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漧
张　钫：《千唐志斋藏志》
《淳化阁法帖》
宋·刘项庄：《法帖释文》
宋·陈与义：《法帖释文刊误》
清·徐朝弼：《淳化阁帖释文》
清·王　澍：《淳化秘阁法帖考证》
宋·曹士冕：《法帖谱系》漧
宋·许　开：《二王帖评释》漧
宋·董 NC744浼：《广川书跋》
清·姚　鼐：《惜抱轩法帖题跋》
陈叔通校，林志钧撰：《帖考》
清·鲁一同：《王羲之年谱》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洪丕谟点校，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宋·黄伯思：《东观馀论》
宋·岳　珂：《宝真斋法书赞浼》漧
岑仲勉：《唐史馀渖》(卷四《杂述》"乍可""隋唐时俗语"各条)漧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此书考证魏晋南北朝俗语词甚夥，为研究汉魏六朝词❷最有成果的著作。)

(四)释藏、道藏、禅宗语录之属

东汉时所译佛经（据《大正藏》，东汉佛经有不下96种，但有真伪之别，须加辨别。据荷兰汉学家许理和考证，有29篇是可靠的，这29篇的篇目见许氏所撰《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口语成分》一文之附录。北大《语言学论丛》第14辑，蒋绍愚译。)
《阿闍世王经》（东汉·支娄迦谶译）
《禅行法想经》(东汉·安世高译)
《成具光明定意经》（东汉·支曜译）
《中本起经》（昙果共康孟详译）

《修行本起经》（竺大力共康孟详译）
《太子瑞应本起经》(吴·支谦译)
《贤愚经》（北魏·慧觉等译）
《杂宝藏经》（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
《百喻经》（南齐天竺三藏求那毗地译）
《太子须大拏经》（西秦沙门圣坚译）
《大庄严经论》(姚秦·鸠摩罗什译)
《六度集经》（吴·康僧会译）
《佛本行集经》(隋·阇那崛多译)
《历代法宝记》
《出三藏记集》瀍敦煌本《六祖坛经》瀍
郭　朋：《坛经校释》瀍
　　　　《坛经对勘》
瀍　　　《坛经导读》
唐·道世：《法苑珠林》瀍
慧　皎：《高僧传》瀍
道　宣：《续高僧传》
敦煌本《神会和尚遗集》(胡适校本)
神　会：《南朝和尚问答杂徵义》（旧称《神会录》）
《祖堂集》(南唐招庆寺静、筠二禅德编著，台湾广文书局据日本花园大学图书馆藏高丽③刻本影印)
《碧巖录》(宋·重显颂古，克勤评唱)
《虚堂集》(宋·子淳颂古，元·从伦评唱)
宗杲：《大慧书》(日本荒木见悟编译，见《禅の语录》第 17 册，东京，筑摩书房，1969 年，也收入《大正藏》）
《古尊宿语录》(明·万▯年间刻本)
《景德传灯录》(四部丛刊三编子部）〖
《天圣广灯录》(涵芬楼影印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乙，第 8 套)瀍
《建中靖国续灯录》（同上，第 9 套)
《嘉泰普灯录》(同上)

《五灯会元》（宋·普济编，中华书局，1984 年。此书为禅宗语❷之渊薮，有许多词至今不可解。值得研究。）
《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大正藏》第 47 册）
《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同上）
《洞山悟本禅师语录之馀》（同上）
《瑞州洞山良价 禅师语录》（同上）
《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同上）
《云门匡真禅师广录》（同上）
《潭州沩山灵祐禅师语录》(同上)
《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语录》（同上）
《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同上）
《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同上）
《黄龙慧南禅师语录》（同上）
《杨岐方会和尚语录》（同上）
《法演禅师语录》（同上）
《明觉禅师语录》（同上)灌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同上）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同上）
《密庵和尚语录》(同上)
《虚堂和尚语录》（同上）
《禅宗永嘉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 2 卷第 4 册，中华书局，1983 年)
《永嘉证道歌》（同上）
《楞伽师资记》（同上）
《五家正宗赞鈋》(涵芬楼影印日本续藏经第 1 辑第 2 编乙，第 8 套)
《大光明藏》(同上第 10 套)
《禅林僧宝传》（同上）
《僧宝正续传》（同上）
《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同上）
宋·雪窦明觉禅师：《颂古集》《拈古集》(《柳田圣山主编《禅学丛书》之三《四家语录》《五家语录》）

［日］《诸录俗语解》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此书有不少唐代俗语词。）

晋·法显：《法显传》（又名《佛国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有《法显传校注》，1985 年）

《释氏要览》《大唐西域记》(唐·玄奘著，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慧立、彦悰撰。中华书局 1983）

《罗湖野录》（宋·释晓莹）

《林间录》(宋·释慧洪)

《云笈七签》(宋·张君房)

《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 年)

《真诰》(梁·陶宏景撰)

《二程语录》（见《河南程氏遗书》）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 年)瀍

《上蔡语录》(宋·谢良佐)

《陆象山语录》（见《象山先生集》）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 年)

附：有关的目录书

陈　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吕　澂：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瀍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瀍

《隋唐佛教史稿》

瀍　　《康复札记》(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许地山：《佛藏子目引录》（哈佛燕京学社）

郭　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

《隋唐佛教》(同上)

(五)字书、韵书、辞书、类书、会话书及俗语词杂著之属

《说文》

《方言》

《广雅》

《玉篇》

《俗书证误》(隋·颜慜楚)

《干禄字书》(唐·颜元孙)

《五经文字》(唐·张参)

《九经字样》(唐·唐玄度)

《汉隶字源》(宋·娄机)

《隶释》、《隶续》(宋·洪适)

《隶辨》(清·顾蔼吉)

《草字❷》(清·石梁)

《草字编》 (洪钧陶编)

《佩 觿》(宋·郭忠恕》潅

《汗 简》(宋·郭忠恕》潅

《唐宋俗字谱》(日·太田辰夫)

《宋元以来俗字谱》(刘复)

《碑别字新编》(秦公)

《六朝别字记》(清·赵之谦)

《六朝碑别字》(罗振玉、罗振? ? ?)

《瀛涯敦煌韵辑》卷二四《俗字谱》潅

《敦煌俗字谱》(台湾·潘重规)

《古今注》(晋·崔豹)

《纂要》(梁·梁元帝)

《释常谈》潅

《续释常谈》(宋·龚养正)

敦煌本: 《千字文》

潅 《字宝碎金》(《敦煌掇琐》, 见《瀛涯敦煌韵辑》)

潅 《俗务要名林》(《敦煌掇琐》)

《集韵》〗(此书收录俗语词甚多, 有极大利用价值)

《广韵》

《篇海》

《龙龛手镜》（辽·释行均撰。钱大昕谓“《龙龛手镜》多收鄙俗之字”，这一点正是它的可贵之处。）

《华夷译语》（明·火原洁编撰，见《涵芬楼秘笈》。记录的是蒙古语，没有民族文字。分为 17 个门类，收词 844 个。参《文物》1981 年第 2 期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一文。）

《孝经直解》（元·貫云石）

《俗用杂字》（明·焦竑）

《俗用杂字》（明·陈士元，见《古俗字略》卷七）

《俗呼山录》（明·李翊）

《俗言》（明·杨慎）

《蜀语》（明·李实）

《越言释》（清·茹敦和）

《越谚》（清·范 寅）

《绮谈市语》（宋·陈元靓撰，见《事林广记》续集卷八）

《客座赘语》（明·顾起元）

《墨娥小录》（明人编。据郭正谊考证，此书可能是元末明初辑录的稿子，後来流传到吴健手中，吴健把它整理补充出版，内载《市语声嗽》、《行院声嗽》，多市井口语。参看《化学通报》1978 年第 4 期《明代〈墨娥小录〉中的化学知识》一文。）

《金陵六院市语》（明人编）

《事林广记》（宋·陈元靓编，内有《蒙古译语》一卷，见续集卷八）

《方言别录》（民国张慎仪撰，张永言校本）

《蜀方言》（同上）

《续方言新校补》（同上）

《方言据》（明·岳元声）

《方言据》（明·魏浚）

《方言类聚》（明·陈与郊）

《事物纪原》（宋·高承）

《山堂肆考》（明·彭大翼）

《老乞大谚解》（见《奎章阁丛书》，著者及成书年代均无记载，据今人研究，成书当在元朝末年。）

《朴 通事谚解》

《通雅》（明·方以智撰，此书内容极为博大，梁启超曾誉为“近代汉语之第一部著作”。）

《通俗编》（清·翟灏）

《恒言录》（清·钱大昕）

《异语》（清·钱坫）

《恒言广证》（清·陈鱣）

《越语肯綮录》（清·毛奇龄）

《方言藻》（清·李调元）

《吴下方言考》（清·胡文英撰。此书质量较高，为同类著作中之佼佼者。）

《直语补证》（清·梁同书，见《频罗庵遗集》）

《日贯斋说》（同上）

《通俗常言疏证》（清·孙锦标）

《方言字考》（清·谢濬）

《日用俗字》（清·蒲松龄，见《蒲松龄集》）

《江湖切要》（清·卓亨子删订）

《江湖通用切口摘要》（唐再丰编订，附《鹅幻戏法图说》後）

《 曲明春》（傅芸子《东京观书记》，谓在日本京都见《万曲明春》一书，简称《大明春》，每页分为三层，中层卷一卷六为汇选江湖方语，皆明代江湖上之隐语。

《切口大辞典》（胡汉痴编，民国13年，上海东陆图书公司出版）

《证俗文》（清·郝懿行）潅

《晋宋书故》（同上。以上二书质量较高，为前人研究俗语词之最有成就者，收词40个。）

《泾县方言》（近人胡朴安）

《广州语本字》（詹宪慈）

《客方言》（罗翽云）

《新方言》（章炳麟）

《一切经音义》（慧琳100卷本，玄应25卷本，为研究佛典及俗语词最重要之工具书。）

《翻释名义集》

《悉昙字记》灌
《万象名义》灌
《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 年)
日本汲古书院刊《明清俗语辞书集成》
日本上野图书馆收藏手钞本《金瓶梅难词难句解》
[日] 望月信亨编，塚本善隆增订《佛教大辞典》
唐礼言集《梵语杂名》
唐代僧人编《唐梵两语双对集》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

(六)敦煌文书之属

敦煌文书殊为繁夥，这里仅开列与俗语词研究最为切要者若干种。读者如欲知其详，可参观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附录三《敦煌书目》。

《敦煌掇琐》(刘复，1925 年)
《敦煌变文集》(向达等，1957 年)
《敦煌变文汇录》(周绍良，1955 年)
《敦煌杂录》(许国霖)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许国霖)
《敦煌曲子词集》(王重民，1950 年)
《敦煌曲校录》(任二北，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 年)
《敦煌曲初探》(任二北)
《敦煌歌辞总编》(任二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敦煌变文论文录》(周绍良、白化文编，末附《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
《敦煌杂钞》(罗振玉，载《边疆丛书》甲集第 6 册)
《王梵志诗校辑》(张锡厚，中华书局，1984 年)
《敦煌资料》(已出第一辑)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见《全唐诗外编》第 2 编)
《补全唐诗拾遗》(王重民，见《中华文史论丛》1981 年 4 辑)
《敦煌曲》(饶宗颐，1971 年)
《敦煌零拾》(罗振玉，1924 年)

《敦煌变文集新书》(潘重规)
《鸣沙石室佚书》(罗振玉)
《敦煌学论文集》(姜亮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莫高窟年表》(姜亮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瀛涯敦煌韵辑》(姜亮夫，上海图书公司，1955年)
《敦煌遗书论文集》(王重民，中华书局，1984年)
《敦煌古籍叙录》(王重民，中华书局，1979年)
[日]太田辰夫：《敦煌出土佛典的口语资料目录》
[日]金冈照光：《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

(七)近人专著中涉及俗语词研究者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
孙楷第：《沧州集》瀗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瀗
钱南扬：《汉上宧文存》(内载《市语汇钞》)
王季思：《玉轮轩曲论》
戴望舒：《小说戏曲论集》
蒋礼鸿：《义府续貂》
许政扬：《许政扬文存》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张远芬：《金瓶梅新证》(内有《金瓶梅词语选释》)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

附：
[日]佐藤晴彦：《日本发表的近代汉语研究文献编年目录》

(八) 杂类

谶书(《後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尹敏》，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後生”云云，可证谶书中多有俗字俗言，颇可注意。明·孙瑴所著《古微书》，是把群书中所引述的已亡之汉世谶纬辑录出来，自成一书，可参观。)

1988年2月28日晚完稿

後　　记

◆　我学习和研究训诂学是从一九六一年大学毕业後开始的，讲授训诂学课，则始於一九八劈年。当时只写了一个简略的提纲，按照提纲临时编排一些内容，讲给学生。一九八二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高校训诂学教材编写经验交流会，把这个提纲带了去，居然谬承与会同志们的褒誉，要我在大会上谈了自己的所谓治学经验，这对我自然是莫大的鼓舞。尔後，这个提纲在教学过程中又不断地修订补充，算来已不止三易其稿了(如果“三”字不作虚数理解的话)。但当时因忙於其他工作，并没有想到要把它写成一本书。感谢周秉钧老先生，他在接受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约请他主编《古汉语学习丛书》的任务後，提议《训诂学》这个分册由我来写。虽然自知个人的学力远不足以著书立说，但周先生的盛意是难乎推却的，我只好欣然承诺了。在写作过程中，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两件事：一是要有独创性二是要有实用性。为什麽要有独创性呢?因为迄今为止，已出和将出的训诂概论性质的书大约不下十几种，假如拙著只是因循旧说，略无创新，那就应该拉杂摧烧之，何必加以出版，既消耗纸张，又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呢?为什麽要有实用性?这是有感於某些(不是全部)训诂学著作侈谈理论、缺少实证，且言必称九经三传，仍不脱旧训诂学为经学服务的老框子，觉得此种做法已不能满足今天广大读者的需要。居今日而讲训诂学，必须为今天的读者所乐於接受和易於掌握，必须为今天的语文教学、古籍整理、辞书编纂工作服务，决不能再像旧训诂学那样甘为经学之附庸。因此我便提出了独创性和实用性这两个性，作为自己力争达到的指标。不过，想是这样想，至於做到了几分，是要读者来评判的。虽然老杜有诗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这个话对我来说不啻自我解嘲罢了，拙著之利弊得失，还是要读者说了嬞算数的。正唯如此，我恳切地希望读者

对这本小书给予关注，并赐以宝贵的批评意见。另外，本书二百馀条例证，多数出自个人的研究心得，但也有少数是撷自前贤或时人的著作，统此声明，以示不敢掠美。

瀍瀍 郭在贻

瀍 一九八五年二月於杭州道古桥